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鹹魚復活記—

從「勞動階級大學生求學經驗的探究」
變形到「我的生命敘說」



指導教授：陳致嘉 博士

研究 生：張佩涵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研 究 生：張佩涵

Student : Pei-Han Chang

指導教授：陳致嘉

Advisor : Jr-Jia Chen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教 育 所

碩 士 論 文

A Thesis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896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June 2008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六 月

目 錄

	頁次
中文摘要 -----	II
英文摘要 -----	III
謝 誌 -----	IV
論文目錄 -----	V
表 目 錄 -----	VII
圖 目 錄 -----	VII



鹹魚復活記—從「勞動階級大學生求學經驗的探究」變形到「我的生命敘說」

學生：張佩涵

指導教授：陳致嘉
口試委員：成虹飛
莊佩芬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所碩士班

摘要

回顧我過往的求學經驗，是一段追尋主流認同與不斷自我衝突的過程，然而在學術的世界致力於攻讀學位、追求所謂主流認同的同時，我卻深深被「米蟲焦慮」所問擾，我想整理過往求學經驗以及解開米蟲焦慮之謎，於是開啟了本研究。

這是一趟尋找同伴、追求歸屬感的旅程，也是尋找有關 who I am？此問題答案的旅程。在這旅程中，同時對家庭經驗、學校教育經驗與自我進行再定義，希望能透過這些再定義的過程，改寫自身生命過去、現在、未來的劇本，許自己一個充滿生命力與希望的未來。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敘說探究法(Narrative Inquiry)，以回溯的方式具體反省與觀看自己與受訪者的生命故事，為了增加研究資料的豐富性，本研究兼採深度訪談作為資料蒐集方法，以及文件分析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這一本論文，我是以「一尾不知是否可以翻身的鹹魚」的自我定義出發，敘述我透過就讀碩士班、撰寫論文、論文轉向的歷程中，如何一再打破研究的視框、重新定義自己的家庭經驗以及學校教育經驗，進而在自我生命敘說的過程中，重新定義自己、找回生命力以及對未來人生的希望，最終變成一尾「活跳跳的百變鹹魚」，悠游在人生之海中。希望能藉由呈現論文轉向的歷程，鼓舞正在鉅型敘事/量化研究典範與敘說探究/質性研究典範的邊界上掙扎的論文生產者；也希望能透過呈現我自己如何重生的歷程，來鼓舞和我一樣在生命旅途中迷路、迷失的每一位生命。

關鍵詞：敘事探究、自我敘說、勞動階級、生命故事、家庭經驗、學校經驗、認同、自我定義

A Turnaround Story: From "A Narrative Study of the Schooling Experience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Laboring Classes" to "A Narrative Study of my Life Experience"

student : Pei-Han Chang

Advisors : Dr. Jr-Jia Chen
Dr. Horn-Fay Cheng
Dr. Pei-Fen Jhu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I look back on my experience of education, I see it is a process both of identifying myself with the majority and of encountering conflicts. However, the process has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anxiety of having to depend on my family instead of being self-supporting. This journey began in order to sort out this anxiety and with it my own identity.

On one hand, it is a journey in search of my companions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journey to answer the motif in my life, 'who am I?' The voyage leads me to two directions: one is re-defining what has happened to me in family and schools, while the other is aspiring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by looking back and pondering on the past.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the qualitative method of narrative inquiry. Two main methods are selected in this dissertation; one is focusing on the facts and reflecting on the interviewees' and the researcher's life stories by narration, while the other one is collecting and analysing the material from deep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for the sake of enriching this abundant text.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in this dissertation started with this image, 'Salted fish wondering about being emancipated'. Nevertheless, once the researcher tackles the tangled life experiences in family and schools by confronting, re-defining, and sharing them, consequently the process responds back to the researcher, showing the way to a brave new world in the future. Apart from my own benefits from the story, I also hope this story can inspire and encourage other 'dissertation' producers who find themselves struggling to fit their study into the conventional dichotomy of social science and vacillating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Moreover, I wish this story of my own will light up the pavement for people who are lost in their academic career or even their lives.

Key words: Narrative Inquiry, self-narration, labouring class, life story, family experiences, schooling experiences, identification, self-definition

謝 誌

撰寫此篇論文的四年，是論文轉向的歷程，是整理過往生命經驗、轉換自我定義的歷程，同時也是命運之神把我翻過來轉過去、我如何在驚濤駭浪中千變萬化求生存的歷程。能夠安然度過這一段人生的幽谷，我要感謝全宇宙的幫助。

首先誠摯的感謝指導教授陳致嘉博士，在四年的研究生涯中，「致嘉老師」在學術、知識、觀念上給我非常多的教導與啟發，「美麗的致嘉師姊」則指引我人生的方向，同時給我非常多的照顧、支持與鼓勵。兩位口試委員阿花老師、佩芬老師悉心的教導，使我得以一窺生命敘說領域的深奧。老師們對於學問的嚴謹與靈活開放的思維更是我學習的典範。

此篇論文的完成，也要感謝所有族繁不及備載的朋友們，雪中送炭地給我各種有形無形的支持與支援，你們讓我看到人性的光輝、友情的可貴。感謝受訪者們的大力協助，你們的敘說，啟發、成就了我以及我的論文。感謝人生摯友小悠一路上不離不棄的陪伴與支持，彷彿是此篇論文最佳女配角。感謝前男友小高在我碩士生涯前二年的默默支持、體諒與包容。而好友小凱在論文撰寫最後階段所帶給我的啟發，更是難能可貴，在此一併致謝。

特別感謝和氣大愛 老師的指引與同修們的護持，讓我身心靈得以整合與成長，並且在大愛光中找回對未來人生的希望與生命力。

最後，謹以此文獻給我摯愛的雙親、可愛的家人。

論文目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前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壹、 前言.....	1
貳、 研究動機.....	1
一、 追尋主流的認同與自我衝突過程	1
二、 爲了解開米蟲焦慮之謎	1
參、 研究目的.....	2
一、 尋找「同伴、歸屬感」 & 「Who I am？」	2
二、 家庭經驗、學校教育經驗與自我的再定義.....	2
第二節 典範、理論與研究方法	2
壹、 典範之間--敘說探究的思考V.S.鉅型敘事的思考.....	2
貳、 參考理論.....	3
一、Bourdieu的文化再製論	4
二、艾波(Apple, M. W.)的批判教育學論述	8
參、 研究方法.....	9
一、敘說探究(Narrative Inquiry)	9
二、文件分析.....	11
三、深度訪談.....	11
第三節 研究者的背景、研究歷程與問題意識的形成.....	14
壹、 研究者的背景.....	14
一、家庭經驗的黑箱（詳見附錄五：家庭經驗的黑箱---我的家族故事）	14
二、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詳見附錄六：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	15
貳、 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的轉換歷程.....	15
參、 研究轉向歷程與問題意識的形成.....	16
第二章 想要翻身的一尾鹹魚：從質性研究課堂期末報告到碩士論文計畫	
19	
第一節 論文計畫中的問題意識、問題背景與文獻回顧.....	20
壹、問題意識—重新發現自己的故事.....	20
一、工廠長大的孩子在學校	20
二、沒錢學人家唸什麼書？-如影隨形的米蟲焦慮	20
貳、問題背景-故事的社會脈絡.....	20
一、質化的微觀經驗—勞動階級大學生的集體故事	21
二、量化的鉅視觀點-家庭社經地位與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之相關性.....	23
參、文獻回顧.....	27
一、教育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27
二、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實証研究	29
三、教育成就與認同之關係—教育成功，必須脫離母文化？	30
第二節 論文計畫中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的重要性	31
壹、研究目的與問題—要說一個怎樣的故事？	31
一、(論文計畫中的)研究目的	31
二、(論文計畫中的)研究問題	31
貳、本研究的重要性—為什麼一定要開啟這樣的說故事之旅？	31
第三節 重看論文計畫--當時的研究視框與矛盾的鹹魚認同.....	32
壹、研究視框與觀點.....	32
一、 在質/量的典範之間游移	32
二、 新馬克斯主義的擁戴者--再製論與抗拒論觀點	33
貳、矛盾的鹹魚認同與自我定義	34
一、定義自己是一尾鹹魚，但卻不認同此身份	34
二、找同伴是爲了壯大聲勢！	34
三、期待透過研究達到自我增能	34

第三章 鹹魚出發找同伴去：參與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投入田野進行深度訪談.....	35
第一節 記憶就好像一塊已經破碎的玻璃----與自己溝通.....	36
壹、論文研究方法與研究主軸.....	36
一、訪談的焦慮與抗拒.....	36
二、她們可以匿名，那我可以匿名發表論文嗎？.....	37
三、初期田野受訪著的回饋.....	38
四、我的初步現身與研究轉向的掙扎.....	38
貳、自我理解與自我對話.....	39
參、家庭回憶錄.....	41
肆、學校經驗談.....	44
第二節 故事在現實和回憶中交錯進行行--田野、互動以及我的現身.....	47
壹、進入田野進行訪談.....	47
一、我帶著什麼樣的視框進入田野進行訪談.....	47
二、田野遊記.....	48
貳、受訪者回饋、我與受訪者的互動.....	51
參、我的現身.....	53
一、學校經驗.....	53
二、家庭故事.....	54
三、自我對話.....	60
第三節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裡都有自己不願意面對的那一面、甚至很多面----自我省思與沈澱期.....	61
壹、沈澱千變萬化的田野歷程、準備好轉向敘說.....	62
貳、自我省思：我們如果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就會知道自己該往哪裡去。.....	62
一、從何而來？--談一路上的支援與資源.....	62
二、要往何處去？--本階段的自我省思.....	63
參、那可能美好的未來.....	64
第四節 田野歸來後的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	65
壹、敘說探究作為觀看的方法.....	65
貳、我在敘說探究中，做些什麼？.....	65
參、在「田野」中，我在做些什麼？.....	66
肆、田野歸來後的自我定義與認同.....	67
第四章 永無翻身之望的一尾死魚：破產後的動盪與流離	68
第一節 我家破產了	69
第二節 挫折與憤怒	70
第三節 討生活中的自我反思.....	73
第四節 苦中作樂篇	78
第五節 與完成學業、論文相關的日誌	81
第五章 百變鹹魚活跳跳：在大愛光中重新找回生命力	84
第一節 跟自己圓滿	85
第二節 釋放學校經驗、害怕、不安、恐懼能量的清洗流通	90
第三節 對家的情感	93
第四節 打開情感、處理「愛」的課題.....	95
第五節 在大愛光引領下，完成這篇論文	102
~~ 後 記 ~~	105
參 考 文 獻.....	110

附錄一	「追尋主流的認同與自我衝突過程」相關研究日誌.....	113
附錄二	「為了解開米蟲焦慮之謎」相關研究日誌.....	115
附錄三	「尋找同伴、歸屬感」 & 「WHO I AM？」相關研究日誌.....	117
附錄四	「家庭經驗、學校教育經驗與自我的再定義」相關研究日誌	118
附錄五	家庭經驗的黑箱—我的家族故事.....	119
附錄六	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	122
附錄七	沒錢學人家唸什麼書？—如影隨形的米蟲焦慮.....	124
附錄八	訪談知會同意函.....	126
附錄九	我的論文惡搞牆.....	127

表 目 錄

表 一、敘說探究的思考v.s.鉅型敘事的思考所會面臨到的緊張關係.....	3
表 二、研究受訪者一覽表	13
表 三、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的轉換歷程（參照研究者行動/狀況時間表）	17
表 四、公立大學/台大法學院學生之父母教育程度與同年齡人口群之比較	24
表 五、各學校類型中的父母教育程度比例分配表（%）	24
表 六、2002 年高低所得家庭受高等教育比率(18~23 歲人口).....	25
表 七、各學校類型中的家庭年收入比例分配（%）	26
表 八、各學校類型中的家長職業類型比例分配（%）	27

圖 目 錄

圖一、文化再製模式圖.....	8
圖二、想要翻身的一尾鹹魚.....	19
圖三、鹹魚出發找同伴去	35
圖四、敘說探究作為觀看的方法：論經驗、知識生產與行動三者之關連圖.....	65
圖五、永無翻身之望的一尾死魚.....	68
圖六、百變鹹魚活跳跳.....	84
圖七、我的圖畫日記：對家的情感.....	107
圖八、我的圖畫日記：心中最愛的人.....	107
圖九、我的圖畫日記：愛給不出去、生生世世的業與輪迴.....	108
圖十、我的圖畫日記：我的愛情蛋.....	108
圖十一、我的圖畫日記：女孩，為什麼哭泣？	109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前言、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前言

這一本論文，我是以「一尾不知是否可以翻身的鹹魚」的自我定義出發，敘述我透過就讀碩士班、撰寫論文、論文轉向的歷程中，如何一再打破研究的視框、重新定義自己的家庭經驗以及學校教育經驗，進而在自我生命敘說的過程中，重新定義自己、找回生命力以及對未來人生的希望，最終變成一尾「活跳跳的百變鹹魚」，悠游在人生之海中。

本篇論文分為五大章。第一章將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理論架構以及簡述研究者背景、研究歷程與問題意識；第二章至第五章則分別敘述研究的四個階段中研究者的行動，從中觀照研究者研究視框的轉變、對家庭經驗與學校教育經驗的重新框定、自我定義的轉變歷程。

本篇論文的主軸是敘述我研究轉向的歷程，同時也是自我定義轉換的歷程。希望能藉由呈現論文轉向的歷程，鼓舞正在鉅型敘事/量化研究典範與敘說探究/質性研究典範的邊界上掙扎的論文生產者；也希望能透過呈現我自己如何重生的歷程，來鼓舞和我一樣在生命旅途中迷路、迷失的每一位生命。

貳、研究動機

一、追尋主流的認同與自我衝突過程

碩一下學期「質性研究」課程中，撰寫一篇名為「鹹魚翻身？低社經背景的台大學生求學故事」的期末報告，開啟了這一段追求認同與自我衝突的旅程，從研究者與受訪者的求學經驗談起，回顧當時所書寫的研究日誌（詳見附錄一：「追尋主流的認同與自我衝突過程」相關研究日誌），驚覺自己過去的求學過程中有許多不愉快的回憶，源自於自己來自「非主流家庭」卻又致力於追求「主流的認同」，因而產生許多自我衝突。這樣的矛盾與衝突，成了本研究的推動力量。

二、為了解開米蟲焦慮之謎

在學術的世界致力於攻讀學位、追求所謂主流認同的同時，我卻深深被「米蟲焦慮」所困擾著：在學校裡「會讀書」已經不夠構成「優秀」的條件了，在家族價值觀裡面，還要「會賺錢」才是「優秀」！回顧當時書寫的研究日誌（詳見附錄二：「為

了解開米蟲焦慮之謎」相關研究日誌），雙方面的期待拉扯著我，令我無所適從，為了解開我的米蟲焦慮之謎，因此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參、 研究目的

「不上不下的我，在學術的世界裡沒有歸屬感，在勞動的世界裡也沒有我的容身之處。這是一趟尋找歸屬感的旅程，也是尋找有關 who I am？此問題答案的旅程。」這是我在 2005.12.4 寫下的研究日誌，在此引用，作為研究目的之引言。

一、尋找「同伴、歸屬感」 & 「Who I am？」

回顧研究日誌（詳見附錄三：「尋找同伴、歸屬感」相關研究日誌），當時的我被深深的「孤獨感」糾纏，我經常問自己「這樣獨自一人，要往哪裡去呢？」、「Where am I going？」這一類的問題。因而，尋找同伴、追求歸屬感，進而達到自我救贖（至少不感到那麼孤獨），成為本研究初始的研究目的。

二、家庭經驗、學校教育經驗與自我的再定義

經過為了撰寫質性研究課堂期末報告所進行的幾次訪談後，我隱約看到了，家庭經驗與學校教育經驗可以再定義的可能性，以及進而重新定義/定位自己的可能性（詳見附錄四：「家庭經驗、學校教育經驗與自我的再定義」相關研究日誌）。透過這些再定義的過程，改寫自身生命過去、現在、未來的劇本，許自己一個充滿生命力與希望的未來。

第二節 典範、理論與研究方法

壹、 典範之間---敘說探究的思考 V.S. 鉅型敘事的思考

Clandinin & Connelly (2002/2003) 指出：當敘事式的思考與探究生活，遇上化約主義及形式主義的邊界時，站在邊界上思考的研究者，在以下面向上會經歷到緊張關係：時間性、人、如何理解行動確定性、脈絡。整理如下頁表一所示：

敘事式的思考與鉅型敘事的思考之間所產生的緊張關係貫穿在我的整個研究歷程中。在敘事研究中，理論到底重不重要呢？我們要把這些活生生的人們，放到一個既有的框架中去解釋嗎？在形式主義的研究中，個人即便被指認出來也只是被當作一個形式（觀念、理論、社會範疇）的樣本來檢視，在敘說探究中，個人被當作是活過的故事之具體化身。

蔡敏玲(2004：497)指出：「在閱讀文本時，讀者不見得要求有「全新」的資訊，

有時從文本裡辯識出某種類似的人生經驗或意義，反而帶來閱讀最主要的喜悅。」我被這句話說服了，但不可否認地，作為一個從形式主義思考方式作為出發點的研究生（從研究計畫可看出形式主義的架構），加上整個學術環境的走向，其實我一直都在這樣的緊張關係之間搏鬥。

表一、敘說探究的思考 v.s. 鉅型敘事的思考所會面臨到的緊張關係

	敘說探究的思考	鉅型敘事的思考
時間性	事件並非發生在那個時刻的一件事，而是發生在時間歷程中的某一件事。事件（事物）都有過去、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現在、隱含的未來。	事件本身即是事件，被看成是一種確定性的存在、帶有一種永恆感。
人	任何時間點上的個人都處在一個個體改變的過程中。以過程的觀點來敘述這個人，每個人都是從過去演變至現在，並且具有未來可能的樣貌。	一旦框架與目標被決定了，就普遍適用於特定的年齡或群體。人本身身的敘事歷史被當作不相關或不重要。
如何理解「行動」	行動被當作是一個敘事的徵象。學生在某次測驗上的成績，除了分數本身之外，並無法告知教師更多的訊息，除非學生學習史的敘事被帶進這個行動（成績表現）中來考慮。	行動和意義被劃上等號。例如學生在成就測驗上的表現，被用來當成學生所達到的認知層次之直接證據。
確定性	事件的詮釋總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樣貌，事件的意義是暫時的、不確定的。	如上例，該思考方式假定認知層次與成就表現二者的因果關係是確定的。
脈絡	為個人、事件或事物賦予意義時，時間、空間以及其他人的脈絡是必要被思考的。脈絡中的這個人才是最被重視的。	雖然脈絡的存在被承認，但關注於建立一種可以適用於所有脈絡的分類法，普同狀況是首要的旨趣。

整理自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2003 : Ch2

貳、參考理論

在研究計畫階段中，本研究試圖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勞動階級學生的教育歷程所產生的影響為何？第二，勞動階級學生夠向上求學的策略與契機為何？第三，勞動階級學生如何詮釋家庭與求學歷程之間的交互作用？以下依序說明分析的主要理論依據。研究問題一：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勞動階級學生的教育歷程所產生的影響為何？引用 Bourdieu, P. 文化再製理論當中文化資本與慣習的討論，來分析勞動階級學生在教育歷程中的經驗與教育選擇。研究問題二：勞動階級學生夠向上求學的策略與契機為何？引用 Bourdieu, P. 文化資本、慣習與學校教育的討論與 Apple, M. W. 的非共時平行分析架構來探究勞動階級學生夠向上求學的策略與契機。研究問

題三：勞動階級學生如何詮釋家庭與求學歷程之間的交互作用？引用 Apple, M. W. 反化約的立場與對於認同政治的討論，來理解勞動階級學生如何主觀地詮釋家庭與求學歷程之間的交互作用。

第一部分首先說明 Bourdieu 的文化再製論，先分別介紹文化資本與慣習的概念，接下來進一步介紹文化資本、慣習在學校教育過程中之作用。第二部分先介紹 Apple 反化約的立場與非共時平行分析架構，接著提出 Apple 所言「認同政治」與作為研究方法之一的「敘事研究」之間的關係，為下一章節預留伏筆。

一、Bourdieu 的文化再製論

(一)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Bourdieu 認為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 (champs) 所組成的，它如同市場體系一樣，進行著多樣化的資本競爭與交換。人類活動的目標即在累積和獨佔各種資本，以維護或提昇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雖然每個主體在場域中的行動目的不一樣，有些試圖維護既得利益，有些意欲打破現狀，輸贏的機會則決定於他們在該場域中所擁有資本的多寡，也就是說社會空間依不平等的資本分配而層級化。Bourdieu 將這些資本劃分成四大類：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經濟資本是由生產要素(如土地、廠房、勞動力等)、經濟財產、各種收入和經濟利益所組成。這些資本可以立即、直接的轉換為貨幣，而且以財產權的形式獲得制度化的保障。文化資本指由知識、語言、思考模式、行為習慣、價值體系、生活風格或慣習(habitus)等組成的形式，在某種情形下，文化資本可以轉換為經濟資本，並且以教育文憑的形式獲得制度化。社會資本是指藉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源或財富，是由社會地位與社會關係所組成，經由社會賦與它的名銜而制度化。象徵資本的概念，Bourdieu 並無明確的界定，往往因其使用的脈絡而有不同的詮釋，它可能是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或者是指對社會理解、認知、指稱、界定等能力(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70-75)。

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各個資本間可以進行轉換與輸送，雖然以經濟資本為根基，但是若無法將其轉換為社會或文化資本，則難以持久穩固。Bourdieu 強調隱而不彰、看似無私的文化資本之累積，遠比明顯直接的經濟資本累積，更有利於社會結構的再製。而文化資本以三種方式存在(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73；黃嘉雄, 1996 : 103-105)：

1. 內化狀態的文化資本(the embodied state)：

例如個人的語言風格、行為習慣、舉止進退、人格類型等文化素養，以社會化和教化的方式經過長期累積，內化成為個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以購買、交換或繼承的方式瞬間獲得。

2. 物化狀態的文化資本(the objectified state)：

例如圖畫、書籍、字典、工具和機器等物品方式存在的文化資本，雖具有可傳遞性，但僅為法律上的擁有而非使用的能力(例如，擁有一把小提琴並不見得會彈奏該項樂器)，對物化文化資本的使用與消費能力，屬於上述內化文化資本的範疇。

3.制度化狀態的文化資本 (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

「文憑」就是一種典型的制度化文化資本。透過文憑的價值保留與穩定性，學術市場與經濟市場就有了轉換的管道，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乃能互相轉換。

(二) 慣習(habitus)

慣習是社會施為者(個體)的一個持久的傾向系統，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之中所習得的認知、感覺、行為、思考的方式之傾向。慣習為兩個部分所構成，一是內化的實踐價值 (ethos)，指在實踐狀況下的價值或原則，以內化的形式管理日常的行為，可以說是無意識之下的行動圖式；二是身體的儀態 (hexis)¹，指姿勢、體態，與身體的關係，在個人的經歷當中，無意識地被內化。簡而言之，「慣習」是一種個體經由個人早期社會化歷程後，內化的實踐價值、持久性的傾向系統，也就是一種「個人用以處理外在訊息、指引個人社會行動的一套內在思維體系」(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98-101)。

因此，慣習是個人認識世界的後設圖式，也是個人行動的導引與動力。一個人喜歡喝保力達 B 而不喜歡喝白蘭地，喜歡看動作片而不喜歡看藝術電影，喜歡麻辣火鍋而不喜歡法式料理，喜歡豪邁地與人大聲交談而不喜歡拘謹的說話方式，這些都是慣習所造成的認識和行為傾向。

一個人最早接受的社會化是兒童時期在家庭之中所接受的教育，這形成了人的初級慣習。在一個家庭中接受教育就是接受一個特定階級位置的教育，這等於是獲得一些特定的傾向，這些傾向使我們自發地複製存在於我們的思想語言行動裡那些我們在學習時已經存在的社會關係。因此，慣習穩固社會規律，造成集體行為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並讓人誤以為個體的行動是個人自發的創見或選擇。慣習可以說將外在性內化的機制，我們內化我們的父母之階級特性。處於不同條件的主體，所獲得的傾向也跟著不同 (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102-113)。

必須注意的是，慣習引導個人行動的傾向，但是慣習卻是集體共有的。每個人都具有特定社會階級位置的特定品味、喜好與行動方式，因此，正是慣習才決定了社會分類範疇之間的區別。儘管每個個人之間都存在著差異，但是那些差異是同質之中的多樣，慣習完成了同一階級多數成員所共有之經驗的一個獨特的整合工作。在統計上我們可以發現，存在著特定階級的眾數慣習 (habitus modal)，而這樣的同一社群之中的慣習的一致性，便造就了不同社群之不同生活風格 (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107-112)。

¹ hexis 為希臘文，又譯素性、素行等，指的是習慣、經驗等。

縱使 Bourdieu 認爲慣習會比較傾向保持原有的結構狀態，他也承認「個體的慣習」與「場域中的結構」會相互影響與改變，亦即慣習隨個體所經歷的歷程而重新建構。隨著家庭之外的其他社會經驗的積累，例如學校，在初級慣習的基礎上又加上了次級慣習。如此，個人會隨著他的經驗而不斷地改變其慣習，但是這些改變卻也是立基於舊的慣習的基礎之上。所以慣習既不是既予的、個人無法改變的結構，也不是個人完全自由的選擇；慣習既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慣性系統，也可以隨著個人經驗的具體實踐而不斷重塑和調整。也因此會產生慣習的「滯後作用」(hysteresis)：舊慣習和新的客觀環境產生脫節，即所謂的「代溝」，經常發生在移民家庭第二代(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112-118)。

(三) 文化資本、慣習在學校教育中之作用

Bourdieu 認爲文化不只是藝術文化遺產的獲得，也是某實踐與價值的優先順序，並將文化當作是一種「資本」。文化資本不是成功的唯一、卻是最重要的因素(引自 Blackledge & Hunt, 1987 : 216)。在每一個場域裡，都有一群有相同慣習的機構與代理人做為代表。家庭成為慣習傳遞最主要的「代理機構」，而家長成為最重要的「代理人」。慣習成功的傳給下一代後，此種無意識性的內在思維體系，便預先決定了學習成敗的可能性。在學校場域中，「慣習」成為學生是否能夠接納、洞悉、理解與學會學校教育裡所傳遞的獨斷性文化的重要關鍵(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153-154)。透過文化資本與慣習的運作，學校教育的選擇和淘汰的作用有下列四種形式(Bourdieu & Passeron, 1977/1990 : 141-167)：

1. 自我排除 (self-elimination)

文化資本在學校系統中較不受青睞的弱勢學生，預測符合他們現有經驗的未來，認為客觀上在學校教育取得成功的機會不大，就容易放棄升學，將自身排除在外。

2. 過度篩選 (over-selection)

社會階層較低的子女，由於在正當化的文化資本層面不具家庭傳遞的優勢，較不利於在學校的競爭。若要求他們通過學校的選擇機制，這意味著要求他們需要表現的比別人好，付出的比別人多。也就是說，那些與學校制度距離較遠的學生，必須全部重新學習，而且還要經過一個脫離原先文化的過程，才能獲得學業上的成就(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153)。

3. 降級 (relegation)

在教育體系裡，社會階層地位不利的學童，即使升上另一個教育階段或是被安置在某種課程，也很容易進入一個次等的，沒有什麼升學進路的教育支流或次級科系，而成為內部的被排擠者，他們雖然被教育體制留下，但終究指是延緩淘汰時機(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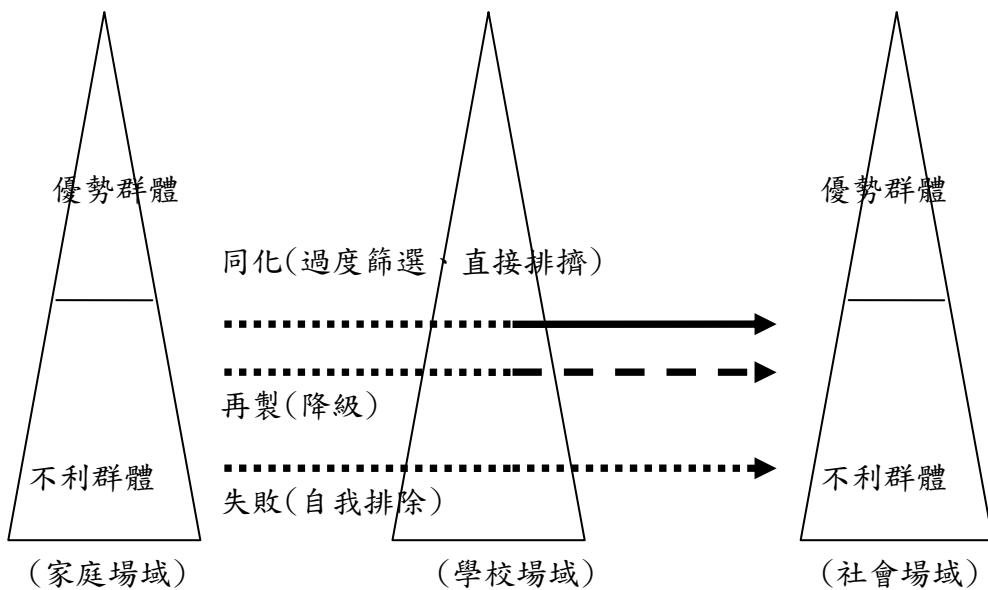
4. 直接排擠(direct exclusion)

當文化資本不利的社會階層子女有機會取得較高學歷文憑時，社會支配階層的「幽雅」、「自在」、「高級」的品味風格和慣習，會構成社會選擇機制的另一種標準，這是文化資本不利者很難通過的關卡。亦即同樣的文憑，文化資本不利的子女在面臨文憑以外的挑戰時，仍處於不利地位。

也就是說，制度化文化資本(文憑)雖以中立的型態展現，但可能只是為某種內化的文化資本提供合法化的地位與途徑。因此，Bourdieu 認為教育不平等的決定因素不是單純的經濟因素，而是學童的社會背景因素(引自黃嘉雄，1996：105)。教育行動為一種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乃是基於其雙重專斷性(權力、文化專斷)特質(引自 Swartz，1997：199)。

用前述「自我排除」的概念來解釋「教育選擇」：教育選擇是一種基於階級基礎的自我選擇，是主觀期待(抱負)與客觀機會(實現的可能性)交互而成的產物(引自 Swartz，1997：197)。中上階級學生在學校成功的客觀機會較大、主觀期望較高，因而內化自己的社會優勢，選擇繼續留在學校，順利獲得高學歷。而勞工階級學生在學校成功客觀機會較小、主觀期望較低，因而內化、標籤化自己的劣勢，選擇離開學校、造成低學歷。

如圖一所示，文化不利兒童若想獲得教育成功，必須改變他們原有的文化慣習，同化於優勢群體的文化當中，學習新的文化慣習，他們可能面臨「過度篩選」或遭遇到「直接淘汰」等困境。對他們而言，同化於優勢文化資本會面臨學習的困難，即「降級」的命運，但若不試著同化新的文化資本，將會遭致挫敗，也就是前述的「自我排除」，因此，學校中文化資本的選擇成為社會再製的重要關鍵。不利階級的孩童在學校中此種脫離母文化的過程，卻是留在學校的必要過程(引自 Bonnewitz，1997/2002：151-155；黃嘉雄，1996：106-107)。



圖一、文化再製模式圖(研究者自編)

(參考黃嘉雄，1996：106-107；Bourdieu & Passeron, 1977/1990：
141-167)

二、艾波(Apple, M. W.)的批判教育學論述

(一) 反化約的立場與非共時平行分析架構

Apple, M. W.在《教育與權力》一書中，批評再製理論忽略了個人的主動性，將學生視為被動接收社會訊息的人。其實學生在接收學校所教的主流社會訊息時，這些訊息會因為學生的階級(或種族、性別)文化而被重新解釋、或部分接受、或被拒絕。雖然學生們在學校教育體制內有其相對自主性，但文化霸權可以創造出一種社會規序以幫助經濟生產，因此，經濟與文化意識形態之間，雖不是符應(correspondence)的關係，但也是一種連結(coupling)的關係(引自卯靜儒，2002：96)。

Apple 認為學校功能為：幫助資本的累積、幫助合法化不公平的社會經濟系統和宰制階級的政治合法性、幫助技術和行政知識的生產。雖然教育幫助經濟資本的累積，但也不見得所有教育的活動都可被化約成符應學校外的經濟分工，學校也有相對的自主性。他強調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之間的複雜關係，經濟的決定性都是知識與權力的衝突、文化與政治的衝突，有著密切的交互關係。那是一種複雜而微妙的互動關係，需要結合微觀的批判俗民誌研究和鉅觀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結構分析，才能一窺學校裡的黑盒子(inside the black box) (引自卯靜儒，2002：91)。

從上述的反化約的立場，Apple 提出「非共時平行分析架構」，他認為文化批判分析不該只是研究文化的產品，同時也要研究活生生的文化過程。雖然辨認了所有的社會活動不該化約為階級使然，但是為了避免種族與性別被視為只是加上去的兩個變項，而忽略他們三者之間交錯時的張力、衝突、不連續性，Apple 將「非共時」的概念在這裡特別提出來，同時也為了避免經濟決定一切的錯覺，艾波將政治經濟與文化視為不同但平行的社會層面來看，並且置教育於這個不斷互動，有時互相增強再製，但有時也產生矛盾衝突的互動關係中，並視教育為一個鬥爭妥協的場域，而不是反映社會功能的機構而已（引自卯靜儒，2002：92-93）。

（二）認同政治與敘事研究之間的關係

Apple 指出，批判的論述分析，視知識為一種文本的建構，除探討意義建構的過程，更關心人們在知識協商的過程中，身分認同如何被建構與再建構。而敘事研究主要是探索「我是誰」的問題，如生命史研究、傳記史研究、口述歷史研究、以及敘事訪談等。認同政治就是一種文化的與政治的宣稱「我們是誰？」（who I am/we are）的一個發聲的過程。有關「我們是誰」的這樣一個議題其實就是認同政治的問題，藉由認同政治提問的「我們是誰」所引發的靈感，學校的角色在認同政治的研究當中，被視為是認同生產的場域（a site for the production of identites）（引自卯靜儒，2002：102）。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計畫階段，主要想探討勞動階級學生的教育歷程以及他們的主觀詮釋，深入了解勞動階級學生的個人求學經驗，從中發現家庭背景對他們求學歷程的影響與他們在學校體制中生存的策略與契機，其次要探討他們如何詮釋這樣的求學經歷。研究者本身也冀望透過論文書寫、自我敘說的過程，重新定義家庭經驗以及學校教育經驗，進而重新定義自己、找回生命的活力與希望。

基於研究的目的與研究問題意識，量化的研究典範並不適合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敘說探究法（Narrative Inquiry）。Frazer 強調，我們每個人都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個人無可避免地承受著矛盾、困惑甚至錯亂、扭曲的經驗，社會透過各種意識形態、文化規則與語言的運作（不同形式的社會實踐與命名方式）處理與形塑了個人的潛意識（引自夏林清，2002：149）。這也是我為什麼選擇以回溯的方式具體反省與觀看自己與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因為經驗以故事的方式存在、表達和理解，當我們有機會去述說自己的經驗，才有機會去看自己經驗了什麼。因此這些勞動階級學生們的教育經驗應該被敘事地研究，利用敘事的解釋來了解受訪者為何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行事。此外，為了增加研究資料的豐富性，本研究兼採深度訪談作為資料蒐集方法，以及文件分析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一、 敘說探究（Narrative Inquiry）

（一）什麼是敘說（narrative）？

敘說(narrative)意指任何口語或書寫的表達，而敘說也是了解經驗的最佳方式，因為它以故事的形式展現一個人生命歷程。敘事的過程其實就是一連串不斷進行的歷程、述說、再經歷、再述說等解構與建構的歷程 (Clandinin & Connnelly, 2000/2003 : 102-103)。

敘說探就是瞭解經驗的一種方式。他是研究者和參與者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一個或一連串的地點，並且在與環境的社會互動中，所建立起來的合作。探究者進入這個陣仗的中心，以同樣的精神前進，斷定這個探究仍在生活和述說、回想和重述之中，以及斷定那些構成人們生活經驗的故事，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引自 Clandinin & Connnelly, 2000/2003 : 29)。

(二) 敘說探究將帶給我什麼？

Polkinghorne 提出敘說探究分為「描述性」和「解釋性」兩種類型，這二種探究形式使用的都從訪談或文件分析中所蒐集到的同一種類的敘事資料。在描述型敘事中，其目的在「正確描述那些詮釋性的敘事說明，藉著這些說明，個體或團體為那些正在發生在他們生活、或組織中的連串事件，賦予意義。」至於解釋性的故事，旨趣在提出因果事件關係的解釋 (引自 Clandinin & Connnelly, 2000/2003 : 23)。

蔡敏玲(2004 : 497)指出，在閱讀文本時，讀者不見得要求有「全新」的資訊，有時從文本裡辯識出某種類似的人生經驗或意義，反而帶來閱讀最主要的喜悅。同時，經驗的辨識所帶來的感動，有時正是鼓勵、催生新想法、新觀點的重要力量。可能在敘說探究的過程中，我不斷的會有發現、收穫和改變，這才是敘說探究最吸引我的。在過程中，你說你的故事，我說我的故事，最後在故事中產生自己的發現和別人的發現。

從敘事中，讓故事活過來、讓人活過來，並支持各種說故事的意願與勇氣，讓許多說故事的旅程發生、啓動、發生聯繫、不斷地開展，並從中學習。從身分建構這個向度而言，這樣的行動對於各個領域的學生與學者都是非常動人而有利的行動(蔡敏玲，2004 : 505)。勞動階級學生們訴說的故事和勞動階級學生們的故事，將會是一個 Creswell 所定義之「協作的傳記」(collaborative biography)(引自黃月美，2005 : 32)。受訪者與研究者共同進行有關就學經驗的描述與詮釋，這種合作關係，將勞動階級學生的自我敘事，從生活故事轉變成生活史，也就是說，將自我敘事轉變為詮釋生命故事。我們藉由尊重我們的故事並且從中學習、感激彼此，並且從敘說當中重新定義自己。

(三) 分析與詮釋：往返在「架構」與「敘說」間

架構(framework)是一個形式主義式的觀點，在這個觀點中，事物從來不是他們自身的樣子，而是被我們的架構或觀點或視角或想法所塑造。形式主義指的是一種思考方式，而敘說探究也是。敘說探究強調的是：在與他人或環境的關聯中重新建構個人的經驗 (Clandinin & Connnelly, 2000/2003 : 56-57)。

在敘說中不僅是分析，還要詮釋。分析是切割、將資料編碼歸類、找出類別之間的關係或層序，最後發展出對現象的主張。而詮釋則是指涉將這些從資料歸納出的類別、主題或關係置入脈絡(contexts)塑義的歷程。我們關注的不只是此時此刻所經驗到的生活，也關心在連續性中被經驗到的生活—人們的生活、事物的生活、制度的生活。對於某個人、學校或其他人，我們此時所能談論的，必須放在一個較大的脈絡中，才能為其賦予意義，而且這個意義是會與時改變的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2003 : 189-196；蔡敏玲，2004：499）。

預設的脈絡可能包括某些理論論述或相關主題研究的發現，然而，要置入哪些脈絡，不見得是在研究進行之前就可以掌握的，而萌發出的脈絡則須視研究者與現象的互動而定 (蔡敏玲，2004：499)。Misher 針對敘說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敘說是設計用來再現一系列相連的發生事件，而這一系列相連的發生事件指的是實際發生的事呢，還是他們的再現？」事實上，我們對經驗所作的「蒐集」或「建構」都已經不是經驗本身，而是對經驗的某種再現，正如同 Misher 指出：「被說出的是在該次敘說中建構出的那些東西。」敘說與真實的關係不一定是一對一的符應關係，而是源自受訪者與研究者協同建構出來的信念(引自蔡敏玲，2004：501)。

二、文件分析

本研究之文件蒐集範圍包含正式文本與非正式文件。正式文件包含二類：一是官方的統計資料如：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統計中心 92 學年度統計資料、內政部統計年報。二為非官方的報導如：台灣立報（民 88 年 3~5 月）的家庭經驗反思系列報導、中國時報（民 82 年 7 月～民 88 年 4 月）有關反高學費運動的系列報導。非正式文件則包含：1.研究者本身的故事、自傳性的書寫、研究日誌、現場筆記。2.訪談結束後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非正式對話紀錄、往來的書面信件等。3.研究者對日常生活經驗的反思：例如看完一場電影、聽一首歌、讀一篇文章、發生一個生活事件，這個經驗對於研究所可能具有的意義。

三、深度訪談

(一) 訪談的定義

日常生活中，觀察、聆聽和接觸是最常被用來了解週遭世界的方法，而訪談就是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來與被研究者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一步透過詮釋的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再現。Grabtree 與 Miller 將質性研究的訪談視為一種「對話之旅」，對話過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式一種夥伴關係，透過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與情感交流，達到對話的目的(引自潘淑滿，2003：135-136)。基本上，質性研究的訪談是一種有目的的談話過程，研究者透過該談話的過程，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問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

(二) 訪談的形式

根據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度，可以將訪談劃分為「結構式訪談」、「無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三種類型(潘淑滿，2003：140-145)。「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標準化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研究者在訪談過程，運用一系列預先設定的結構式問題來進行蒐集資料的工作，所有的受訪者必須接受同樣的問題詢問，詢問問題的順序也相同的。透過結構式問題及訪談標準化程序，可以避免偏離主題並降低可能的偏誤，但也因此使得結構式訪談過程的彈性很低。當訪談者發現問題與受訪者無關時，仍必須花時間詢問而無法將這些問題自動跳過或刪除。「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非標準化訪談」(unstandardized interview)，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毋須預先設計標準化的訪談大綱，較重視在自然的情境中，了解複雜現象或行為背後的意義。當研究者對於被研究對象較不熟悉時，無結構式訪談可說是一種頗為適合的蒐集資料方式。「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半標準化的訪談」(semi-standardized interview)或「引導式的訪談」(guided interviews)，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須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來設計訪談大綱，以作為訪談的指引，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可以依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與順序作調整。

半結構式或無結構式的訪談常被運用在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所以質性研究的訪談又稱為「深度訪談」(in depth interviewing)，而深度訪談又可以依照訪談的情境區分為「非正式訪談」、「正式訪談」二種類型(潘淑滿，2003：145-146)。「非正式訪談」(informal interview)是指在田野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中，訪談者與受訪者建立友善關係的過程，較接近日常生活的談話。「正式訪談」(formal interview)比非正式的訪談多點結構，但整個訪談的過程仍舊強調開放的態度與彈性運用原則，訪談問題應避免引導或暗示，並盡量讓受訪者在自然的情境中充分表達看法與意見。

本研究採半結構的正式訪談進行資料的蒐集工作。我在訪談前先列出本研究較感興趣的主題，事先準備好訪談指引，使訪談的內容不至於和研究主題偏離。同時半結構式訪談的訪談問題較具彈性，受訪者可以就主題自由決定表達的方式和內容，同時我也可以適時的就受訪者所表達的內容提出疑問，以澄清受訪者的談話內容。

(三) 訪談機會的取得與訪談對象

一般社會學文獻在討論社會階層化，多提及三個面向，即「階級」、「種族」、「性別」，本研究聚焦在「階級」面向，而在討論「階級」時，多數學者以「教育程度」、「職業聲望」、「所得」來做指標。基於研究的主題，本次研究設定的初步訪談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現在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包含公/私立、一般或技職體系)的學生，其父母符合低學歷(高中、職以下)、低收入(家庭月收入少於五萬)、低職業聲望者。

本次研究主要透過以下三種方式覓得初步受訪者。第一種方式是研究者個人的人際網路，從自己認識的符合受訪條件的朋友中徵詢受訪意願(阿風、阿洋、小悠、小慈)。第二種方式是透過朋友介紹，以網路或電子郵件表達研究的主題與想要尋覓的受訪者條件，希望親朋好友們幫忙介紹符合條件的受訪者接受訪問(小倩、阿諒、小佳、小雅)。第三種方式是透過已接受訪問的受訪者以滾雪球方式取得其他受訪者接受訪問(阿

祐、小萍、小真、阿海)。

本次研究的受訪者資料整理如下表二：

表 二、研究受訪者一覽表

研究參與者		國/私立	學校類型	學校所在地區	性別	戶籍地	進行訪談時就學層級	如何取得訪談機會	訪談次數
1	阿風	國立	一般	台北市	男	台北市	碩班	朋友	2
2	阿洋	國立	一般	台北市	男	台北縣	碩班	朋友	1
2	小悠	國立	一般	台北市	女	台北縣	大學畢	朋友	2
4	小慈	國立	一般	台北市	女	臺南市	碩班	朋友	2
5	小倩	國立	一般	台北市	女	南投縣	碩班	朋友介紹	1
6	阿祐	國立	一般	北部	男	台北縣	大四	受訪者介紹	2
7	小萍	國立	一般	南部	女	臺南市	碩班	受訪者介紹	1
8	阿諒	私立	一般	中部	男	桃園縣	大四	朋友介紹	1
9	小真	私立	一般	台北市	女	臺南市	大四	受訪者介紹	1
10	阿海	私立	技職	台北市	男	南投線	大四	受訪者介紹	1
11	小佳	私立	技職	南部	女	台中縣	大一	朋友介紹	1
12	小雅	私立	技職	南部	女	台中市	大一	朋友介紹	1

(四)訪談問題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我的主要訪談問題如下：

1. 請簡單說明你的家庭狀況？
2. 請簡單說明你過去的求學經歷？
3. 請問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影響你的求學過程？

(五)在訪談的場域中

1.避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不對等權力關係

在本次研究中，由於我是以「教育研究所學生」的身份去對同為學生身份的受訪者的「教育經驗」做理解，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會不經意流露出「這個你念教育的，應該比我懂」此類的話語，因此我在訪談的過程中，更是時時刻刻的在自我反省並避

免學術中心的思考模式，避免以自己對於理論的粗淺所學來對受訪者的談話作理解與判斷，並在訪談過程中以虛心求知與感謝受訪者協助的心情來進行訪談。我的目的是希望在訪談中說故事的人能詳細闡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這些說故事的人(受訪者)，才是自己故事的專家與權威。

2.訪談次數與時間

每一位受訪者至少接受一次面對面的正式訪談，每次訪談進行時間約一個半小時至二小時。若有需要進一步澄清或補充說明，則再安排第二次的面對面訪談。

3.訪談的倫理

基於「告知後同意」原則，在徵求訪談意願之前，我先以網路、電子郵件、電話聯絡等方式，告知受訪者以下資訊：研究者的背景、本次研究的主題與目的、訪談進行的時間、受訪者可在訪談過程中隨時停止受訪、以及確保他們在文本中以匿名的方式處理。並且在正式訪談開始進行之前，先請受訪者簽署一份書面同意書(見附錄八)，即使已經簽署了這份同意書，若受訪者想要終止研究關係，隨時可以終止研究關係。

4.資料的紀錄與整理

本研究訪談資料記錄方式以錄音為主、現場筆記為輔。在訪談結束後，即進行逐字稿的繕寫工作，若出現使用閩南語或其他文義不清的詞彙，會以網路或電子郵件等方式詢問受訪者的原意以及其所希望的書寫方式過後，再加以呈現。逐字稿會寄給受訪者，並有權決定刪除不同意的部分。

(六)訪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分析的程序是先將訪談稿轉譯成逐字稿，轉譯後將資料編碼。初步採開放編碼(open coding)進行分類以形成初步的類別(categories)，再從初步分類的類別中形成更大故事基調(patterns)，以形成完整的故事樣貌，建構出超越這些零碎事件的意義整體。

第三節 研究者的背景、研究歷程與問題意識的形成

壹、 研究者的背景

開啓碩士論文撰寫之前，我身上帶著二個大箱子，一個叫做家庭經驗，另一個叫做學校教育經驗，這二個箱子黏在我的背上，很重，但我無能為力，放不下也解不開，就這樣一路背著，直到我開啓了碩士論文的撰寫，才慢慢解開、整理、耙梳、釋放。

一、家庭經驗的黑箱（詳見附錄五：家庭經驗的黑箱---我的家族故事）

我的阿公年輕的時候是所謂的「去一丶去又丶郎」；
我爸爸他們四個兄弟姊妹有三個不同的姓氏；

我家是「材寮」(木材行)、我爸爸是木材行老闆；
我大伯很有錢可是我們家很窮；
因為中風長年住院，已往生的阿公；
阿公的醫藥費、住院費、看護費、治喪費、墓地費；
「材寮」的地被政府收回去了、工廠搬家；
二十年房貸只為買一個可以長久安住的「家」；
阿媽糖尿病住院了；
票據週轉、跑銀行、利息黑洞、倒債與被倒債……

從小到大的家庭經驗，相較於學校教育內容中的主流價值，實在是太「非主流」了，於是索性全部封箱打包、絕口不提，那些經驗就這樣被我包裹起來、丟入「黑箱」了，這就是我第一個黑箱。

二、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詳見附錄六：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

課本裡面說要維持家庭環境整潔，可是我家很髒亂；
每天要給家長簽聯絡簿，我自己簽可以嗎；
我的爸爸媽媽怎麼跟課本上說的不一樣；
只要考一百分我就是好學生；
在學生記錄卡上勾選一個「對」的家庭經濟狀況、父母職業……
音樂老師：「能考進這個學校的學生應該至少都會幾樣樂器」；
擠公車上學總是遲到，我好想要有專車接送喔；
同學各方面都好優秀喔……

雖然我在國小、國中階段都在智育成績上名列前茅，高中、大學也都進入所謂的「名校」，但事實上學校教育中的其他部分，才藝表現、同儕關係、意識型態、潛在課程都令我倍感挫折，除了智育成績外，我都達不到那所謂的「優秀」規格與標準，於是那些令人挫敗的、理也理不出頭緒、互相關連的學校教育經驗，也被我全數丟進箱子打包，這就是我的第二個黑箱。

背負著這二個黑箱，我覺得自己是一尾鹹魚，在教育體制中煎熬，等待翻身的一天。

貳、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的轉換歷程

我在進入研究所之前，致力於追求所謂的主流認同，也就是努力當一個好學生，將自身的家庭經驗，尤其是那些與學校教育體制內所強調的主流價值不符合者，全數打包封箱，深埋在心中；大學進入社會工作系，在大學四年中，將社工教育中的價值觀一概吸收、內化，在心中形成了「幸福家庭的樣版」，更加認為自己的家庭經驗「不合規格」，並且選修多門社會系的課程，使得自己習於與鉅型敘事的觀點來進行思考；進入研究所之後，與批判主義陷入熱戀，進而否定大學四年的社工教育，卻使得自己

陷入「失去歸屬、認同」的矛盾狀態；在碩士論文計畫中加入「敘說探究」的研究方法，不但鬆動了我原有的鉅型敘事的思考框架，也牽引出我後續的自我生命敘說。之後經歷了分手、破產、搬遷、落榜等事件，對於一事無成的自己感到消極與絕望；經由致嘉老師引領，我進入和氣大愛修煉、行愿，讓我在大愛光中找回生命力，變成一尾「活跳跳」的「鹹魚」！

此篇論文想呈現我在碩士論文撰寫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的轉換歷程，這一連串的轉換歷程，我將之詳細整理如下頁表三所示。

參、 研究轉向歷程與問題意識的形成

我在碩一下選修了「質性研究」課程，寫了一篇名為「鹹魚翻身？---低社經背景的台大學生求學故事」的期末報告，當時我以深度訪談作為資料蒐集方法，帶著預設的立場與教育社會學理論的鉅型敘事觀點去進行訪談，並且將訪談所得的資料，切割片段地，致力於使報告的研究結果能夠符應當時在「課程社會學」課堂中所學的教育社會學理論。回顧此篇期末報告，可看出此階段的我，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當一個大編劇，在把「別人」的生命切割，以求符應理論。

碩二上學期，經過致嘉老師的鼓勵，我將此篇期末報告「鹹魚翻身？---低社經背景的台大學生求學故事」修改，並且加入「敘事探究」作為研究方法之一，成為我的碩士論文計畫：「鹹魚翻身？---勞動階級大學生求學歷程之敘事探究」，但回顧此篇論文計畫，我雖然因為接觸了一些敘說探究相關的書籍，原有的鉅型敘事框架有些許鬆動，但仍然試圖想要將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以一個鉅型敘事的觀點來分析、詮釋。當時的自我定義是「一尾鹹魚」，但卻對這個「鹹魚」身份有強烈的自卑感，所以計畫要去尋找同伴，想藉此壯大聲勢、掩蓋自卑。

表 三、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的轉換歷程（參照研究者行動/狀況時間表）

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的轉換歷程	西元年數	研究者行動/狀況
將「不值一提」的「非主流」家庭經驗 打包封箱，致力於追求在學校教育中的 「主流」價值與認同。	◆1982	出生於台北
	◆1994.9~1997.6	就讀台北縣立三重國中
	◆1997.9~2000.6	就讀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接受充滿主流價值觀的社工教育；習慣 於鉅視的社會學觀點	◆2000.9~2004.6	就讀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 選修多門社會學領域課程
迷上了批判主義與衝突論的教育社會 學理論，對社會現象、學校教育制度有 諸多批判；否定主流價值、否定大學四 年的社工教育；陷於「大聲呼喊：『我 就是鹹魚、我要翻身！』卻又對於『鹹 魚』身份充滿自卑感」的自我矛盾中。	◆2004.9	進入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育政策與行政組
	◆2005.2~2005.6	選修「課程社會學」、「質性研究」課程
	◆2005.6	撰寫期末報告「鹹魚翻身？---低社經背 景的台大學生求學故事」，對之前家庭 及學校教育經驗進行反思
加入「敘事探究」的研究方法，原有的 鉅視觀點開始鬆動；不甘示弱的孤獨鹹 魚醞釀著要去尋找同夥、尋找屬於我們 鹹魚的認同。	◆2005.12	提碩士論文計畫「鹹魚翻身？---勞動階 級大學生求學歷程之敘事探究」
鹹魚出發找同伴去！感受到故事的召 喚/牽引的力量；我的現身：自我文本的 書寫與分享；醞釀著研究的轉向（真 正開始走向敘說探究）	◆2006.3~2006.6	參與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 進行深度訪談、整理訪談稿、與受訪者 互動、激盪。
被迫遠離「學術圈」（把論文拋到九霄 雲外），回到家庭中與家人一同努力度 過難關；分手、破產、休學、落榜接連 而來的打擊與失落，我不是「等待翻身 的鹹魚」，而是「此生無望的死魚」；對 現況感到不甘心與憤怒、對人生絕望。	◆2006.5	與交往數年的大學男友分手
	◆2006.7	家營公司宣告破產，開始不斷搬家躲債 的生活
	◆2006.9	至交通大學辦理休學手續
	◆2006.9~2007.10	四處打工討生活、準備公務員考試且二 度高分落榜、
鹹魚活跳跳---從立如松的身體訊息中 觀照自己生命現況；在做大愛手的行願 過程中化解對父母家庭的怨懟；用慈悲 心去看待過往家庭經驗與家人；重新定 義自己、改寫生命設定；打開情感/愛 的能量。	◆2007.11	參與和氣大愛所辦之「立如松班」開啓 修煉之途
	◆2007.12	參「大愛手班」受傳「大愛手」，開啓 行願之路
	◆2008.1	參「大愛光入門班」、受傳「和氣」
	◆2008.3~4	二度參「立如松班」、「大愛手班」
	◆2007.5	帶著「情感/愛」的課題二度參「和氣基 礎班」

碩士論文計畫通過後，我花了一學期的時間，參與阿花老師舉行的「論文寫作工作坊」，同時四處進行訪談。這段期間，我遇到許多「鹹魚伙伴」，在聽故事、說故事的過程中，有許多感動與激盪，有時也有種「以身為鹹魚為傲」的感覺。同時此階段，我開始現身了！我開始大量書寫自我生命故事，也因此醞釀著研究的轉向，要從「敘說他人」轉變成「自我生命敘說」嗎？

2005 年七月，家營的工廠宣告倒閉、破產，我們將名下所有財產清算、平均攤還給債權人之後，便開始四處搬家、躲債、官司纏訟的流離生活。這段期間我完全將論文拋諸九霄雲外，辦了休學，在困境中與家人緊緊相擁，深怕一離開、一鬆手，家人從此就分東離西了；為了「求一個穩定的工作」，我一邊打工討生活、一邊準備公務員考試，卻接連二次「高分落榜」；同時又與交往多年的大學男友分手。一連串的失意與打擊，我覺得我已經不是「有機會翻身的鹹魚」而是「此生無望的死魚」！

2007 年底，經由致嘉老師的接引，我接觸和氣大愛，開始修煉行愿之途，對過往的生命經驗能夠以更高一層的視角來看待，用新的觀點與視角重新定義自己，因此不但找回生命力，也找回了重新提筆寫論文的勇氣！更確立了本篇論文的主軸：自我生命敘說。

本篇論文主軸為我研究轉向的歷程，但同時也是我自我定義轉換的歷程。希望能藉由呈現論文轉向的歷程，鼓舞正在鉅型敘事與敘說探究的邊界上掙扎的論文生產者，也希望透過我自己如何百變求生、重生的歷程，來鼓舞和我一樣在生命旅途中迷路、迷失的每一位生命。



第二章 想要翻身的一尾鹹魚：從質性研究課堂期末報告到碩士論文計畫

我將質性研究課堂的期末報告「鹹魚翻身？---低社經背景的台大學生求學故事」修改，加入「敘事探究」作為研究方法之一，成為我的碩士論文計畫：「鹹魚翻身？---勞動階級大學生求學歷程之敘事探究」，本章將回顧此篇論文計畫，並進一步分析此階段的研究視框、認同與自我定義。



圖二、想要翻身的一尾鹹魚

第一節 論文計畫中的問題意識、問題背景與文獻回顧

壹、問題意識—重新發現自己的故事

一、工廠長大的孩子在學校

我在課程社會學的課堂上，接觸法國教育/社會學者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與慣習理論。課堂上回顧從小到大的求學經驗，我深深覺得家庭背景與成長過程對我的求學經歷產生全面性的影響。也進一步發現，我在求學過程中的不愉快經驗，多是源自於家庭文化與學校教育內容的斷裂。(此一部份的書寫，詳見於第一章第三節當中的「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

二、沒錢學人家唸什麼書？--如影隨形的米蟲焦慮

我是只能養活自己的米蟲；
爸媽每天這麼辛勤工作卻無法累積財富；
繳費截止日最後一天才借錢去繳學費；
哥哥跟妹妹都有在賺錢養家了；
那個誰也都是一邊念研究所一邊工作賺錢；
妹妹說「學費很貴」所以不念大學選擇工作，我卻在研究所逍遙；
張家第一個女碩士又怎樣？我因為沒賺錢感到很慚愧；
唸書「正確」還是賺錢「正確」？

(以上書寫詳見附錄七：沒錢學人家念什麼書？---如影隨形的米蟲焦慮)

由於在求學歷程中的困擾、迷惑與不悅，加上就讀研究所時如影隨形的米蟲焦慮，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我想要聽其他勞工家庭學生的故事，想知道他們在求學歷程中，是否也有源於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斷裂而來的不愉快經驗？是否也在經濟匱乏中掙扎？想要尋找「同伴」這樣的想法，是開啓本研究主題的重要契機。

貳、問題背景--故事的社會脈絡

自八〇年代起，教育部以拉近公私立大學學費為政策，表面上好像平等對待公私立大學，實際上私立大學學生的負擔並未減輕，而公立大學學生的負擔則告加重。高學費不但形成一般家庭經濟負擔壓力，若進一步將高學費問題連結至社會中「弱勢中的弱勢」--工農子女的受教問題，可突顯高學費不公平的本質。高學費阻止勞工階級翻身出頭天，永遠在社會的底層。中高所得家庭子女就學時，得以接受家教、補習等待遇，在升學考試戰中連連過關，晉升公立大學。而工農等低收入家庭子弟卻必須承受「貧窮的懲罰」，好不容易通過了一道升學考試的窄門，「高學費」又是另一道窄門。而助學貸款雖可暫緩勞動階級子女在就學期間的經濟負擔，但若勞工子女在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將立即面臨一筆龐大的貸款債務。同時，技職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可說是弱勢的一群。因為中上階層的子女多半可以考上高中大學，所以高中大學教育問題

特別受到注意，但技職教育體系卻很少有人聞問。時至今日，仍有很大比例的中下層老百姓負擔不起高昂的教育費，同樣是謹守本分的納稅人，卻不能讓自己的子女享有相同的受教育條件。

在台灣，究竟家庭社經背景對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有何影響性？以下將以質化的微觀經驗與量化的鉅視觀點二種方式來呈現：

一、質化的微觀經驗—勞動階級大學生的集體故事

阿風、小悠與阿洋是我在碩一下修習「課程社會學」為撰寫期末報告所訪問的三位受訪者，後段將他們在訪談中提到的生命經驗簡單重述，與我自己的經驗作對照，有相似的經驗，也有不同的。

阿風，水電工與電子廠女工之子，從小在一個爸媽總是吵吵鬧鬧的家庭中長大。爸爸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小時候的印象中很少有跟爸爸談話的畫面。媽媽管功課管得很嚴，媽媽常對他說：「要好好唸書，以後才不會像我們一樣做工。」所以他很用功，小時候成績很好。只是他一直不了解，為什麼他唸起書來總是比較辛苦、要唸比較久才行？為什麼他明明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卻很不會說話、不知道怎麼表達意見？為什麼老師說他很安靜、是個乖學生，卻在自治市長選舉的時候推派其他成績不如他的小朋友參選？他說，國高中的時候，遇到「不會因為我家窮就看不起我、反而很照顧我的老師」，讓他很感謝。他的爸爸只有國中畢業，媽媽只有小學肄業，但他有一位教育程度很高的叔叔，訂小牛頓雜誌給他讀，還買了一台個人電腦給他，叔叔可說是他生命中的貴人。大學選科系的時候，他選了一個未來工作收入比較好的科系。雖然大學唸的是公立學校，卻也必須半工半讀賺取學費以外的生活費。唸碩士班的時候，他靠著兼差賺取學費與生活費。他的爸媽不曉得研究論文被刊登在期刊上代表什麼，只曉得唸更多的書就可以賺更多的錢，還常罵他說「書讀多了就自以為是、拿書上的理論來壓他們」。他意識到畢業以後，家裡沒背景、沒靠山、沒門路的，以後找工作什麼的只能靠自己……。

小悠，她的爸爸在國中補校畢業後進入食品工廠上班，從生產線開始做起，直到退休都只是一名基層雇員。她的媽媽只有小學學歷，結婚後就當一名全職的家庭主婦，一家四口靠著爸爸一個月二萬多的薪水過活。除了與媽媽三天兩頭就會為了錢的事情吵架之外，印象中的爸爸是抽著煙、寡言的。她還記得小時後媽媽牽著她的手，走到親戚家去借學費。看到週遭朋友的家庭生活，她心想「好高尚，原來真的有人這樣子在生活的」、「難道真的是貧賤夫妻百事哀？」，對於她吵吵鬧鬧的家庭，感到很有「相對剝奪感」。因為媽媽沒有出去工作，經常陪她跟弟弟做功課。雖然家裡沒有閒錢，媽媽卻會很大方的讓他們在二手書商場以有限的配額中挑選自己想要的書。她說「因為我知道當一個特權份子是很重要的」，所以用功唸書，以符合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典範。國中升高中時，由於當地的完全中學對成績優秀的學生有獎學金及學雜費優待，於是她選擇直升當地的高中而捨棄所謂的第一志願女中。考上國立大學後，便開始靠著接多份的家教來賺取學費與生活費，她很不習慣班上的女同學奢侈的消費習

慣。談至畢業以後，理所當然是先賺錢！要出國深造？除非拿到公費！

阿洋，他的爸爸商專夜間部畢業後就在一個家電工廠當基層雇員，直到退休；他的媽媽以半工半讀方式唸完國中補校，結婚後便沒有出去工作。印象中的爸爸是個不太會抽煙、喝酒、應酬或賭博的普通受雇者，媽媽也總是待在家裡「相夫教子」、「勤儉持家」。但他的爸媽彼此似乎相敬如「冰」，最常見的「交流」便是在爭執「誰為這個家付出比較多」。爸爸總認為自己是賺錢養家，是最辛苦的人；媽媽也覺得自己含辛茹苦、省吃儉用地將三個孩子扶養長大，才是付出最多的人。從小看著父母互相抱怨，他說「我家從來就不是教科書上所形塑的家庭樣版」。他的媽媽因為不甘心被長輩質疑「只有國中畢業，怎麼教小孩」，所以管他們功課管得很嚴。他認為自己在唸書方面會比較有成就，能考上國立大學，媽媽的管教應該佔最大的功勞。他的爸媽總是覺得「出賣勞力很辛苦，讀書很簡單」，他覺得唸書其實沒有這麼簡單。他說受到媽媽討厭「奸商」的影響，所以沒有選經濟或商業科系，但他也發現，大學主修科系所傳遞的主流價值觀與他的生活經驗有所違背。他跟國中同學相處時是一套；跟大學同學相處又是另一套。對他而言，這種人際相處的彈性，是一種能力的展現。目前，他的二位姐姐都已經在工作賺錢了。相較於二位姐姐剛好都在讀私立大學的那個時期，他經濟上的問題稍稍得到舒緩。對他來說，目前最感到煩惱的就是：往後如果想要繼續深造或出國留學，他的家人或親戚將無法給他較具視野的建議。

台灣立報在民國八十八年三月間，刊登數篇「家庭經驗反思系列」報導。從這些勞工家庭的真實故事中，可以發現勞工階級的學生在過去的成長經驗中，並不希望告訴別人關於「家」的一切，因為他們的家庭並非主流價值中的和樂家庭面貌。這些「幸福家庭」的要求，對他們是一種無形的壓迫，迫使他們不喜歡自己的家、不認同自己的家，因為自己的家永遠達不到理想。文章中幾個勞動家庭的故事，喚起了許多我存放在最底層、幽暗的記憶片段。我更驚訝其中有好幾段敘述與我的經驗竟是如此相似：

「工作是最大的，是工作養大我們的」，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著這樣的觀念；一直到現在，「工作是最大」仍是家裡很重要的守則，除非有正當理由不遵從，否則罪惡感與責罰會隨之而來(引自台灣立報 1999.3.10)。

過去某公共電視節目，劇中家裡很潔淨，親子關係總是像朋友那般，彼此會分享心事、會互相陪伴成長……都是當時我引以為羨的快樂天堂，好像別人的家庭都是如此 (引自台灣立報 1999.3.11)。

小學一年級上健康教育課時，老師問大家：「每天都有洗澡的人舉手。」當時約有多位小朋友舉了手。老師又再問：「兩天洗一次澡的人呢？」、「三天的人呢？」舉手的人越來越少，當問到五天洗一次澡的人時，有一位同學舉了手，……，就在她舉了手之後，老師叫她站起來，對大家說：「XXX 這麼髒，五天才洗一次澡，以後大家都叫她母豬。」從此以後，母豬便成為那位女同學的綽號，她是我們班骯髒的代表。我呢？在那堂課時我沒有機會舉手，原因是：老師以為那個母豬是最髒的人了就沒有再往下問，哪知道還有

一隻大母豬七天才洗一次澡，那個人就是我(引自台灣立報 1999.3.17)。

有記憶以來，媽媽一直在當會頭、一直在標會、一直被倒會(引自台灣立報 1999.3.17)。

那是屬於最受老師疼愛的孩子們的家：每天孩子都洗澡，家中有鋼琴又乾淨，全家人永遠都和和氣氣的家。於是，我開始喜歡結交受老師疼愛的同學，我每天下課後都去那些人的家，想感染一些些家的氣息，偷一些屬於別人家的歡樂，也慢慢地開始認同『不是我家』的家(引自台灣立報 1999.3.18)。

媽的辛苦在社會結構的價值上是被看輕而且不被尊重的，而當我受的教育越多，我愈像極一個不接受勞動的知識管理者，總是踩在勞動者頭上說她怎樣、怎樣的不是，莫怪媽總要罵我：書唸越多越後退，那念那麼多書有屁用！我們的知識是遠離勞動世界的，唸越多、離他們越遠(引自台灣立報 1999.3.25)。

覺得自己的家庭像是先天不良、得了一種遺傳疾病一樣，根本不會去提自己的家庭。因為我爸媽不像別人的爸媽是老師、是醫生，有能力、有時間陪他們寫功課，達到老師的要求、獲得老師的認可。而當爸媽無法這樣做時，我就會回頭來責怪爸媽，覺得他們沒有給我好的條件，害自己要這麼辛苦(引自台灣立報 1999.3.26)。

我、我的受訪者、台灣立報報導文章的作者，我們來自不一樣的家庭、地區，但相同的是，我們都來自勞動家庭。唸到大學之後，回顧生命經驗，竟是對自己與家庭充滿困惑與疑問。這些謎團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沒有得到解答，反而隨著唸書年數似乎越滾越大。原來，在這些充滿疑慮的經驗裡，不只是有個人的，而是集體的經驗。

二、量化的鉅視觀點-家庭社經地位與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之相關性

(一) 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容易進入公立學校，教育程度越低者其子女進入技職體系學校的比率越高。

根據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統計中心以及內政部統計年報 92 年度的統計資料來看，如表四所示，就讀於公立大學²的學生，他們的父母教育程度與同時期同年齡層人口群相較之下，公立大學學生的父母親教育程度是明顯較高的：現在就讀大三的公立大學學生，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畢業以下與父親教育程度在大學畢業以上的比例雖然差不多(26.1%、27%)，但若與內政部統計年報顯示同時期的該年齡人口群的教育程度作比較，國中畢業以下學歷者佔總人口的 47.8%、而大學畢業以上學歷者僅佔 13.0%。也就是說，公立大學學生之父母親，教育程度在大學畢業以上者，其比例高於同時期同年齡層人口群。從統計數字中，可看出高學歷的父親在公立大學中是過度代表、而低學歷的父親則是低於總樣本比例。亦即學歷越高，其子女就讀公立大學的比例越高；

² 不含專科、學院、技職體系等學校

學歷越低，其子女就讀公立大學的比例就越低。若以駱名慶(2002)在「誰是台大學生？」研究調查之台大法學院學生的父母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的比例(父 42%、母 27%)，來與同年齡的人口群作比較(男 13%、女 7%)，更可以看出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其子女進入「一流學府」的比例成正比。

表 四、公立大學/台大法學院學生之父母教育程度與同年齡人口群之比較

教育程度	公立大學學生之父母			45-64 歲人口群之比率	
國中畢業 以下*	父	大三：26.1%			男 47.8%
		大一：35.7%			
	母	大三：20.5%			女 63.2%
		大一：28.5%			
大學畢業 以上**	父	大三：27.0%	台大法 學院學 生之父 母***	42%	男 13.0%
		大一：31.4%			
	母	大三：16.7%		27%	女 7.0%
		大一：21.0%			

註 1：比率計算方式

*公立大學中家長教育程度在國中畢業以下之學生樣本數/公立大學學生樣本數

**公立大學中家長教育程度在大學畢業以上之學生樣本數/公立大學學生樣本數

***台大法學院家長教育程度在大學畢業以上之學生數/台大法學院學生總人數

表 五、各學校類型中的父母教育程度比例分配表 (%)

教育程度 學校類型		高、中職以 下	專科以上	各學校類型與總樣本之比較結果
公立大學	父	54.8	45.2	公立大學樣本中，高學歷父母過度代表，而低學歷父母則低於總樣本比例。
	母	68.9	31.1	
私立大學	父	60.2	39.8	私立大學樣本中，高學歷父母超過總樣本比例，而低學歷父母低於總樣本比例。
	母	73.8	26.2	
公立技職	父	78.9	21.1	公立技職樣本中，高學歷父母低度代表，而低學歷父母過度代表。
	母	88.7	11.3	
私立技職	父	78.4	21.6	私立技職樣本中，高學歷父母低度代表，而低學歷父母過度代表。
	母	86.9	13.1	
總樣本	父	64.6	35.4	
	母	76.9	23.1	

又根據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統計中心在 92 學年度針對大三學生的統計資料，家長教育程度亦是影響其子女進入一般大學或技職體系的因素。如上頁表五所示，父母親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者分別佔總樣本數的 64.6% 與 76.9%。在公立大學樣本中，父母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者，低於總樣本比例（僅分別佔 54.8%、68.9%）。在私立大學樣本中，父母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者亦同樣呈低於總樣本比例之狀況（分別佔 60.2%、73.8%）。在技職體系方面，不論公私立，父母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者皆為過度代表（公立技職樣本 78.9% 與 88.7%、私立技職樣本 78.4% 與 86.9%）。可知父母教育程度愈低，進入技職體系高等教育的比率越高。又表五顯示，父母親教育程度在專科以上者，分別佔總樣本數的 35.4% 與 23.1%，在公立大學樣本中，父母教育程度在專科以上者，呈過度代表（45.2%、31.1%）。在私立大學樣本中，父母教育程度在專科以上者，亦呈現高於總樣本比例之情形（39.8%、26.2%）。技職體系方面，不論公私立，父母教育程度在專科以上者皆低度代表（公立技職樣本 21.1%、11.3%，私立技職樣本 21.6%、13.1%）。綜合上述，可知父母教育程度越高，進入一般大學的機會越高。

（二）家庭所得與接受高等教育的關連性

根據教育部 2002 年的統計資料，如表六所示，最低所得的 20% 家庭，其子女受高等教育³的比例有 36.9%，隨著所得越高，其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越高，而最高所得的 20% 家庭，其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達 67.4%。可以看出家庭所得越高，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

表 六、2002 年高低所得家庭受高等教育比率(18~23 歲人口)

最低所得的 20%家庭	次低所得的 20%家庭	中間所得的 20%家庭	次高所得的 20%家庭	最高所得的 20%家庭
36.9%	50.7%	54.1%	58.2%	67.4%

資料來源：教育部(引自劉孟奇，2004)

根據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統計中心在 92 學年度針對大三學生的統計資料，家庭經濟狀況也與進入一般大學或技職體系相關。如表七所示，家庭年收入在 50 萬以下、50 萬~150 萬、150 萬以上者分別佔總樣本數的 24.0%、71.9% 與 4.1%。在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樣本中，家庭年收入在 50 萬以下者皆低於總樣本的比例（21.8%、20.9%）。而在技職體系方面，不論公私立，家庭年收入在 50 萬以下者皆呈過度代表（32.1%、29.3%）。可知家庭經濟狀況越差的學生，越容易進入技職體系，反之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學生，越傾向進入一般大學。

³ 不含進推廣部、空中大學、社區大學

表七、各學校類型中的家庭年收入比例分配(%)

學校類型 家庭年收入	50 萬 以下	50- 150 萬	150 萬 以上	各學校類型與總樣本之比較結果
公立大學	21.8	74.0	4.2	公立大學樣本中，低收入家庭低於總樣本比例。
私立大學	20.9	74.3	4.8	私立大學樣本中，低收入家庭低於總樣本比例。
公立技職	32.1	65.6	2.3	公立技職樣本中，低收入家庭過度代表。
私立技職	29.3	67.1	3.5	私立技職樣本中，低收入家庭高於總樣本比例。
總樣本	24.0	71.9	4.1	

(三) 家長職業對於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響

根據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統計中心在 92 學年度針對大三學生的統計資料，家長工作類型也與進入一般大學或技職體系相關。該統計資料將工作類型細分為民意代表、高級專業人員、中小學與特教教師、一般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農林漁牧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技術工、職業軍人(軍官)、職業軍人(士官)、家庭主婦、失業/待業、其他等十五項。為方便比較父親工作類型與學校類型之比例分配，本研究將前四項(民意代表、高級專業人員、中小學與特教教師、一般專業人員)歸作一類，以「專業人員」統稱之，另將農林漁牧工作人員、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技術工等四項歸作一類，以「低技術人員」統稱之，母親職業類型亦同，並多加入「家庭主婦/待業」一類。

如下頁表八顯示，就讀一般大學的學生，其父母的職業類型多較為專業，而就讀技職學校的學生，其家長職業類型多為低技術人員。可知父母職業類型愈趨專業，則就讀一般大學的比例越高。同樣地在表八顯示，父母職業為低技術人員者，分別佔總樣本的 30.1% 與 13.3%。分別將各類型學校中，父母從事低技術工作之比例與總樣本做比較，可以發現父母職業若為低技術工作，進入技職體系就讀的比例較高。

表八特別列出各學校類型中母親職業為「家管/待業」的比例，在總樣本中有 43.1% 的母親從事家管或待業，顯示該年齡層的婦女有一定的比例沒有出外就業，但若將公立大學與私立技職二類型學校相比較，發現私立技職樣本中母親職業為家管/待業之比例明顯高於公立大學樣本，可推估在公立大學樣本中，母親的就業率相對高於私立技職樣本。

表 八、各學校類型中的家長職業類型比例分配（%）

工作類型 學校類型		專業 工作	低技術 人員	家管/ 待業	各學校類型與總樣本之比較結果
公立大學	父	29.4	26.1	-	公立大學樣本中，專業工作者父母高於總樣本比例，而勞工父母與家管/待業母親則低於總樣本比例。
	母	17.6	12.4	38.6	
私立大學	父	26.3	26.0	-	私立大學樣本中，專業工作者父母高於總樣本比例，而勞工父母則低於總樣本比例。
	母	13.4	11.2	43.1	
公立技職	父	13.7	39.5	-	公立技職樣本中，勞工父母為過度代表，而專業工作者父母為低度代表。
	母	5.9	21.1	43.1	
私立技職	父	14.6	38.8	-	私立技職樣本中，勞工父親呈過度代表，家管/待業母親亦高於總樣本比例，而專業工作者父母則為低度代表。
	母	6.8	13.1	47.2	
總樣本	父	23.4	30.1	-	
	母	12.4	13.3	43.1	

從各類統計資料的整理中可以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容易進入公立學校，且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子女進入一般大學的比率越高；家庭所得越高，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同時也較容易進入一般大學而非技職體系；家長職業類型愈趨專業則就讀一般大學的比例越高，相反地，家長職業為勞動工作者，進入技職體系的比例較專業工作者為高。

參、文獻回顧

（在研究計畫階段）本研究想要透過深入了解勞動階級學生的求學經驗，來討論學校教育的功能，並探究家庭背景對於勞動階級學生的求學歷程之影響性，同時也想了解勞動階級學生如何詮釋家庭背景與求學歷程之交互作用。因此文獻回顧的內容分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將回顧教育社會學者討論教育與社會結構二者關係之研究結果，第二部分整理國內外有關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實証研究，第三部分則討論教育成就與認同之關係。

一、教育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有關社會結構與教育之間關係的探討，主要可以分為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是結構功能主義，二是新馬克斯主義。本研究以新馬克斯主義為主要思想脈絡。新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的重點在於社會不平等的再製，包括經濟再製和文化再製。此外，有些新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則由抗拒論的觀點探究個人對抗社會結構的可能性。

(一) 直接再製理論

Bowles&Gintis(1976：145-172)指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家需運用各種方式維持或再製他們的權力地位，而學校教育就是社會階級結構再製不可或缺的要素。學校教育以「社會化」和「合法化」兩種方式來完成社會再製的重任，「社會化」是指學校教育藉著教導學生那些適合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能力、資格、觀念和價值觀，使他們做好進入層級分工職位的準備。「合法化」是指學校教育藉著傳遞「功績主義」的意識形態，培養「經濟上的成功有賴於個人能力、適當的技術和教育」的信念，成為不平等階級結構的合法性基礎。

Bowles&Gintis(1976：190-204)進一步指出學校教育主要是經由「學校的社會關係」和「經濟結構的社會關係」的「符應原則」(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來完成再製的過程，學校中校長、行政人員、教師之間，以及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層級結構，符應了工作場所垂直的威權結構。同時，出身不同社會階級的學生，被教予不同的規範和價值：勞工階級學生為主的學校，強調外在行為的控制和規則的服從；而學生多來自富裕家庭的學校則採較開放的制度，強調內化控制的價值體系。

(二) 文化再製

同樣關心資本主義如何再製社會階級，但不同於「經濟再製論」以教育和經濟的符應作為研究的焦點，「文化再製論」強調文化、階級、和支配之間的聯結，法國學者 P.Bourdieu 是此派主張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Bourdieu 著眼於文化資本的不公平分配，他認為學校中的課程、教學、評鑑皆是反應統治階級的文化。由於教育體系中包含可觀的中上階級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故當學校文化與中上階級文化串聯後，產生強大的篩選機制。中上階級的孩童由於擁有優勢的文化資本，因而在學校容易成功；而勞工階級的孩童則容易失敗，學校教育成為合法化文化再製的重要機制(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144-166；黃嘉雄, 1996：105)。

(三) 抗拒論

1980 年代以來，新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與教育的探討，從機械的再製論轉向強調個體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再製過程中的衝突、矛盾與抗拒，此派學者以 M.W.Apple、H.Giroux、P.Willis 為代表。

Apple(1982)在《教育與權力》(Education and Power)一書中，深入探討學校文化。他認為學校中矛盾與再製並存，學生並非被動地接受學校傳遞的價值和規範，而是會拒絕學校的顯著和潛在課程，甚至公開對抗。此種創造性的行動表示學校和學生文化是相對自主的，也為教育變遷提供某種希望(引自 Blackledge & Hunt, 1987：229-231)。

Giroux 指出再製理論一直蔑視教育制度中人類自由與自我決定的重要性，下層階級和團體的文化被「團體本身」與「支配文化」共同構成，亦即「下層文化參與自我生產與再製的過程」。根據 Giroux 的說法，學校中學生的生活並不是像直接再製論所

言，完全被廣大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所支配，他們有某種程度的自主。然而，此種獨立性只是部分的，仍在社會所限定的條件和限制中運作，經濟仍是最後的決定者(引自Blackledge & Hunt, 1987: 231-233)。

Willis(1977: 126-137、145-154)指出勞動階級學生由於對所處的不平等社會有所洞察，因而發展出的「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具有高度的文化生產性與創造性。雖然他本身對於反學校文化持高度肯定態度，但「反學校文化」的抗拒行為只為達到「心理滿足」而沒有「政治意圖」，使得「家庭」、「學校」、「職業」之間的社會階級再製不斷發生。Willis同時強調，即便在勞工階級中有少數人獲得成功，並不代表整個階級的成功，相反地可能成為階級翻身的阻礙。勞工階級學生抗拒學校文化，等於放棄跳出勞工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反而因此協助社會分工的完成。也就是在抗拒之中，埋下了再製的種子。

二、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實証研究

進一步看再製過程中的文化面向，可看出家庭背景是透過家長教育參與、教育期待等中介因素，對孩童的教育成就產生影響。Bourdieu提出學校課程的知識結構與屬性是社會階級再製的關鍵因素，因為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中上階級學生在學校中享有較高的成功比率。而決定孩童學習成效的文化資本，是形成於家庭場域的社會化歷程中(引自姜添輝，2002: 219-301)。研究指出，父母教育程度或職業水準影響其教育參與程度，進而影響學生學業成就(林義男，1993；陳聽安，1981；楊瑩，1997)。謝孟穎(2003)研究則指出，不同階級背景的家長由於價值觀與教育期望的不同，透過不同的教育參與影響孩童的學業成就。歸納上述研究，社會階級並非直接影響學生的教育成就，而是透過價值觀、教育成就期望、行動策略等中介因素產生影響性。

家庭社會階級對教育成就的影響，可能是由於經濟條件限制。黃崇松(1997)研究顯示升學考試分數與高中類型選擇與家庭背景(父母教育、父母職業階級、家庭收入)相關。同時，條件愈好的綜合高中學生畢業後計畫愈傾向選擇進入大學升學；反之，條件不好的學生傾向於選擇進入四技二專就讀。楊瑩(1997)與陳聽安(1983)的研究亦顯示高所得家庭子女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機會，比低所得家庭子女高。

雖有少數研究指出教育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成為促進「社會流動」的機制，例如Devine(2004: 171-189)在針對中產階級的田野研究報告中指出，在特定的政治氣氛(對勞工階級較友善)與經濟結構(經濟繁榮、有較多的中高階職位)之下，勞工階級只要能夠有效地操縱文化、社會與經濟等三項資源，取得文憑，就能夠達到「向上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階級。但要達到Devine所指的「特定狀況」可謂困難重重，在大部分的情況中，教育結果仍是傾向再製社會不平等。

即便有少數幸運的弱勢階級學生拿到了高等教育的文憑，教育體系的擴張卻改變了文憑的價值。Bourdieu提出，同樣的教育成就，家庭社經背景也影響了往後的前景與發展：父母的社會資本越高，對於子女教育的投資越是有利可圖。同樣的學歷文憑，有關係、有背景的上層階級家庭的子女比來自底層階級家庭的子女更有機會進入高層

的職位。另外，勞工階級的子女就算拿到了大學文憑也不保證將來可以功成名就。對上層階級子女而言，學歷只是再度合法化他的繼承權(引自 Swartz, 1997: 211；Bonnewitz, 1997/2002: 163-165)。國內學者楊瑩(1997)也提出，義務教育以上階段，各階級的教育機會雖都增加，但家庭背景所造成的差異依然存在。文憑的通貨膨脹，只是整體的社會結構的位移，上下的權力關係仍然存在，

三、教育成就與認同之關係—教育成功，必須脫離母文化？

Bourdieu 認爲，由於學校裡所教導傳遞的是優勢階級的文化遺產。舉凡課程內容、評鑑方式、語言形式等皆是有利於優勢階級的兒童。學校教育在暗中要求/評鑑學生學校所沒有教的能力。對弱勢階級兒童而言，他們脫離母文化的過程，卻是想要留在學校的必要過程(引自 Bonnewitz, 1997/2002: 151-155)。抗拒論的學者則認爲，由於學校文化與中上階級文化串連後，產生強大的篩選機制。中上階級已成功的將自身的價值體系轉換為社會的「共同信念」，他們較容易被學校所接納，學校因而成為企圖改變勞工階級文化與行為的強制性機構。因此勞工階級的學生則發展出挑戰權威的行為，「抗拒威權」成為勞工階級學生尋求與維持「認同」的策略(引自姜添輝，2002: 328-338)。

J.Obgu (2004)針對美國學生的種族認同與學業成就的研究指出，黑人學生若想要在學校中獲得好成績，勢必肩負著被譏諷為「舉止像個白人」的困境(burden of ‘acting white’)。而這些在校成績優秀的黑人學生，若要繼續與「成績較差」的黑人同儕團體維持友誼，必須要發展出策略來抵抗來自同儕團體的壓力。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偽裝」(camouflaging)，例如假裝自己成績好並不是因為很用功，只是剛好比較聰明。

Horvat & Lewis(2003)針對中學在校成績中上的黑人女學生所做的訪談研究指出，這些女學生由於善用同樣樂於追求學術的同儕之資源，在校獲得學業成功之餘，亦能保持黑人的種族認同，但她們仍必須在其他成績較差的黑人同儕面前隱藏追求學業成就的雄心，也就是說，當她們面對對學業採消極、抵抗態度的黑人同儕時，burden of ‘acting white’ 的壓力依舊存在。

上述文獻可看出，學校教育讓少數例外的低階層兒童，以其加倍的努力和才幹，藉由形式上的教育平等之名，勉強存留在教育體系、進入高等教育機構。一方面維持形式上教育平等的意識型態，一方面把學校教育的成敗歸因於天賦或努力等個人因素，合理化與合法化不平等的社會階級結構再製，同時這也迫使這些來自弱勢階層的學生放棄原有的階級或文化認同，換取繼續留在學校的機會。

第二節 論文計畫中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的重要性

壹、研究目的與問題—要說一個怎樣的故事？

一、(論文計畫中的) 研究目的

前述統計資料與文獻回顧的分析中，可明白「高等教育並不是公平開放給每一位學生」，而教育成就會受到家庭社經背景影響。那麼究竟教育過程、學校內發生了什麼事情？本研究直接對出身勞動階級的學生進行晤談，深入了解他們的求學歷程。藉由呈現基於出身而起的不愉快求學經驗，來質疑「仍有少數菁英是來自低社經階級，故教育機會是公平開放」的迷思；同時從勞工階級學生的求學歷程探究中，找出他們在教育體系中的生存策略，以進一步發現教育的可能性；並深入了解他們對家庭背景與教育歷程、教育選擇、同儕相處、自我認同的交互影響之主觀詮釋。

二、(論文計畫中的) 研究問題

1. 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勞動階級學生的教育歷程所產生的影響為何？
2. 勞動階級學生夠向上求學的策略與契機為何？
3. 勞動階級學生如何詮釋家庭與求學歷程之間的交互作用？

貳、本研究的重要性—為什麼一定要開啓這樣的說故事之旅？

不論是社會、文化再製或抗拒論，都是以整個階級為單位作思考，忽略同樣階級內可能有團體內差異性(within group variation)的存在。家庭背景與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多以量化典範來觀察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連，雖說明了家庭背景如何透過中介因素對教育成就產生影響，但並未說明主觀選擇的心理歷程，也沒有深入探討經歷了教育過程之後，階級的代間認同差距。(在論文計畫階段) 本研究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點：

一、團體內差異性—每個人都擁有不一樣的故事

量化研究典範傾向將整個階級一概而論，忽略同樣階級的內部可能具有的差異性，本研究意圖找出勞動階級出身的大學生團體內的差異性。

二、從客觀觀察到主觀詮釋—讓他們來說自己的故事

國內相關的教育研究仍以量化研究為主流，即便質性研究仍以研究者預設的觀點為核心，勞動階級學生在教育歷程中的經驗很少被提及。到底勞動階級學生如何在教育歷程中「向上流動」或「向下沉淪」？他們運用了哪些策略？在一連串被動篩選與主動選擇的教育過程中，他們的內心感受與主觀的詮釋為何？藉由本研究，讓勞動階級學生自己為那些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經驗事件賦與意義，得以透過說「自己的故事」來再現主體經驗。

三、從再製的客體到解放的主體—寫下自己的故事

在再製的語言中，個人只是被動的客體，即便是在抗拒論，個人對於巨大的社會秩序也僅能在「接受」或「抗拒」之間二選一，主體性仍受到限制。本研究希望能透過研究參與者將過去生活經驗的故事重新述說、再體驗的過程，出身勞動階級的學生能重新定義自我、重新定義自己的教育經驗。

四、社會脈絡下的集體認同與關照一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敘事分析的研究方法需要將個人的故事置於社會的脈絡中，如此不僅能展現個人的生活經驗，也可說明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脈絡對於個人經驗的限制與影響。

五、透過研究達到自我增能—從故事中獲得感動與力量

透過受訪者對生命中家庭與求學經驗的回顧，讓我有機會與可能具有同樣生命經驗的人，產生對話與反思。期待自己能在選擇性的接受主流文化中，為自己定位，進而達到自我增能。

第三節 重看論文計畫---當時的研究視框與矛盾的鹹魚認同

壹、研究視框與觀點

一、在質/量的典範之間游移

重看二年多前所寫的論文計畫，雖名為「敘事探究」，但在撰寫過程中仍習慣性地帶著量化典範的鉅型敘事觀點來鋪陳研究背景、研究問題、文獻分析等等。同時也帶著質化的研究觀點來想像自己的論文方向。在論文計畫階段，我可以說是在量化與質化研究典範間游移不定，腳踏兩條船的研究者。

(一) 論文計畫中的量化/鉅視研究觀點

在問題背景部分，我整理了各類統計資料，描述家庭社經地位與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之相關性，例如：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容易進入公立學校，教育程度越低者其子女進入技職體系學校的比率越高；家庭所得與接受高等教育的關連性；家庭所得越高，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家庭經濟狀況越差的學生，越容易進入技職體系，反之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學生，越傾向進入一般大學；家長職業對於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響……很明顯地，我是從量化/鉅視立場出發，開啓這個研究。

另外在研究問題部分，我列出了：「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勞動階級學生的教育歷程所產生的影響為何？」、「勞動階級學生夠向上求學的策略與契機為何？」二項，可以看出我當時有一個預設的理論作為基礎，並且試圖將研究結果可以放入理論的框架中來解釋。

(二) 論文計畫中的質化研究觀點

我以撰寫「鹹魚翻身？---低社經背景台大學生求學故事」期末報告時所進行的訪談為基礎，在論文計畫中的研究問題背景部分，寫了一段「勞動階級大學生的集體故事」，我使用了「故事」這個詞彙，Reissman, C. K. (1993/2003 : 4) 提到：「敘說分析的立場是以故事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主要的目的是在了解受訪者在訪談時，在經驗流裡如何賦予條理及次序，使得他們生命裡的事件和行動變得有意義。」我在論文計畫中的「研究問題」寫著這一項：勞動階級學生如何詮釋家庭與求學歷程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在「研究的重要性」當中也寫道：「每個人都擁有不一樣的故事；從客觀觀察到主觀詮釋—讓他們來說自己的故事。」當時我的用意確實如 Reissman (1993/2003 : 4) 所言：「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故事為什麼是這樣說的？」

(三) 轉向的伏筆

在論文計畫的問題背景部分，我引用了許多「家庭經驗反思系列」報導。我寫道：「從這些勞工家庭的真實故事中，可以發現勞工階級的學生在過去的成長經驗中，並不希望告訴別人關於『家』的一切，因為他們的家庭並非主流價值中的和樂家庭面貌。」、「這些『幸福家庭』的要求，對他們是一種無形的壓迫，迫使他們不喜歡自己的家、不認同自己的家，因為自己的家永遠達不到理想。」、「文章中幾個勞動家庭的故事，喚起了許多我存放在最底層、幽暗的記憶片段。」這個階段雖然只是在「蒐集別人的故事」，但是這些別人所書寫、敘說的故事，緩緩地將我封存在黑箱裡面的記憶召喚出來，「我更驚訝其中有好幾段敘述與我的經驗竟是如此相似」這是初步訪談後寫下的一句感想。

「回顧生命經驗，竟是對自己與家庭充滿困惑與疑問。這些謎團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沒有得到解答，反而隨著唸書年數似乎越滾越大。」論文計畫裡我寫著這麼一段話，在此時，我已經醞釀著，要開啓背負在身上多年的「家庭經驗黑箱」與「學校教育經驗黑箱」，開鎖的鑰匙已經拿在手上，它叫做「敘說探究」。

打開箱子裡面會有什麼，我並不清楚。這裡面可能會有跟他人類似的經驗，誠如我在論文計畫中提到的：「原來，在這些充滿疑慮的經驗裡，不只是有個人的，而是集體的經驗。」也可能會有只是我個人主觀的詮釋與理解而來的經驗，但最重要的是，打開黑箱之後，我會有什麼改變？

二、新馬克斯主義的擁戴者--再製論與抗拒論觀點

論文計畫階段的我，是新馬克斯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與批判主義/衝突論的教育社會學理論陷入熱戀，於是在論文計畫的文獻回顧，我著重討論以下三點：教育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關係，教育成就與認同之關係。

在第一點「教育與社會結構的關係」，我歸納出以下結論：「社會不平等的再製，包括經濟再製和文化再製。」、「勞工階級學生抗拒學校文化，等於放棄跳出勞工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反而因此協助社會分工的完成。也就是在抗拒之中，埋下了再製的種子。」可以看出我對「教育的功能」採取了衝突與再製的觀點。

在第二點「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關係」，我整理相關實證研究歸納而成結論：「社會階級並非直接影響學生的教育成就，而是透過經濟條件限制、價值觀、教育成就期望、行動策略等中介因素產生影響性。」、「而決定孩童學習成效的文化資本，是形成於家庭場域的社會化歷程中。」顯示我當時對於「文化資本」非常著迷，同時有著深深的「我想要有，卻沒有」的「相對剝奪感」。

在第三點「教育成就與認同之關係」中，我寫道：「教育成功，必須脫離母文化。」、「對弱勢階級兒童而言，他們脫離母文化的過程，卻是想要留在學校的必要過程。」、「學校教育讓少數例外的低階層兒童，以其加倍的努力和才幹，藉由形式上的教育平等之名，勉強存留在教育體系、進入高等教育機構。迫使這些來自弱勢階層的學生放棄原有的階級或文化認同，換取繼續留在學校的機會。」這些敘述，當時我覺得根本就是我自己教育經驗的寫照，我將在求學過程中的不愉快經驗，全數歸因於家庭文化與學校教育內容的斷裂！

貳、矛盾的鹹魚認同與自我定義

一、定義自己是一尾鹹魚，但卻不認同此身份

論文計畫的題目叫做「鹹魚翻身？---勞動階級大學生求學歷程之敘事探究」，當時的我定義自己是「一尾鹹魚」、「出身於勞動階級家庭背景」，並且深深覺得家庭背景與成長過程對我的求學經歷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將不愉快的求學經驗歸因於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斷裂。

雖然定義自己是「一尾鹹魚」，當時我心中卻又矛盾地不認同這個「鹹魚」、「勞動階級」身份，想要「翻身」、想要「向上流動」，因為「鹹魚」在我潛意識裡面隱含著貶抑、匱乏、不足之意，我對自己的家庭經驗抱著一種「羞於啓齒」的自卑感，甚至希望可以擺脫家庭背景，將過去的家庭經驗回憶塗抹掉。

二、找同伴是為了壯大聲勢！

「想要尋找『同伴』這樣的想法，是開啓本研究主題的重要契機。」在論文計畫中，我大聲疾呼說要找同伴，美其名是要尋求「歸屬感」、「認同」，但誠實面對自己當時的想法後，事實上假若沒有跳脫那個自卑自貶的框架，「找同伴」充其量只是為了壯大聲勢、掩蓋自卑感，談不上「認同」。

三、期待透過研究達到自我增能

我在論文計畫中「本研究的重要性」寫道：「希望能透過研究參與者將過去生活經驗的故事重新述說、再體驗的過程，出身勞動階級的學生能重新定義自我、重新定義自己的教育經驗。」、「期待自己能在選擇性的接受主流文化中，為自己定位，進而達到自我增能。」當時自己都沒有覺察，其實，真正希望、需要重新定義自我的，不是別人，是我自己！

第三章 鹹魚出發找同伴去：參與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 投入田野進行深度訪談

碩士論文計畫通過後，在這個階段為期一學期的時間，我參與阿花老師舉行的「論文寫作工作坊」，同時四處進行訪談。這段期間遇到許多「鹹魚伙伴」，在聽故事、說故事的過程中，感受到故事的召喚/牽引的力量，與受訪者之間有許多感動與激盪，有時也有種「以身為鹹魚為傲」的感覺。並且在此階段，我開始現身了！我開始大量書寫自我生命故事，也因此考量著研究的轉向，要從「敘說他人」轉變成「自我生命敘說」嗎？



圖四、鹹魚出發找同伴去

本章共分四小節。第一小節回顧我在 2006 年二～三月的研究歷程，此階段主要在跟自己溝通、為投身田野做行前準備；第二小節說明我在 2006 年四月的研究過程，呈現在田野中的所得、與受訪者的互動以及此階段的自我敘說；第三小節則是敘述我在 2006 年五～六月的沈澱期中的自我省思與感想；第四小節將 2006 年二～六月此階段的研究歷程，作一個整體的回顧，闡述此階段在研究視框、認同與自我定義的轉變。

第一節 記憶就好像一塊已經破碎的玻璃-----與自己溝通

我有一個習慣，在開始使用每年度行事曆的時候，我會為未來一年的每一個月份，預先貼上一個從報章雜誌上剪下的「標語」(slogan)。「記憶就好像一塊已經破碎的玻璃」是我在 2006 年一開始的時候，為三月份行事曆貼上的「標語」，回顧 2006 年二～三月這一段期間，「記憶就好像一塊已經破碎的玻璃」這一個標語真是貼切，我在這二個月裡，主要在做的事情是透過書寫與對談來「和自己溝通」，溝通的內容分別為以下四個面向：論文研究方法與研究主軸、自我理解與自我對話、家庭回憶錄、學校經驗談。

壹、論文研究方法與研究主軸

此部分說明我對於論文研究方法與研究主軸的掙扎過程，包含我的焦慮、抗拒、轉向的猶豫以及從初期受訪者回饋當中得到的力量。

一、訪談的焦慮與抗拒

早在碩士論文計畫時，我就已經列出了「受訪者清單」，但一直遲遲不願意去聯繫、約訪，因為我根本沒辦法想像自己可以「很得體地」以一個「研究者」的身份去進行一場正式的訪談！之前為了撰寫期末報告時約訪的對象，都是我自己的朋友！但接下來都是不認識的人！我很怕陌生人！他們會願意回答我的問題嗎？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不專業？他們會不會質疑我的研究主題？

諸如此類的焦慮，讓我田野停頓了一整個寒假，除了將寒假前訪問的逐字稿整理完，毫無進展。三月初所做的二次訪談，也是在逼不得已、為了向致嘉老師交差的心情下進行的。

但實際進行訪談時，我與受訪者其實都是愉快的在對談著，並且驚覺原來我與受訪者之間，或多或少有相似的經驗，只是我在訪談進行當下，覺得應該要以受訪者為主，所以盡量壓抑自己的發言，主要都只是在「問問題」，我自身的故事在訪談中則是低度揭露。

但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終於明白什麼叫做「故事的召喚」。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記憶深處的故事「被牽引出來」、我要處理自己的情緒、梳理過去一團混亂的人生，那些充滿羞愧、屈辱、不安、恐懼、挫折、悲傷、無助、憤怒情緒的記憶事件一一浮現。

二、她們可以匿名，那我可以匿名發表論文嗎？

此部分摘錄二篇當時所寫的研究日誌，可以看出我已經受到「自我敘說」的牽引力量，但卻又充滿抗拒，害怕「現身」。

* * *我還沒準備好 2006.2.24

選擇勞動家庭出身的學生求學歷程作為論文的主題，起源於研一下的某一篇期末報告，當時報告的主題是「勞動階級的台大學生之求學歷程」，基於自己在大學四年的經驗。大學時代的我總是感到處處不如人，家世背景、課業表現、能力展現，甚至是容貌、外型，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甚至是跟朋友出去玩都令我感到拮据、不自在。所以當時找了幾位還在唸書的台大朋友，請他們跟我分享她們求學的經驗，作為我的期末報告。後來便以勞動家庭出身、目前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的求學歷程為主軸，發展成我的碩士論文計畫。

訪問的過程其實是很愉快的，受訪者跟我分享他們從小到大的家庭與學校經驗，我也針對類似的經驗與他們分享我個人的經歷。訪問的過程很像朋友在聊天，對我自己而言，整理訪談的逐字稿也只是比較花時間，我天真的以為我可以就這樣，繼續地蒐集他人的故事，稍作整理之後，順利地完成我的論文。

論文計畫口試前後，致嘉老師給我這樣的意見：要把自己的經驗也放進去。我也輕率地接受這樣的指示，心想反正我這麼多精采的故事，放幾個進去論文裡面也不算太難。當時我仍舊天真的以為，我可以四平八穩地躲在別人的故事後，寫別人的劇本、說別人的故事，我就是一個頂多只是偶爾出來跑跑龍套的大導演。

隨著訪談的進行，我當然也回想起許多可與訪談內容引起共鳴的生命經驗，也總是在聽著受訪者的故事實忍不住鼻酸。但是我也開始憂心，受訪者他們在我的論文中可以匿名，但我可以匿名發表論文嗎？有一句俗話：「家醜不可外揚。」在我撰寫文章的過程中，我心中充滿著疑慮：作為一個好女兒，我可以將我家打打罵罵、吵吵鬧鬧的事情寫出來給外人看嗎？我要是說出這樣的家庭經濟狀況對我產生的影響，父母會不會覺得我在埋怨或責怪他們而受到傷害？做生意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信用，作為一個商人家的孩子，我可以讓外人知道家裡的經濟狀況嗎？作為一名教育所學生，我可以大肆張揚說我覺得讀書沒有意義、賺錢才是實在嗎？越寫越覺得像是把自己放到粘板上，變成一塊待宰的肥肉，等著被切開、檢視，更擔心被切開之後發現自己也不是什麼「好貨色」，所以心中無限的抗拒。

* * *向阿洋說出我心中的不安 2006.2.26

我想要躲在別人的故事背後四平八穩的講他們的事情就好！阿花老師希望我把

論文搞成自我成長歷程的探究與揭露，以及自我分析；夏老師希望我把論文搞成團體的學習與成長、互助團體。致嘉老師希望是既學術（有學者理論觀點）又能自我理解與解放（類似阿花老師的建議），她「很希望」這個論文是「對我的生命有意義」。我一直很想大聲喊說：「這個論文對我生命的意義就是讓我拿到學位而已！」我覺得即使讓我對自己有一些瞭解，這些問題也不可能說，寫一篇論文就可以解決或結案的。我也不想讓全世界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自己內心的陰暗面！致嘉老師每次都跟我說，如果連研究者自己都不願意表白了，憑什麼受訪者要跟我講他們的事情？但我常常在想，受訪者可以匿名，可是我不能匿名啊！今天要我是別人論文的受訪者，我當然全都會說，反正我可以匿名啊！

三、初期田野受訪者的回饋

我心中充滿焦慮、抗拒與不安，但回顧初期訪談逐字稿，受訪者小悠（同時也是我的摯友）在訪談中的回饋，給我很大的力量，讓我得以堅定信心繼續進行之後的訪談。

小悠在 2005.12.2，我與她進行第二次訪談時，給我的回饋：

「我覺得佩涵的這個訪問讓我最大的收穫，就是除了去重新檢視像感情的選擇之類的這些東西。那除了這個之外，就是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我今天才感受到，就是我突然有一種「歸屬感」，我覺得這個對我而言是很難想像的，因為我從進台大之後，即便你知道有一些人是鄉下小孩，但是我住的那個地區又不算是很鄉下，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你沒有辦法跟台北人扣著，也不能跟那些真的鄉下來的扣著。」

「我覺得這種訪談，會有一個，喔我們原來很像，就是大同小異的感覺，就是我們都是這樣子，我們有類似的困擾，而且是沒有經歷過的人就知道的。」

「終於有了一種「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真好。不然我真的覺得，在台大有時候會覺得我好像外星人入侵。」

四、我的初步現身與研究轉向的掙扎

小悠在 2005.12.2 第二次訪談中提到：

「原來可以表達不滿。上次佩涵有跟我提到說其實有點怨媽媽之類的。我在聽到這樣的話之前，我會覺得我對家庭不可以有這樣的看法，因為我會覺得，對家庭我不能要求更多了，因為我們家能提供最好的，我想像起來也就是這個樣子了。……然後就會覺得好像不太能夠去表達那個不滿，因為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尤其是碰到那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狀況。可是因為妳有分享那樣的點，然後我才會去想說，我好像也不是這麼的釋懷，就是也不用很鄉愿的去覺得我家很 OK、用那種單向的關係去說服自己。就是有問題也不是那麼嚴重，然後有情緒也不是那麼嚴重。我覺

得是聽你講我才會這樣想。」

當時我一邊驚訝於「我上次訪談，不知不覺間做了這樣的自我揭露嗎？」一邊給小悠這樣的回應：

「其實我那時候是覺得，我真的是很辛苦的在長大，所以有時候也會覺得很不爽，為什麼別人家裡有的你就沒有。可是當你看到你爸爸媽媽很辛苦的時候，你又會覺得，他們很辛苦你不應該要抱怨，你就會因此而把自己的不滿隱藏起來、悶在心裡或假裝沒有。」

這一段對話，算是我在訪談過程中的初步現身，我除了將自身生命經驗「躲起來寫給自己看」之外，也在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中「說」出來了！緊接著就是因為自我敘說的動力開始啓發了，我面臨著研究轉向的掙扎。

* * * 研究轉向的掙扎 2006.2.26

在訪談過程中，我漸漸發現自身的問題、生命的課題並鼓起勇氣、騎虎難下地面對之，但這些糾糾纏纏二十幾年、糊成一團的事件與回憶，我清楚知道這不是在短短的幾個月可以去釐清跟解決，若要在論文中如數處理，可能畢業之日遙遙無期。我想到了我的受訪者，他們花費時間並且基於信任與我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若我最終的論文呈現是聚焦在我自己，感覺很像辜負了他們。

貳、自我理解與自我對話

此部分摘錄數篇研究日誌，觀照自己體內流動的擔心、害怕、畏懼的能量，並且透露出在經過自我理解、自我悅納之後的期許與展望。

* * * 我也是分貝機 2006.2.10

我對於音量的容忍域，比一般人還低。我受不了別人對我大小聲，不管怎樣都不行。

* * * 失落的一角 2006.3.15

這一本圖畫書，我記得是在大一的時候，與一位朋友去逛誠品書店，那位朋友他拿給我看的，我只花了幾分鐘就看完了那本書，可是我這麼多年都沒有忘記過這本書。那時的我一心一意想要找到失落的那一角或是成為別人的一角，後來開始期待自己變成一個小圓滿。最近有一些新的想法出現，這二年來慢慢去對自己做一些了解跟思考，開始知道什麼事情如何影響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或是有什麼樣的行為方式。也就是說我不管是少掉一角的小精靈，或是那切片蛋糕般的一角，我好像漸漸變形了，變大變小或變圓變方，我知道自己在改變，但是也說不出個所以然說怎麼個變法。人呢有成長有改變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是有親密伴侶則更需要智慧去思考如何因應這樣的改變。

* * *反抗的後果 2006.3.17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有一天早上，娃娃車已經到了家門口要接我上學，可是我還沒有換好衣服，因為我媽媽忙到沒有洗衣服，所以我只剩下身上的睡衣跟一件表姊給我的連身裙，從小都是穿哥哥的舊衣服的我，從來沒有穿過裙子，覺得穿裙子很奇怪，我抵死不從、寧願穿睡衣上學也不要穿那件黃色的連身裙，結果，換來一頓雨點般的曬衣架。爸爸和媽媽的互動方式，很簡單，就是爸爸總是大聲罵人，什麼事情都不能好好講，一有不高興就是大聲、罵髒話，而媽媽總是抱持著「多講多被罵」、「多講多被打」的策略默默的承受生活中的不開心。我看在眼裡，知道自己沒有說 NO 的權利，也不太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反正就是乖乖的、把功課寫好、不要惹事、考試考好，爸爸媽媽就會高興，我就不會被打、不會被罵。像我媽媽一樣，我很順從，也很壓抑地長大。這樣的行為模式，直到我大學從社會工作領域中學習到，面對事情的時候，應該要「好好談」、「好好溝通」、「把心裡的想法讓對方知道」，而不是只是自己一味的忍耐跟順從。我從親密關係著手做實驗，某一次與男友的小摩擦裡，在電話裡面，我試著用不哭、不生氣、不罵人的方式來「談」我覺得事情應該是怎麼樣才對，結果對方越講越大聲，我忍不住回了一句：「你幹麻那麼大聲？」結果對方竟然怒吼說：「因為我不爽啊，媽的，幹你娘咧。」當下我再也「談」不下去，立即掛掉電話。我好不容易跨出改變的第一步、開始去表達我的想法，換來的竟是被怒罵，我又往回退縮一步，在人際互動中膽怯和壓抑。

* * *我不是怕人，是怕很多人、怕老師、怕陌生人 2006.3.22

好像是從高中開始，我很怕跟老師單獨講話。印象中，大學四年從來沒有主動找系上的教授單獨談話過，不得已需要跟教授面對面講話，我也只是「恩」、「喔」、「對」、「是」簡單的回答，或是草草講幾句，就腳底抹油溜了。研一上學期，為了作一個期末報告，要去訪問某教育團體的工作人員，我一開始是以 email 聯絡對方，所以沒有特別的感覺，直到要去訪問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開始很緊張，一直在幻想我可以不用去訪問他，到了訪談的現場，對方很熱絡地招待我和一起去訪問的同學，我才慢慢比較放鬆，也可以順著對方的話作一些回應。以「深度訪談」作為論文的資料蒐集方法，其實也是我意想不到的發展。透過滾雪球的方法找到了受訪者，我每一次要聯絡對方的時候，有 email 可用就絕對不直接打電話聯絡，除非是介紹人只有給我對方的手機號碼可以聯絡的，而且總是能拖則拖，總是事到臨頭了才很不甘願的發 email 或打手機給對方約訪談的時間地點。我到約定要訪談的前一天或前一刻，總是一直在想：「如果可以不要訪問多好。」可是很奇怪的是，當我一看到原本不認識、第一次見面的受訪者本人，那種抗拒的感覺就消失了，而且每次訪談過程我都還蠻樂在其中的，對方也都很樂意跟我聊，訪談結束後我也都會心情很好、覺得很充實，我常常在訪談後，在心裡說：「能夠認識這個人，真好。」也許我並不是不喜歡跟人接觸，而是另外一個更複雜的原因讓我很怕老師、很怕人群、很怕陌生人。

* * *新年新氣象 2006.2.10

期許自己成為正面的人，坦率、感謝跟抱歉的話都有勇氣說出來，誠懇的關懷朋友，以正面的態度看待他人的建議

* * *反身自省 2006.3.31 （節錄自訪談之旅期間給好朋友瑤的一封信）

親愛的瑤：

愛自己，其實說得容易，你常常跟我說什麼要多愛自己一點不是嗎？但是我們其實都不知道要怎麼愛自己，找個好男人對你好就是愛自己了嗎？或是找一個很愛的男人，然後對他好，就是愛自己嗎？好像都怪怪的，但是我們年輕的時候，似乎只會這二種模式。

我因為寫論文的契機，開始了一連串的訪談。如你所見，過程很辛苦，我自己家裡也一堆鳥事。但是我在訪談中，遇到很多人，認識了他們，也認識了自己。你也知道，看別人的事情總是清明，看自己的事情總是看不清。

他們的故事總是會觸動我內心深處的回憶，我開始想起來自己的很多經驗，所以我從他們身上一點一滴的看到了自己，也慢慢了解自己。

開始面對自己不想承認的那些負面的情感跟回憶之際，我最近慢慢找回自己的聲音還有感覺。我可以感覺到自己有時想吃生菜莎拉、有時想吃水果冰淇淋、有時想好好泡個熱水澡、找到自己喜歡的沐浴乳香味、發現自己可以感到很舒服的顏色，洗完澡塗乳液時，我知道哪一塊肌肉跟我說他很累想休息，我也覺察到在哪個環境我會比較舒適而哪種環境令我緊張……。這些東西是我以前不會去留意的，於是，才發覺，原來愛自己從身體做起。

參、家庭回憶錄

此部分摘錄數篇跟家庭經驗有關的研究日誌，從這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匱乏」視角，對家庭有一種「相對剝奪感」，以及透露出對家庭與家人的情感。

* * *訪談小晴時，我與小晴談起父母的工作狀況 2006.1.18

我媽都忙來忙去不理我。我們家做生意啊，沒什麼賺錢，然後還要賠，然後還是要做。有點就是，經濟不景氣，然後又被人家倒債。然後就是每天在趕三點半籌錢。她成天就是想說，今天哪些票要到了，就是我們開給人家的支票啊，然後人家就把支票送進銀行裡，那代表說我們要在今天三點半之前把那些錢送進去那間銀行，那張支票的數面的那些錢放到銀行裡這樣人家才能領出來，所以我媽整天就在盤算著，今天有哪些票會進來，然後有哪些人家開給我們的票，人家也會送錢進來，然後那些錢夠不夠去放在那邊。然後我媽她就每天就在盤算著哪邊有錢哪邊有錢，然後通常都是不夠，通常就是要去借，然後每天就是要載著她去向親戚朋友借錢，然後我就會想，這樣冤冤相「借」何時了？就是做生意賺的錢，感覺也不夠付貸款或什麼支出，然後就

是負成長這樣。然後主要來買的，都是那種木工啊，可是他們通常不會付現金，他們都是工地作完了，一批一批，才會一整個付，因為就是工地作完了，那個案子錢，那個叫他們施工的人，才會給他們錢，然後他們才會給我們錢。那木工常常都會溜掉啦，就是拿到錢可能就會跑去花天酒地，就那個錢會一直收不回來。

妳會覺得好像每天會看到很多錢，比如說有人之前欠我們二十萬然後還給我們，那就要馬上把那個錢從這個銀行領出來送進去另一個銀行還給別人，會覺得，我每天都在數錢啊，可是都是數完給別人，數別人的錢。錢都這樣飛來飛去，都不是自己的。那我們又是小本生意，可能賣一片木板才賺個十五元，那可是就會一直有人來買東西，然後又要跑銀行又要賣東西，而且我們閩南人，很奇怪，就一直要拜拜，可能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逢年過節，就是感覺每天都在拜拜就對了，然後我媽就要一直去買菜，一會兒要水果、買金紙、買豬肉，就是怎麼會有買不完的東西。反正成天就是，借錢阿、收錢啊、跑銀行、買菜啊、賣東西、拜拜啊。

我爸媽他們早上七點就去開門，晚上九點半才關門，關門之後就結帳，所以每天結帳到十點十一點，到家都已經十一點了。因為我們以前住在工廠，那現在沒有住工廠，住別的地方。總之就是早上七點就沒看到人，一整天都沒看到人。雖然住在一起，可是碰面的時間很少。碰面的時間可能就是晚上十一點到十二點那種精華的時段，可以一起吃個宵夜，然後他們就去睡了。也難怪他們會一直叫我去工作。而且他們很喜歡叫我去跑腿，因為他們會覺得你每天就是閒閒沒事，就會一直打電話給我，叫我去跑銀行、叫我去買什麼、開車載他去哪裡借錢。

* * * 我與小慈第二次訪談時談到「在學校把自己隱藏起來」 2006.2.13

佩涵：「小時候不是要寫學生資料卡啊，你都會誠實的勾？」

小慈：「就還是勾，但是那種很詳細的關係你不會去描述出來，因為那種東西是很制式的，例如父母的管教方式，我永遠都是勾民主啊，因為他們吵架是他們的事情啊，他們對我還是很民主。在講家庭關係的時候，就是勾普通啊，就是大概用很「沒問題」的方式來呈現那一件事，你不會去呈現你家裡的一些狀況，然後在學校我就是很中庸的一個小朋友，因為我也不想要受到特別的待遇或關心，因為我覺得那是我家裡的事情，其實老師也沒有辦法幫我太多，那有一些情緒的問題，因為我也不習慣跟人家吐露我的情緒，所以你問我我也可能不想講。那你知道又要問我，很煩，所以我就乾脆不要讓你知道。我覺得社工的老師，我很怕他們把我當案主，所以我都不想講。」

佩涵：「對啊，我念社工系的時候，都一直覺得我才是案主吧，或是我家才是案家吧。」

* * * 無虞的渴望 2006.2.24

住在台北的我，在研二時因為沒有抽到學校的宿舍，以通勤的方式上學。因為搭客運算起來比自己開車便宜了三百多元，所以我大部分時候是搭客運來回台北新竹，偶爾才會自己開車。有一天因為起床晚了，所以那天開車去交大，meeting 加上處理工

讀的事情，那天在交大待了五個小時，我也已經做好了當日校內停車費將高達一百五十元的心理準備，想不到我竟然因為搞不清楚狀況，將車停在「教職員工專用停車位」上，被開了一張違規停車的罰單，罰款二百元。開車出校門的時候，我總共繳納了三百五十元。我當時好生氣、氣交大沒有標示清楚、也氣自己沒有注意到那裡原來是教職員停車位，更氣的是，我覺察到我會這麼生氣，原來是因為二百元對我來說是一筆會令我心痛的數目，我一邊開車一邊哭，心裡一直想：如果我是有錢人的孩子，就不會為了區區二百元這麼傷心了，如果我是有錢人的孩子，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名下有一台車(交大申請校內停車證必須車子在自己名下)，就可以申請停車證了，如果我是有錢人的孩子，我就可以不用一直斤斤計較搭客運多少錢、開車油錢是多少、回數票幾張、停車費幾元，可是我不是有錢人的孩子……。雖然我已經很知道要如何開源節流、如何用最少的花費作最有效率的事情、如何在經濟拮据的時候尋求生存的資源，但是我內心仍對「沒錢」這件事情充滿焦慮，並且我也意識到自己對於「生活無虞」充滿了渴望。

* * * 相對剝奪感 2006.3.1

小悠在訪談中提到「相對剝奪感」這個詞，當時我並沒有對「相對剝奪感」這個辭彙特別在意，直到小慈也在訪談中講到了「相對剝奪感」這個詞，我問她「相對剝奪感」這個詞對她來說意義是什麼？她說：「我覺得人很容易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比較忌妒羨慕的心態，就是有那種感覺的時候，我覺得這個詞就會很容易出現。」、「當對方在陳述的那一件事情是一種你奢求的幸福的時候，你就會有這種感受，很深刻、很深刻，所以我一直對這個，我覺得這個詞真好，它充滿了我很多生活裡的感受。」、「我覺得終於有一個詞可以完全表達我的那種，常常的感受。」我也這樣覺得！

* * * 恍如一夢 2006.3.13

三月十日星期六是清大與交大的研究所考試的日期，答應了學弟妹們要當地陪。星期六考試當天，雖然整天在當司機，以及趁陪考的空檔整理我自己的訪談逐字稿，整個人非常的疲倦，但好歹是沈浸在清交校園以及研究所考試的氛圍中，整體來講心情很好。星期六晚上送走了學弟妹們，星期天我和小高開車去苗栗大湖遊山玩水、採草莓以及買土產，晚上回到台北的家，我還開心地分送了小伴手禮給家人。星期一早上，心想混過了一個週末，該是要認真弄論文的事情了，當我已經準備好要專心寫論文的時候，媽媽一通電話打來，說今天還是需要我幫忙跑銀行，我突然覺得好傷心，上個週末對我來講就好像作夢一樣。那些被我拋在腦後丟在台北的，終究是現實，匝不完的支票、跑不完的銀行，那些沒完沒了的負債與貸款，終究是現實。

* * * 我的妹妹 2006.3.10

一種虧欠感；在同一個屋子長大的我們；兩個世界。

* * * Capote 2006.3.15

前一陣子去看了這部電影，名為「冷血」的一部傳記性的電影，描寫美國知名作家Capote在寫「冷血」部著作的過程。其實我沒聽過這個作家、也沒有讀過那本書，在對這個人這本書這部電影一無所知的狀況下進到電影院裡面。電影劇情大要是Capote深入去與一位殺人犯交談，了解殺人犯的成長與故事，作為[冷血]這本書的題材。這部電影裡面，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話是，Capote說：「我覺得我與殺人犯像是從小住在同一間房子裡面長大，只是後來我從前門出去，而他從後門走了出去。」好像有什麼重擊在我心上，好像把我長久以來一直有的一種感覺明確地表達了出來，我想起我妹妹，想到我從小到現在都跟他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我跟他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家裡發生的事件我們都經歷著，同樣的事件卻對我們帶來不同的影響與結果，我發現了。現在我需要進一步好好整理我與妹妹的關係，還有這些事情對我們各自造成什麼影響，把我們的故事串聯起來成為一個更清晰完整的故事。

肆、學校經驗談

此部分摘錄「溝通的恐懼」此篇研究日誌，從文章中可以觀照出我從小到大，在學校教育過程中的不安、溝通與表達的恐懼、自卑感與對人的不信任。

* * * 溝通的恐懼 2006.3.21

我一直知道自己不喜歡跟不熟的人裝熟、不喜歡跟不認識的人講電話、與人談話時無法看著對方的眼睛說話，或者是，當那件事情帶給我情緒時，我無法好好的就一件事情討論。從高中開始，我發現我面對人群時會焦慮，站在台上就會頭暈目眩、冒冷汗、全身發抖。上大學後我漸漸發現，自己對於不熟悉的人際交往模式感到焦慮與壓力。在研究所第二年的某天，我突發奇想，去做了董氏基金會的線上「心理衛生」檢測，結果是我有「中度社交恐懼症」。

我大學時代的好朋友小悠，同時也是我論文的受訪者，她一直認為我的訪問，讓我們彼此都有機會去回顧，過去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如何影響自己成為現在的樣子。有一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信，信上寫說，她在聽一首歌，裡面的歌詞讓她想到我，她隨手抄寫了幾段歌詞：「走進回憶，遇見另一個自己」、「對當初的自己道歉」、「走進回憶，走進問題，才能走出傷心」。小悠寫給我的這一封信，給我這樣的一個契機，去回想這些事件，並釐清那些事件當下所帶給我的創傷，恐懼、不信任、挫折感，即便那些事件已經成為過去式了，但那些情緒其實我從沒有放下，我也開始覺察到，這些像幽靈一樣跟著我的負面情緒，如何影響我的行為模式。對於過去的自己，其實我是有著責怪與不滿的，會想：如果當時我怎麼做的話就不會有那些不開心的結果了。對於現在的自己，我似乎也太嚴苛了，無法接納現在這樣行為模式或情緒反應的自己。這一封信，讓我開始去思考，是哪些事件造成我現在的「社交恐懼症」？我開始回想起以前曾經經歷過的跟「溝通」、「發表」有關的許多事件，好像都是不好的回憶……

國小六年級，我的月考成績總是班上第一名，老師理所當然地指派我去參加班際演講比賽。當時的我對演講比賽的印象只是，好像要上台說話，那反正就是在比賽的時間，帶著墊板跟鉛筆盒去到指定的教室去就好了。我毫無準備、傻頭傻腦的到了比賽會場，才知道，原來演講比賽是現場抽題目，每個人有十五分鐘的準備時間，時間到了之後就上台演說。其他班級的小朋友好像都有備而來，有的已經準備好因應各種題目的稿子，甚至都已經背得差不多了，只消把稿子拿出來順一順，一上台就講得頭頭是道。有位小朋友，穿戴得整整齊齊、像小公主一樣，一上台就用非常標準、很捲的北京腔，流利地像是把早就背好的稿子，唱作俱佳地演說出來，看著那個小朋友，我只覺得好噁心喔、真是做作。在我前面一號的另一位小女生，看起來跟我一樣完全沒有準備，她講了二句話，就在台上哭了起來，後來被評審老師安撫下臺。輪到我了，我學前面的小朋友講了幾句「各位老司、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似六年四班張佩涵，今天我要講的題目似，我最難萬的一天、我最難萬的一天。」接下來就不知道要說什麼了，開始胡謔「有一天我媽媽帶我去兒童樂園玩，然後我們有去坐雲霄飛車，然後天氣很好我玩得很高興。我講完了，謝謝大家。」之後逃下台。那時我還慶幸著想說，還好我有忍耐，沒有像前面那個小女生一樣哭出來。好多年以後，我還清晰的記得，那位梳著公主頭、頭戴蝴蝶結、穿個雷絲襪跟粉紅色皮鞋、一口北京腔的小女孩。因為跟她比較之下，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很俗氣、講話很不標準、穿著很不整齊。

「我以前唸的國中是一個很爛的國中。」高中時，每當我跟別人提起我的國中母校時，我都會說這一句，表面上是因為，升學率很差、小混混很多，其實升學率差那些也許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最近在想，或許是因為，我在那個學校裡沒有歸屬感。

國一入學時，我被編入了五個好班的其中之一。國一升國二的時候，學校再以國一的成績為標準，將成績好的學生集中在二個班級，於是二十四個班級，精密地被分成 A、B、C 三個層次。國一的六次段考中，我有五次是全班第一名，所以，我順理成章地成為「精英班」的一員。

國中的時候，同學們課外的話題是流行音樂、歌星偶像、言情小說，這些都不是我能夠理解的話題，我又不聽流行歌、不迷偶像、不看言情小說，跟同學自然也沒有話題。班上常有女同學因為愛慕男同學，而互相說對方壞話，當時我有一位很好的女同學婷，很喜歡班上的弘，我當時為了證明對弘沒有興趣，竟然笨笨的跟婷說，弘很驕傲、我很討厭弘，之類的話，結果反而被婷討厭，因為我說她喜歡的人的壞話。我太認真在追求課業上的成就，又不懂人情世故，直接當著同學的面說，迷那些人事物很無聊、浪費時間。這麼難相處的一個小女生，也就漸漸被同學疏遠、排擠。後來為了要「挽回友誼」，我開始去蒐集一些偶像的資訊、跟她們一起說別的女生的壞話、開始去「喜歡男生」、在同學面前表現出很不屑老師的樣子，也不敢「違逆」比較常來往的幾個女同學，結果後來又被說是「牆頭草」、「雙面人」、「很假」。我覺得很委屈，為什麼我怎麼作都不對？

但是我在老師面前都是乖寶寶的樣子，成績一直都名列前矛、對老師很有禮貌、

上課不吵不鬧、不傳紙條，隨堂小考肯定都是有備而來，作業從不缺交，上課還會踴躍發言，課外的競賽只要被老師指名參加，我決不推辭。「雖然沒有朋友，但至少我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這是我國中三年來唯一的自我肯定來源。

國中三年，越接近聯考的日子，對成績越是在意，也漸漸放棄什麼「努力跟朋友保持關係」，反正怎麼作怎麼錯。到了國三最後幾次模擬考的時候，同學對我的意義只剩下「他國文比我多二分，可是我數學贏他五分。」、「要不是我不小心寫錯二個字被扣分，不然她哪有可能作文比我高分。」直到國中畢業，台北市立高中聯招放榜，我以全校女生最高分的成績考進了台北市的中山女中，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總分「險勝」我國中三年來最好的女同學 0.7 分，我還沾沾自喜，雖然我沒有跟別人提過，但其實我以此在內心驕傲了好久。我常想，現在如果是我遇到這樣的學生，我可能也會去責怪她這種以考試成績自滿的心態，不過，對當時我的來說，這可能是僅有的自我肯定的來源也說不定，雖然說這些分數上的表現，可能只有我自己在意得要命，其實別人根本不當一回事。

國中時，我經常在午休或下課時間去辦公室，幫班導師作一些雜事、泡咖啡給班上同學喝。有一次，他問我跟班上同學處得如何，我就老實跟他說：「我覺得有些女生很難相處、有些人好像不喜歡我。」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也不知道耶，搞不懂她們的想法。」老師繼續問：「你覺得是不是因為你的成績很好？」我回答：「有可能吧，我也不知道。」結果，國中畢業後，拿回自己的學生紀錄卡，才知道帶我三年的那個班導師，他竟然在某個欄位裡寫著：「覺得自己因為成績好而被同學忌妒、排擠。」看到這一句的時候，我覺得被我的班導師背叛了，我以為他會懂我被同學排擠的無助感，我以為他是肯定我的，結果竟然是，我在學生紀錄卡裡面這樣輕易地被「結案」了。這件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一個陰影，從此我很難去信任老師，我覺得老師對學生都不是真心的。這件事也許是我後來都不喜歡跟老師談話的原因之一吧。

國中的時候，因為我作文都拿很高分，國文老師在上課的時候，要求我站起來把我的作文唸給全班同學聽，以作楷模。我想起國小的演講比賽，心想，我這次一定要好好表現，該捲舌的一定要捲舌，於是戰戰兢兢的唸完我的作文。後來，我得知班上有同學看我不順眼，原因是：我在唸作文的時候感覺很做作。從此以後我只要一上台就會緊張，我開始懼怕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因為我不知道台下那些人怎麼看我、怎麼想我、回頭怎麼說我。

念中山女中時，同學們很喜歡半開玩笑的叫我唸一些很難唸的辭或英文單字，因為她們知道我有發音障礙，「螺旋狀包紮法」我會唸成「螺閒賺包紮法」、英文單字字尾的「s」我會唸成「司」、「fer」我會唸成「ㄔ」。我知道她們不是惡意取笑，我也隨著她們起鬨，可是那些經驗讓我變得更加的寡言，除非在我很信任的朋友面前，不然我通常是不太愛講話的。直到現在，我還是會把「參訪」唸成「參反」。

第一次正式體會到在課堂上公開講話的焦慮跟緊張，是在大三時，選修了一門「健康照顧政策」，課堂的期中要求是自訂主題寫書面報告，並且每位同學有十五分鐘的

時間上台口頭簡報，我當時非常認真的寫這份報告，書面報告得到「excellent」的評分。然而在後來的口頭簡報，我在講台上冷汗直流、手腳發抖，報告得零零落落、結結巴巴，連我自己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下台之後教授對我說：「你今天身體不舒服嗎？你的書面報告寫得真的很好，這次的口頭報告這樣有點可惜。」

第二節 故事在現實和回憶中交錯進行---田野、互動以及我的現身

「故事在現實和回憶中交錯進行」，是我 2006 年四月份行事曆的標語。回顧 2006 年四月，確實如標語所預言，我與受訪者的故事不斷地互相激盪、產生共鳴，彷彿搭乘時光機器，我與受訪者一同往來穿梭於回憶與現實間。

在 2006 年四月，我回到田野做訪談，這階段是訪談的高峰期，其中有一趟為期四天的「中南部訪談之旅」，此行收穫除了訪談本身，我也在這趟訪談之旅中獲得自信與成就感。在此階段的田野訪談中，我向受訪者揭露較多的個人經驗，受訪者也給我許多的回饋與鼓勵，同時我也在後續與受訪者互動聯繫的過程中，將自我書寫的文本與他們分享。本節將分三部分論述：進入田野進行訪談、受訪者給予互動回饋以及我的現身。

壹、進入田野進行訪談

一、我帶著什麼樣的視框進入田野進行訪談

(一) 訪談結構與訪談內容受到教育社會學理論的限制

在進入田野進行訪談之時，我受到論文計畫限制，仍然帶著論文計畫的研究問題與視框，腦中有著教育社會學理論的藍圖，表面上雖是以開放的問題問著求學經驗，事實上卻緊抓著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在進行訪談，得到的訪談結果，不外乎是文化資本理論中，有關經濟資本（例如就學貸款、升學選擇）、社會資本（例如親戚或生命中其他貴人相助）、文化資本（例如家長的教育期待、教育方式、個人表達能力、思考模式、長期視野）三方面，個人在教育歷程中遇到的阻力與助力。

(二) 對家庭的論述著重衝突拉扯與相對剝奪感

訪談中，跟家庭有關的提問，著眼於學校教育與與原生家庭的衝突（例如價值觀、金錢觀的落差、學術的世界父母親不瞭解）；或是認為自己來自非主流的家庭；以及大家族間的比較，是自己努力向學的推力。對於家庭的看法，則是充滿了「匱乏」觀點的「相對剝奪感」，認為「貧賤夫妻百事哀」、將「窮」作為一切不愉快的歸因。最後，跟家庭相關的談論是，想離開這個吵鬧不堪的家，卻又放不下、想回家的矛盾情感。

(三) 消極自我定義

在大學中，有一種孤獨感，認為自己跟同儕有很大的差距（價值觀、消費習慣）等，有一種孤僻的（非我族類就不來往）或變色龍（盡量表現得和同儕一樣）的自我認同。經濟獨立的焦慮和學業成就的雙重壓力籠罩，認為自己不夠好、要更好、要更努力。揮之不去的自卑感、沒自信。

二、田野遊記

此部分摘錄三篇相關研究日誌，可以看出，我透過眾人的協助完成了這趟旅行，並且因為許多人的善意，我在旅途中自我療癒、漸漸解開對人的害怕與不信任，同時對於完成這趟訪談之旅的自己，有了自我肯定與成就感！

* * *一趨集結眾人力量的旅行(一) 2006.3.30

這次旅行是要訪談三位分在位在台南、屏東、台中的受訪者，他們都是朋友介紹的，我本來並不認識。一開始我就知道要訪問到他們，勢必要親自跑一趟中南部。由於我本身住在台北，考量了時間與交通，避免折返跑的時間與費用，我決定要安排成一趟訪問之旅，

第一位是屏東的小如，第二位是台南的小萍，第三位是台中的阿諒，經過來回的商討與他們三位全力的配合，我剛好可以約到了一個不用折返跑、一趟完成的順序，真的非常感謝他們三位！接下來我開始訂火車票、找住宿的地方。在這中間輾轉從朋友那邊聯絡上了高中社團時期結識的外校朋友偉倫，偉倫很熱情的跟我約定，我在台南的那個晚上要帶我四處去吃美食。

路途遙遙、又是一個人，我計畫著火車上、在旅館內要做些什麼來打發時間？首先想到的是我可以趁空檔整理訪談的逐字稿，可是那需要一台筆記型電腦。我有一位大學同學，他答應讓我帶著他的NB去旅行，但我還是有點不安，怕弄壞、弄丟了。哥哥一直知道我想要有一台NB，他在我要出發旅行的前幾天，想盡辦法買了一台二手的NB給我。這台NB對我來說其實有點重量，二手的外觀看起來也舊舊的，而且也很陽春，除了NB本身就只有附一條電源線，其他的配件（例如滑鼠、保護袋、無限網卡）都沒有。但是，我終於有一台自己的NB了，我很感動、很謝謝哥哥。

我平時用的手機是PHS單頻，只有在特定的幾個市區收得到訊號，為了在台南屏東等地區也可以聯絡，我跟小高商量互換手機，他的手機是雙頻的，即便我在PHS收不到訊號的地方，也可以聯絡到我，我也可以撥電話。小高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真的很感謝小高的心意。

訪談要用的錄音筆，都是跟小悠借的，本來這次的訪談之旅也想要跟小悠借，但是小悠這幾天剛好不方便讓我帶到南部，後來我遇到阿洋，隨口跟他提到說：「完蛋了我沒有錄音筆可以訪談了。」阿洋二話不說，很慷慨的把他的錄音筆借我，還說：

「你什麼時候還都可以。」

平常我到台大寫東西，都是借用小悠的研究室或李哥的社辦，出發前一天我在李哥的社辦寫東西，問李哥有關無線網路的問題，因為我其實一直很不懂無線網路這個東西，李哥說要有無線網卡才能使用無線網路，說著就借我一個，如果我到的那個地方有無線網路的話，就可以用。李哥知道我不太會用電腦的東西，還幫我安裝好驅動程式。因為我的工讀金要等到月中才會撥款，我要去拿預定的火車票時，身上並沒有足夠的現金，也是李哥拿出二千元先借我。

出發的前一晚，阿海在網路上傳了一個圖檔給我，那個圖檔是「希望之旅」四個字，他說這是預祝我訪談之旅順利的小禮物。同樣地，我也把阿海的祝福當作旅行的裝備之一，放進背包裡。

搭車到了台南，小萍騎車到車站接我，我們在一家義大利麵館邊用餐邊訪談，點完餐之後我就去洗手間，想不到我從洗手間出來後，小萍已經把餐費付了，我想要拿錢出來，她跟我說不用不用，這是盡地主之誼。在那當下我心情是激動的，對她而言我只是一個朋友介紹、要來作訪問的陌生人，可是她卻願意這樣招待我。後來，小萍還騎車載我到橫越半個臺南市區的住宿旅社，我看著她騎車離去的背影，覺得我真是何其有幸，遇到這麼體貼、這麼熱情的受訪者。

跟小萍道別後，跟偉倫碰頭之前的空檔，我拿著地圖一個人在臺南市區走動，在路上我遇到一棵桑樹，這個季節好像正是桑椹的產季，熟成的桑椹落滿地，被路過的行人踩過，留下滿地紫色的果渣與斑點，我就是先看到這一片斑斕的人行道，才發現路旁有一棵很大的桑樹。對桑樹我是有特別的情感的，小時候木材行後面的空地，就有一棵桑樹，我上小學之前，常常跟我哥一起去那邊玩，特別是桑椹產季的時候，我跟哥哥會拿著大碗公，爬到樹上去採桑椹，採了滿滿一碗公，回到家裡吃著自己採的桑椹，吃起來感覺總是特別甜美。那個桑樹在我阿公去世之前病危的時候，被我爸爸砍掉了。後來我在外面買到的桑椹，那味道總是沒有兒時記憶中那碗公裡面裝盛的那樣甜美。

逛到忠烈祠前面，偉倫騎摩托車來跟我碰頭，他停好車走過來，話都還沒開始說，就給了我一個哥兒們式的摟肩，那一瞬間我整個安心了下來，因為六七年沒有聯絡了，其實我本來心情是有點忐忑的，但是那一個坦率直接的擁抱，讓我之前的不安一掃而空，在這個陌生的城市，有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真好，他的率直與熱情讓我覺得很舒服，很高興在這個旅程中有他的短暫陪伴。

* * *一趟集結眾人力量的旅行（二）2006.3.31

在臺南的那個晚上，我住在臺南勞工育樂中心，大學時期的旅遊中，我好幾次都選擇各地的勞工育樂中心作為住宿地點。這次到臺南，其實我有很多朋友可以幫我在臺南打聽便宜好住的旅社，但是我沒有太多考慮就選擇住在勞工育樂中心，從那邊到火車站要步行半個小時，被問到為什麼選勞工育樂中心，這麼遠？後來想一想，勞工

育樂中心這樣子的地方，帶給我一種「不變」的安全感，即便是不同城市的勞工育樂中心，價位跟等級還有房間模式，也都相去不遠。在異鄉尋找一種熟悉感、安全感，也許是驅使我總是喜歡投宿勞工育樂中心的最大原因。

晚上一個人待在勞工育樂中心的房間裡，整理、盥洗，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明信片來寫，明信片寫完後，拿出彩色鉛筆開始畫圖，圖畫紙也被我畫完了，所有有趣的事情都做完了，夜還那麼長，打開電視，電視播放的聲音更突顯一個人的冷清，只好把電視關掉，想說來打個訪談逐字稿，打了沒多久，才突然發現，這次是第一次自己一個人住在外面！我是常常出去旅行的人，但旅行也總是有朋友相伴，若是自己一個人出門，也是去投宿當地的朋友家，甚至是研一住宿舍，也是四人同睡一間房。在家裡就更不用說了，我與妹妹從小同一間房間，即使妹妹去上大夜班或是外宿，家裡總還有其他家人會在家。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一個人的夜晚，才覺得，原來我是幸福的，即使家人們各自為生活打拼、早出晚歸，有時我唸書到半夜回到家時，全家都睡了，我醒來時，全家都出門了，就算是那樣我也不覺得自己是孤單的。我也想起，在哥哥去當兵的那些日子，爸爸媽媽如果要在工廠待到很晚、甚至直接睡在工廠，不回家的晚上，媽媽總是會打電話叫我早一點回家，說是擔心妹妹一個人在家。我那時候不懂，覺得妹妹自己在家又不會怎麼樣，樓下有門房警衛很安全的，肚子餓自己不會找東西吃嗎？現在才明白媽媽的用心。我每次出門旅行或住宿舍的日子，妹妹總會跟我說：「姊姊你沒有回來，我一個人睡好寂寞喔。」直到我在台南勞工育樂中心的這個晚上，我才明白妹妹口中的那種寂寞的感覺。

隔天中午，我背著重達八公斤的行李，離開勞工育樂中心，步行前往台南火車站要搭火車到屏東，售票小姐拿出火車時刻表為我選擇了轉車的班次，她跟我說把二班車打在同一張車票上面，我拿到那一張車票時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那綠色的車票上面特別標示著「異級票」，我第一次買到直接在月台轉車不用出站的票種，以前雖然常常搭火車旅行，但從沒有直接這樣從月台轉車。我到高雄火車站的時候，距離下一班轉乘的車次時間僅剩五分鐘，高雄火車站有四個月台，我不曉得我要轉搭的那一班車是在哪一個月台，在慌亂之中剛好趕上了我要轉搭的那一班普通車。那時，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昨天一個人住在旅社，今天又一個人東奔西跑地正確地搭上了要轉乘的車次。

* * *與萱的聚會 2006.04.02

從南台灣回到台北的隔天，我迫不及待地與萱見面，想跟她分享我最近的成長與改變，以及喜悅，因為她總是在我最糟糕的時候陪伴我，讓我可以沒有顧慮地安心哭泣。

我與萱分享了，關於一直以來的那種對公開場合以及師長的恐懼，我好像找出了問題的答案，覺得過去的一切恐懼與焦慮好像得到大部分的解答。還有最近感到身體裡面本能的甦醒，我跟萱說我可以知道我內在的召喚與訊息，她說這是我的內在護理師復活了。我覺得自己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前進，不管是身體狀況或是心情，還

有正面思考。我每天都覺得我很幸運，有很多人關心我、對我好，我非常的感恩。連夢境都往好的方向發展，即便夢見那種尋找或迷失的夢境，也可以開口去尋求幫助而不是自己悶著慌張與害怕了。

我還跟她說，我在訪談中（更）認識了許多值得深交的好朋友，也在旅程中遇到很棒的人，還有遇到小佩涵的事（詳見「台中科博館的巧遇」一文），自己也從獨自的旅行中獲得了成就與自信。萱說，看到我能夠笑著說著這些好的或不好的事情，覺得我真的進步很多，她也說，現在的我看起來很有力量、氣色很好，連笑容都不一樣了，也很佩服我自己一個人能做到這樣，因為一般人可能需要心理諮商師的幫助才能把這些深藏在記憶深處的東西挖出來。「明明才一個月沒見面，」她說，「你簡直是狂飆期嘛。」

我自己也覺得，這一段期間我自己變化真的很大。如果我有因此而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那一定是因為有很多人的幫助與支持。

貳、受訪者回饋、我與受訪者的互動

此部分呈現受訪者接受訪問、看完訪談逐字稿之後，相關的回饋與後續討論。並且我自己從整理逐字稿中，喚起更多個人記憶事件，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一邊整理逐字稿、一邊書寫從逐字稿中聯想到的自身歷史記憶。同時我也將這些自我書寫文本分享給受訪者，這個階段可以說是我的中度現身時期。

* * * 阿祐在第一次訪談後給我的回應 2006.3.5

很謝謝你跟我作訪談，我今天跟我爸吃飯聊到這個，其實挺感動的。我爸其實也能接受這些過去，在聽了我講述訪談的過程之後。所以算得上是一個好的回顧與反省。

* * * 阿祐看完我3/23在竹師工作坊分享的文本之後的回饋 2006.3.31

我發現似乎我的人生除了被限制某些部分外，其實是很闊綽的（至少在念書這一方面），讓我很想跟你道謝讓我看這篇生命史，同時也覺得生命史的敘寫，對回顧反省自我是很有用的。

* * * 阿祐第二次訪談時給我的回饋 2006.4.2

我願意跟你一起進行訪談，就是因為我覺得從訪談當中，我真的覺得我可以去反省我自己的生命，對我來說是絕對有意義的，而不是單純說我想要幫助你而已。

* * * 阿祐看完「台中科博館的巧遇」文本後 我們的對話 2006.4.2

阿祐：「我覺得親愛的你的論文已經可以出書了。我真的對於你的書寫很感興趣，我看了也想到以前一些事情。總覺得透過你的書寫，我似乎在尋找過去的自我，以前可能因為缺乏這樣相同經驗的感動，或是什麼的，使我對這些我自身相關的事情，變得很不想去好好爬梳。我覺得應該這麼說吧，對於那種家庭環境不

好，或者是說對自身與他人不同的覺察，是一直以來都藏在我的身體裡面，有意無意地表現出來的，就像親愛的妳會因為要繳350元的停車費而感到難過一樣。只是對於我而言，我希望那些事情不會成為我的burden，在 terms of most people。所以我盡力去表現出我不是一個單親家庭又是勞工階級家庭的子女，可是看了妳的故事之後，我獲得的最大共鳴是一種覺醒，對於自身身份的覺醒，然後那些東西跟電影一樣，開始運轉起來。」

佩涵：「親愛的你的回饋給我莫大的勇氣。」

阿祐：「老實說我也是，很像是兩個相似的人，透過這份論文，一起鼓起勇氣去面對一些事情一樣。」

佩涵：「當時你在訪談時問我說，論文打算怎麼寫？其實我當時沒有辦法回答你，是因為我在猶豫著，我是只要寫你們、把訪問的內容整理整理就好了呢？還是說，要進一步也說出自己的事情，然後，看你們或我自己從中得到了什麼？也就是也將我們之後的改變也當作論文內容。」

阿祐：「我覺得應當是後者。這著著實實是研究者跟受訪者之間的生命史。」

佩涵：「當然。可是這個比較複雜，我自己也需要一些勇氣。」

阿祐：「嗯。不過我很高興的是，能夠因著這個機會讓我們之間能夠除了認識之外，有著更多層度上的接近與理解。就像我看完大黃狗與小佩涵，會讓我想到我國中那一段日子。我真的很喜歡妳的書寫，論文寫完一定要給我一份！作為一個受訪者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在。」

* * * 小慈的敘事治療 2006.4.7

小慈：「我這學期修一門課叫敘事治療，接受你的訪談後，我覺得這種回顧，對我再看待現在的自己，有更多的釋懷，我覺得很有幫助，所以這門課期末報告，我想做自己一些事的回顧，算是自己的敘事治療吧。這是你的訪談給我的靈感。」

佩涵：「你知道我的研究方法是什麼嗎？就是『敘事探究』。」

小慈：「很適合。」

佩涵：「在教育界裡面講『治療』好像有點嚴重。」

小慈：「是啊，我一直都沒修治療的課，是我不喜歡這個 term。」

佩涵：「其實基本方法是差不多的，只是『治療』感覺病理化一點，我一直覺得幹嘛搞得自己好像真的有病，所以我也不喜歡『治療』。」

小慈：「是啊是啊。『探究』很好啊。」

佩涵：「但是『敘說』真的會產生一些可以轉變自己的力量！」

小慈：「對啊，我感受到了。」

阿祐跟小慈的回饋都給我莫大的鼓舞，「很像是兩個相似的人，透過這份論文一

起鼓起勇氣去面對一些事情一樣。」阿祐給我的這一句回饋，非常精準地說明了在訪談的過程中，不論是我、受訪者，我們都從當中得到了勇氣與力量，耙梳自己過往生命經驗的勇氣，以及重新整裝再出發的力量！

參、我的現身

2006年四月，除了訪談、與受訪者互動，同時在訪談中，我也向受訪者就相關議題自我揭露。此階段，經由訪談過程的啓發，我也開始大量的自我書寫，同時也將自我生命經驗回顧的書寫跟受訪者分享。以下將相關研究日誌與訪談對話內容，分成三大類別呈現：學校經驗、家庭故事、自我對話。

一、學校經驗

* * * 訪談小萍時，我的自我揭露 2006.3.30

我最近在回想我以前慣常的行為模式，我會在老師的面前表現得很好，不出任何錯、作業一定準時交，反正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生，但其實我不是那麼乖的孩子，但是我在老師面前一定是很乖的、很聽話、表現很好，然後如果有不小心表現不好，我會耿耿於懷、念念不忘，然後那個怨念會揮之不去，就是我會很在意說在老師面前表現不好。就是我後來一直想、一直想，到底是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 * * 我大學時候都在幹嘛？ 2006.4.19

現在回想我大學時候在幹麻。我覺得最大的錯誤，就是一來就跟一群很有錢的人混在一起，然後搞得自己有點混亂。那時候剛來到台大，就覺得這個地方什麼毛病啊？感覺大家都很強，要嘛就是真的能力很強，英文很好什麼的，要嘛就是家境很好，很有錢，然後什麼爸爸是醫生教授、媽媽是藥師老師。大一的時候，一開始就是跟一群很華麗的人在一群，因此造成我覺得：「自己是怎麼一回事啊？」（否定原來的自己）好像我應該也要這樣才是一個正常人，好像很活躍。但後來想想，大學前二年活得有多辛苦，有一點是強迫把自己推到那個地方，就是會把自己一直弄成好像跟他們一樣，就是你跟他們相處就要努力表現出他們的那個樣子，可是那又不是我本來的樣子。有一方面是想要跟大家一樣，好好相處，尋求一種安全感，不過後來發現這種勉強自己去做的，其實沒有辦法長久，那樣的作法還蠻累的，這些對我來講負擔很大。

* * * 趕不上學校朝會的一個夢 2006.4.22

昨天作了一個很累的夢。夢中，我跟一些同學們趕不上學校的朝會，奇怪的是天色很暗。全校學生都已經在操場排好了，朝會也已經開始了，我們這些遲到的人無法進到隊伍裡面，只能在操場的邊邊「罰站」，柔挽起袖子，露出手上的針孔說，她可以以「剛剛去看醫生」這個理由正當化她的遲到，因此老師豁免了她的遲到，讓她「進場」，我看著柔進場的背影，覺得她背棄了我。我手上搬著厚厚一疊班上同學的作業本，很重，心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以「我在收作業，所以遲到了」當作藉口，得到豁免以進場呢？後來我並沒有這樣做，我繼續在操場的邊邊，遠遠的看著朝會的進行。

現實生活中。高中時候的我，確實是常常遲到導致趕不上朝會，導致在朝會結束前必須要在校門口罰站，或是常常直接背著書包衝進去班級的隊伍裡面。朝會對我的意義，是體制、社會價值觀、社會認為你該有的秩序跟樣子，在朝會這個場合你必須要跟大家穿一樣（整齊制服）、排好（沒有自由）、不能講話（沈默）、即使你身體不舒服、覺得很熱很難受，你也必須強迫自己參加朝會並守秩序（服從這個體制），他不管你有任何先天（我有地中海型貧血，太陽下久站會令我暈眩、甚至昏倒）或後天的苦衷（我就是家裡遠、趕不上嘛）。然而對自己的「不守規定」，我卻又是以結果論的觀點來「嚴以律己」的，我就是自己承擔、接受違規後的制裁，會覺得，即便那些規定再無理，我沒遵守或達不到，不可以找理由或藉口，找藉口或理由好像有損道德，正所謂人窮志不窮。我一直都在用那些我明知道不合理的規準，來逼迫自己達到，或責怪自己達不到。就像夢中的我，明明手上有一疊很重的作業本，我也可以隨便掰個藉口就正當化我的遲到了，但我終究沒有這樣做。柔是我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學。對我來說，柔是高中時期與我共患難的朋友，我一直認為我們都不是那種先天就條件很好、很漂亮、很優秀的人，我們在班上成績都不是非常好，常常互相鼓勵、一起為了成績上的挫折抱頭痛哭。柔後來考上南部的大學，在大二的時候，她被父母安排移民，去了加拿大，雖然有書信往來，但直到現在都沒有再見過面。

二、家庭故事

此部分摘錄數篇當時的研究相關日誌，可以觀照當時我藉由解開跟家庭有關的陰暗記憶，去看過去的家庭經驗如何影響現在，同時看出我對家人的情感，以及想要回家的心情。

* * *台中科博館的巧遇 2006.3.31

今天中午，在台中火車站後站旁邊的 20 號倉庫訪問了阿諒，他也是一個感覺很好的人。我想應該不能說是每一個人都這麼好，應該是我最近習慣將別人的優點放大，但不管為什麼，總之我覺得我在旅程中遇到的人都好好喔。阿諒隨後要騎車回學校上課，我直接問阿諒說：「那可以順便載我去科博館嗎？」結果他也很爽快的答應了（最近我學會，有需要幫忙就直接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大部分的人都很樂意幫忙的）。

想去科博館的原因是，國中畢業旅行的時候來過。我在下午一點時候到達科博館，但是我並沒有立刻進到建築物裡面，我走到了科博館後面的草地，看了一眼，整個回憶就鮮明了起來：我曾經坐在那個台階上跟同學合照、曾經在這塊草地上跟同學玩紅綠燈。這樣想著，似乎走進了時光隧道，看到了一群穿著紫色運動服的國中生在奔跑嬉戲。心中有一個新的念頭，其實國中的時候，我也曾經這樣的跟同學一起打打鬧鬧、快樂的笑著。怎麼到長大了，卻只記得不開心的事情呢？

我從背包拿出 NB 坐在台階上繼續寫我的旅遊日記，寫到在臺南勞工育樂中心的一個人的夜晚那一段，NB 電源不足關機了，只好拿出從臺南帶上來的滷雞爪啃著，

想著：剛剛好像是來到這裡，跟國中畢業旅行的自己碰頭的，像是約定好了十年後再見，結果過了十年之後，真的依約前來了這樣。於是開始異想天開地想著，還有哪個小佩涵在哪裡等我去找她呢？

結果呼喚我的是，躲在木材行舊家房間裡擺放衣服的櫃子旁邊黑暗小角落的六歲小佩涵。

首先要解釋一下小佩涵家裡的格局，小佩涵住在一個鐵皮石綿瓦屋頂的木材工廠裡，所以在工廠裡設計出那樣的一個居家生活的空間是有點複雜的，敬請發揮想像力。

木材工廠的裡面有一個鑲著二大塊馬賽克玻璃的雙開木門，那個門外面是工廠跟店面，門裡面就是小佩涵家的客廳，客廳往更裡面是飯廳，飯廳跟客廳是挑高的，往左邊看，有一個通道，通道左邊是阿媽的房間，右邊是廁所跟廚房，通道底有一個樓梯，上二樓是一個大房間，大房間裡一邊是小佩涵的爸媽房間，一邊是小佩涵還有哥哥跟妹妹睡的地方，大房間有開二個窗戶，一個打開來可以看到工廠裡面的情況，另一個窗戶，開在剛剛客廳旁的通道的正上方，打開來可以俯視整個客廳跟飯廳，在小佩涵的眼裡，那樣的視角讓客廳看起來像一個舞台，演員從客廳木門進場、從窗戶底下的通道退場。

場景介紹完了，我們回到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小佩涵本來已經準備要睡覺了，聽到爸爸喝醉酒後在罵媽媽，很生氣、很大聲，小佩涵跟哥哥躲在二樓房間的窗戶裡面偷看客廳裡發生的所有事情，爸爸開始揍媽媽，旁邊的大黃狗愛湊熱鬧叫了幾聲被爸爸踹了一腳，小佩涵不敢繼續看接下來摔桌子摔椅子的劇情，害怕的躲在房間角落的衣櫃底下，大黃狗也不知道是因為害怕、還是想要來安慰受到驚嚇的小佩涵，跑上二樓跟小佩涵躲在一起。小佩涵覺得她跟大黃狗相依為命，有大黃狗保護她，所以不怕。那可是誰來保護媽媽呢？媽媽會不會被打死掉？要是媽媽死掉了怎麼辦？小佩涵就會變成電視上演的沒有媽媽的小孩？小佩涵覺得應該要去保護媽媽，可是她怕到不敢出去，小佩涵一邊哭一邊抱著大黃狗迷迷糊糊的睡著了，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隔天早上了，小佩涵看到媽媽還活著，覺得很高興，可是媽媽臉上有黑青跟紗布。小佩涵想問媽媽痛不痛，可是怕問了，媽媽就會開始痛，所以不敢問。

我看到小佩涵還躲那裡哭，我跟小佩涵說：「妳還這麼小，不能保護媽媽是正常的，你不要自責。躲起來是正確的，你為媽媽保護了你自己。」

* * * 婚姻、酒醉與罵人 2006.4.6

我跟妹妹從小睡同一個房間。妹妹最近幾年開始抽煙，她平時跟朋友出去玩，偶爾也會喝點小酒，或是睡前開瓶啤酒當飲料喝。對於她抽煙喝酒的行為，我並沒有非常強烈的反對，可是，我可以清楚感覺到，當妹妹喝得醉醺醺回家，而我必須在同一個房間裡面，面對這樣一個醉醺醺的人的時候，我是非常不舒服的。一直以來，對於喝醉的人，我非常的反感的，我討厭跟喝醉的人說話，因為他們根本意識是不清楚的，我無法忍受喝醉以後展現出沮喪或悲傷的人，即便是喝完酒以後興高采烈的人，

我也會感到很反感。妹妹最近幾次喝得醉醺醺回家，我才終於發現，喝醉酒的人會帶給我這麼大的情緒，是因為這個酒醉的人的形象，跟父親的身影重疊了。

從小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非常嚴肅的，他看到我把腳翹在椅子或桌上時，就會對我說「一個查某咽仔哪按呢坐沒坐相」，父親即便是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椅上看電視，也總是挺直腰桿端正地坐著，父親有讀到大學畢業，他也常以知識份子自居，說一些道理給小孩子聽。我不懂這是誰教他要這樣端正節制的，但小時候的我看到這樣的父親，心裡的感覺是很尊敬的。

這樣值得尊敬的父親形象，也不斷地與另一個父親的形象交錯出現，那就是，一個喝醉酒後滿臉通紅的父親。父親喝完酒之後，最常作的事情就是把母親或是我們幾個小孩叫到跟前去「訓話」、「講道理」，有時心情不好時就會罵人，一直罵，好像家裡所有的不順遂或困頓都是我們不乖、或是媽媽做錯了什麼事而帶來的。媽媽年輕的時候，偶爾會回嘴，父親就會怒罵說「做生意的代誌，妳查某人懂啥？」媽媽不是沒有讀過書，她至少也是高職夜校畢業的，在當年已經算是很不錯的學歷了，父親這樣說媽媽，讓我覺得，好像只要是女人、是老婆，就是沒知識、只會燒飯煮菜洗衣服。而回嘴的結果通常會演變成拳腳相向、摔桌子摔椅子的局面。

我很害怕喝醉酒的父親，很怕會被叫去訓話，所以我很會察言觀色，看到情勢不對勁，就會趕快躲到房間裡面裝唸書，而且，平常更努力維持良好的表現，這樣就算父親喝醉酒，也想不到什麼可以訓我的，所以我一直很乖，會去揣測作些什麼事情，父親可能會比較滿意、高興。這樣的努力讓我在大部分的父親喝醉酒的時候，都倖免於難，可是我還是會一直聽到父親在訓斥媽媽、跟哥哥講道理、叫妹妹「卡認真」的話，常常都是妹妹在客廳邊被念、邊哭，而我也在房間裡邊聽邊流眼淚。即便是到了現在，我們都已經長大了，我還是非常害怕喝醉的父親，只要父親喝醉了，我就會很焦慮，然後盡量躲在房間裡。

小悠在訪談中提到，她的男朋友說她簡直就是一台分貝機，對她講話聲音只要超過了，就會嗶嗶嗶。我聽到這個比喻的當時，並沒有特別的感覺，直到在我某一天，我鼓起勇氣想去跟男朋友小高談一些二個人相處應該如何，而小高竟然因為焦躁難耐、一時氣憤，大聲罵我一句髒話，相較於生氣，我強烈地感到的，竟是巨大的恐懼與焦慮，才知道，我也是一台分貝機。而且，那一瞬間，我覺得彷彿是，我與小高，在那個客廳的舞台上演著當年媽媽與父親的劇碼。

那個罵人事件後，過了幾個月，我作了一個夢。夢中場景是台大社會系館的大教室，教室中坐滿了上課的學生，我坐在第一排最靠近門邊的位置，而我的男朋友小高也在同一間教室裡面，坐在最後一排最靠近窗邊的位置，也就是距離我最遠的斜對角位置，上課的教授在講台上，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說我跟小高二人是「以後準備要結婚的班對」，夢中的我非常生氣，立刻起身衝出教室，朋友們追出來找我，我躲起來不想讓他們找到。我醒過來，想起剛剛作的夢，一頭霧水，我在當天的日記裡，寫著「我到底生了什麼病？對於婚姻，我到底又有什麼恐懼？」

四月初，跟以前大學系上的棒球隊到台中去參加全國大專社會科系壘球賽。其中有二位學弟因故起了爭執，他們都只小我一屆，所以我跟他們都算很熟，他們沒有當面爭吵，但心裡都對對方充滿怒氣，後來學弟A因為太氣了，就對著我罵，說他覺得學弟B怎麼樣怎麼樣，所以他才生氣，我心理知道他不是在罵我，但是我當下還是當機了，那股熟悉的焦慮，讓我一時啞口無言。跟我很要好的一位男同學小畢見狀，走回來斥喝學弟A說：「你現在這樣生氣有意義嗎？」隨後小畢跟學弟A二人就一來一往、大聲的「交換意見」，那場面真的很像二個大男生在吵架，我當時只能站在旁邊，想辦法收拾我剛剛心中大爆炸般的恐慌與焦慮。雖然我很感謝小畢那時來幫我「解圍」，但後來我看到小畢時，想到的竟是：「這個男生，即便跟我再好，他也是一個會大聲說話的男生。」

經歷了這個莫名被牽連的爭執事件，我確定自己真的是一台分貝機。然後我開始想，為什麼我對大聲說話的男人，會這麼恐懼與害怕？而我那男朋友的那一罵，與我後來作的那個恐懼婚姻的夢又有什麼關連？記憶中揮之不去的父親跟母親的相處模式，究竟對我造成了什麼影響？

* * * 我母親人生的縮影 2006.4.8

今天去店裡幫忙，有一位在海總服役的男生，他好像是部隊裡的總務，他們採購都來我們家買東西，今天來付上個月的貨款，其實我也常碰見他，不過他今天看了我二眼，跟我媽說：「阿姨，這是你女兒嗎？」、「長得蠻漂亮的」。我就在想，明明見過好幾次面，不能因為我之前都戴個眼鏡、又披頭散髮你就差別待遇這麼大。但我想我媽應該不想答腔吧，因為那個男生也是住在附近的「同業」的兒子。這個事件雖然看起來是小事，可是意義深遠，裡面有我媽跟我人生的縮影。每次我到店裡面去幫忙，有一些木工師傅或是同行的業務看到我，都會詢問一下，但我媽都用「擋在讀冊」敷衍過去。小表姊去年底結婚，我和父母親去吃結婚喜酒，表姊夫長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人看起來也沈穩可靠，回家後，我媽也這樣誇獎表姊夫，但是她最後補了一句「可惜，嘛是作這途 A」。我在想，我媽跟著我爸辛苦大半輩子，在這個烏煙瘴氣、充滿木工檳榔與酒的環境裡，她肯定是不希望她的女兒，唸書念了半天又嫁給一個「做木」的，所以常常有一些同業的業務或木工，詢問我的年齡或婚姻狀況時，我媽的反應都很一致地冷淡。

* * * 大雨的日子 2006.4.15

四月初的春末午後，我與阿海約在台大舟山路旁的農產品展示中心進行訪談。那天一直下著大雨，我們縮在農產品展示中心的屋簷下訪談。訪問尾聲，阿海突然問我「妳喜歡下雨嗎？」我第一個反應是：「我不喜歡。」他又問，那打雷呢？我說我也不喜歡打雷，我會怕。其實我也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沒來由的不喜歡下雨或打雷，只知道並不是因為什麼下雨很麻煩之類的理由。

頭一次覺察到下大雨時獨自一人的不安情緒，是在大四那年。那個夏天午後，下

起了大雷雨，我在打工（做花燈）的地方，其他人都有事出門，我一個人在屋子裡糊著花燈。那天原本就在下著雨，但是一個人的時候，才感覺到那種大雨滂沱帶給我的不安感。雨打在鐵皮屋頂的那種急促的答答聲，讓我很焦躁，我一直在胡思亂想：如果有壞人衝進來，雨聲這麼大，有沒有人會聽到我呼救的聲音？如果房子開始漏水，我要拿什麼來接水？如果淹大水，我要怎麼搶救這些花燈？如果回家的路上淹水導致交通中斷，我是不是就回不了家了？其他下著大雨的日子。如果我在屋子裡，我會一直想：會不會淹水？路上車禍一定很多吧？那些流浪狗應該會找地方躲雨吧？又有幾千幾百隻的蚯蚓要被踩爛了吧？如果我正在騎車或開車，我會戰戰兢兢神經緊繃：車子會不會打滑？前面的車子會不會突然打滑，然後我撞上去？車子引擎會不會進水？會不會熄火？會不會視線不良，然後有車子沒看到我跑來撞我？如果我正在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我會想，那些機車騎士真的很辛苦；女孩踩著高跟鞋會不會容易滑倒？是不是有人忘了帶傘正在淋雨？

大雨帶給我的不安感，我想應該不是因為我是悲天憫人的人吧？

從國中開始，每到下豪雨的日子，木材行總是會從天花板漏水。有些地方是小小滴，可以用臉盆或水桶來接，有些地方就很誇張，像瀑布一樣，只能用木板蓋住辦公桌，讓水流到旁邊的地板上，我們小孩子再拿著掃帚跟畚箕將水掃起，一桶一桶往外倒。那時候開始，只要下大雨，我就會想要趕快回家，覺得要趕回家幫忙接水掃水。而且，我會覺得我的爸媽在家裡「淋雨」。

小時候，颱風要來的時候，爸爸都要忙著作「防颱準備」。第一個就是爬上木材行的石綿瓦屋頂，在屋頂上壓重物，避免石綿瓦被吹起來，爸爸說，石綿瓦屋頂要是有一片被吹起來，就會整片一起被拉起來，每次作颱風的時候，我腦中都有一個畫面，就是屋頂整個被風吹走，我們家沒有屋頂。防颱準備第二樣重點，就是把木材行裡面所有的木板木材都盡量疊得高高的，爸爸說，如果淹水淹進來的話，這樣可以將損失減少到最低。聽媽媽講，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三重曾經做大水，那時候我們家後面放的幾十根大樹幹(木板木材的原料)全都被水漂走了，家裡的人四處去找，才找回一部份的木頭，其他都被別人「撿走」了。颱風更大，就會放颱風假，對一些上班族來說，可能是求之不得的意外假期，小孩子的我當然也會因為不用去上學稍稍的高興，但是，更大的是恐懼，每次看到穿著雨衣戴著鴨舌帽的父親爬上屋頂去作防颱的時候，我都會很怕父親被風吹走或是不小心滑落屋頂，我也很怕會淹大水，又把我們家拿來賣錢的木板木材泡壞，失去父親跟生財工具的恐懼，讓我怎麼也無法體會國文課本裡面寫的，什麼颱風天點著蠟燭的趣味與新奇。

近幾年只要遇到挾帶大量水氣的颱風，三重地區就會淹水。2004 年，那時我們已經住進位於 12 樓的「新家」，但是木材行還沒搬。那一年的颱風，引起三重地區大淹水，從新家到木材行的路上整段路都淹水，水深的地段甚至淹到我的腰際，作颱風的那晚，爸媽晚住在木材行裡，我跟妹妹在 12 樓的新家裡，哥哥那時在金門當兵，雖然有妹妹作伴，但我還是無法安穩的睡在房間裡面，於是拿著棉被枕頭到客廳，心想

跟神明（我家客廳有擺放神桌）一起，比較不會怕。隔天早上，我和妹妹二個人以「探險」、「勘查災情」之名穿著雨衣拖鞋短褲出門，其實目的地，是木材行，雖然爸媽在電話裡面說沒什麼事，叫我們不用過去、待在家裡就好，可是我心裡還是放心不下，從樓上看下去，每條路都在淹水，木材行怎麼可能「沒事」？一路上各式各樣的漂浮物隨著水流經過我的腰際，雖然穿著雨衣，但總是一陣一陣噁心，還有死老鼠飄過去，但是想要趕快到木材行去的那種急切，驅使著我蹣跚向前，到了木材行，媽問說：「怎麼跑來了？」我們開玩笑說：「出來探險。」心裡對父母以及「家屋」的擔心，其實是很難說出口的。後來發現，水都淹到客廳裡面了，整個地板都是黃泥，還說沒事呢，明明很糟糕。

三重地區自從開始捷運施工後，淹水的災情就不斷，即便不是颱風。尤其是台北橋或忠孝橋附近，淹水嚴重的時候，摩托車是無法通行的，對以摩托車代步的我，那就是一種交通中斷，會讓我回不了家。**我很害怕回不了家**，其實就算真的回不了家，借住在台北市的同學家也不是不行，但是基於前面所寫的那些漏水、淹水的問題，我會覺得在這樣大雨的日子，我更要回家。大雨伴隨而來的，傷病、死亡、耗損、災難、無法回家、想要回家的焦慮。也許才是大雨令我不安的原因。

* * *什麼是正確的事？ 2003.4.18

一個月前，我聽著阿海在講屬於他的五塊錢的故事時，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是如何地五味雜陳的，那種難以言喻的感覺，我想起了，那張一百元鈔票……

某一天下午，我到店裡去幫忙，那時候店裡有很多客人，大家都忙著作自己的事情，因為我不會賣店裡的東西，那些五金材料、木板建材對我而言太陌生了，我只能站在旁邊發發呆、跑跑腿、包包貨。正當我在發呆時，我媽突然眼神示意，我循著她的視線看過去，地板上有一張折疊起來的一百元鈔票，我第一個反應是，那可能是剛好站在旁邊的那位客人不小心從口袋裡面掉出來的，我才想完這句話，我媽小小聲說了：「緊惕企揀起。」（趕緊偷偷的去撿起來）聽到這句話，我像是突然回到現實世界一樣，衝過去把那一百元鈔票踩在腳底下，環顧四周，確定了沒有人在注意我，馬上把鈔票撿起來放進我牛仔褲後面的口袋，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像是我偷拿了什麼東西一樣。我走回去我媽旁邊，正想把一百元鈔票拿出來給她的時候，我媽說：「黑一百塊乎你作所費。」（那一百元給你當生活零用）那時候我心裡竟是很開心的，因為一百元對當時的我，真的可以用雪中送炭來形容。得到一百元外快的這件事情，現在想起來，除了短暫喜悅，還有一種繚繞複雜情緒。

還記得小時候，學校上生活與倫理或是公民課，都教導我們要「拾金不昧」，甚至我還記得國文課文裡面就有一篇，幫忙顧店的小妹妹，特地衝出去把客人多給的十塊錢還給那位客人，客人誇獎她「真是一個誠實的小女孩」。當你從小讀到的都是這一類的課文，潛移默化之下，讓人覺得拾金不昧是美德。那一張一百元，讓我真正明白，課程社會學裡面所說「教科書內容遠離市井小名的真實生活」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在媽的生活世界裡，如何開源節、流維持生計才是有實質意義的事情。

* * * 訪談阿海時，我與阿海談起我的妹妹 2006.4.10

我跟我妹差三歲，同一個國中畢業，然後我從小就是一個成績很好的人，都是考第一名，然後國中的時候都是考全校第一名，然後因此變成蠻有名的學生，我以為反正我畢業就沒事了，可是在我畢業之後，我妹就去念了同一個國中，國中不大，老師都會知道誰是誰，我妹就會常常聽到老師跟她說，妳姊很厲害啊，妳真的是佩涵的妹妹嗎？怎麼差那麼多之類的，然後我妹心裡面就會充滿了髒話。我會覺得，雖然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會覺得我成績好又不關你的事，我也沒有說要拿我自己的成績跟你這個妹妹作比較，可是，後來我才知道那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妹其實很在意這件事情。

但是她其實也不會跟我講什麼，因為我在家裡是一個很好的姊姊，就是我對她很好，她想要什麼我也會買給她、她心情不好我會聽她講、然後我也會幫她隱瞞一些事情這樣子，所以她，我覺得我對她好反而造成了她的負擔，造成她沒有辦法恨我，可是她心裡面明明不高興，所以她就一直很抑鬱的長大吧。

她國中畢業之後又考上私立高職，私立高職念一念又休學重考，然後又考上高職夜間部，然後相較之下我又考上了大家很喜歡的高中、大學、研究所，而且又是國立的。其實我後來才慢慢去想我妹妹的感覺，就是，作為這樣子的一個姊姊的妹妹，她應該心裡面還蠻百味交雜的吧。

重點是她不能恨我，如果我是一個很討厭的姊姊就算了，她就可以大辣辣的恨我，也不會充滿了壓抑。在最近一、二年，她才慢慢跟我講她心裡的想法，有一天她喝醉酒回來，我知道她常常在外面喝酒，因為我們家是心情不好什麼都是在外面解決，然後回來就裝沒事，我們的情緒不會帶回家。然後有一天她就回來，醉醺醺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問她「妳幹嘛？」因為我以為她失戀什麼的，確實是失戀啦，然後她失戀的原因可能是她的女朋友跟她講了什麼重話吧，就是妳要好好努力、不要成天混吃等死、有的沒有的，然後她就心情不好在外面喝酒，然後我就問她，不問還好，一問就失控了，她就跟我說，她覺得她從小就被家人瞧不起、她覺得爸爸媽媽都不愛她，她覺得，反正她什麼都爛，又不會唸書、又愛抽煙愛喝酒，簡單來講就是她把所有情緒一股腦倒出來，她就這樣全部跟我講完之後，我才真正去發現，我以為我自己優秀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原來影響到她這麼多年來的人生，原來她這麼多年來都悶悶的，但是她也不能對我怎麼樣。

三、自我對話

此部分摘錄一篇研究日誌以及一段訪談中的對話，可以看出，我想要「被看見」、「被肯定」的慣性與渴望。

* * * 與阿海談起我的烏龜 2006.4.3

會想要養烏龜，應該是為了滿足我想要被看見的心情。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這麼

平凡的人，默默的在家裡長大，爸媽也因為工作太忙不管你，我就一直覺得自己被忽略地長大，從小我就很乖、自己會唸書、不惹事、不哭鬧。上有哥哥，傳統家族裡男生比較受重視，下有小妹，我妹在大人眼中，是屬於比較需要操心的。我用盡心機地想要成為一個好孩子，想被肯定、被看見，可是還是一樣呢，只有烏龜跟狗，會好好的看著我、只看我。我總覺得我爸媽他們從來不知道我的苦，就像那時候我每天都想一頭撞死，但是他們只是不斷的叫我去醫院、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台北、去幫忙，然後我就遇到一隻一心一意看著我的烏龜。

* * * 訪談阿祐時，我談起我「求外在肯定」的慣性 2006.4.2

因為小時候，成績好大人就會誇獎你，然後你考上好學校就會被誇獎，可是長大了就會發現，這樣好像已經不夠了，已經無法構成你被誇獎的一個理由了，所以會覺得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了。我從小就是，在玩這個升學的遊戲啊，在這個遊戲裡面我玩得很成功，然後就會得到很多的誇獎，長大了以後就覺得，他們對一個成功的小孩的要求已經不只是你考的好就好了，你還要有辦法一邊賺錢啊，或是要有辦法有一個好的工作或收入，我就覺得很難過，就覺得，啊，我還要繼續努力這樣。

回顧我以前就是一切都太順利了，國中畢業就考上公立高中，高中畢業之後就考上國立大學，畢業之後就考上國立研究所，就這樣一點都沒有拖延、一點都沒有繞遠路，反正就是這樣一直上去，然後都是國立，都是第一志願這樣，就覺得這樣好像有一點缺失，不是說照著爸媽給我排好的路，而是說照著一個好像社會覺得可以誇獎的一條路，這樣去走，然後自己都沒有想到說自己到底要幹嘛，然後我到了研究所之後才有這種反省。

我會想要去考公務員，那可是並不是說我真的很熱愛當公務員，就是也是一個，你家裡的長輩覺得是一個 OK 的，然後又是一個很穩定，又是一個他們心目中覺得是一個理想的工作，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應該要去考，才是一個 OK 的人，就是才符合他們的期望、才不枉費我這樣念很多書什麼的。

第三節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裡都有自己不願意面對的那一面、甚至很多面 -----自我省思與沈澱期

2006 年五～六月，若照著研究計畫階段的想法，此時我的田野訪談應該已經結束，將訪談所得的資料整理、分析之後，就可以順利畢業，但我心中有一個不願意的聲音，我不願意就這樣把田野訪談逐字稿分析分析就畢業了，總覺得應該還要再多點什麼，卻又說不上來應該要多點什麼。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裡都有自己不願意面對的那一面、甚至很多面」這是我行事曆上 2006 年五月份的標語。這段期間持續每週一次參與阿花老師主持的論文寫作工

作坊，藉以沈澱，將訪談所得沈澱、將自我生命書寫沈澱，同時將重心轉向自己，作自我省思，也是從這裡開始，我的研究才真正開始準備好轉向自我生命敘說，去面對自己不願意面對的那一面、甚至很多面。

壹、沈澱千變萬化的田野歷程、準備好轉向敘說

Clandinin & Connelly (2002/2003) 指出：「建構與閱讀現場文本，使研究者得以暫時離開此種親密關係，也就是說，現場文本使得這種來回往返於陷入戀愛與冷靜觀察的動作成為可能。」藉由此階段整理逐字稿、回顧田野訪談過程，我終於得以沈澱，這麼一沈澱，才驚覺，我得田野歷程真是可以用千變萬化來形容，其中有我的變化、參與者的變化還有研究關係的轉變。

就我自己而言，我清楚感覺到，自己思緒清明、回憶就像泉水不停湧出，同時在整理回憶的過程中自我理解、自我悅納。

就參與者的變化而言，受訪者會跟我提及他們在接受訪談後的轉變與感想，他們會常常想起訪談時說過的事情、又想到別的事件或回憶；藉著受訪機會耙梳過去生命經驗，並進一步化作實質的生活行動，例如：小慈以自我書寫作為敘事治療課堂之期末報告、阿海開始學習使用敘事式的思考來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等等。

就研究關係的轉變而言，我與受訪者之間，基於對彼此的認識及信任（受訪者也看過我的自我書寫文本），其中幾位受訪者會以 MSN 或 EMAIL 與我討論、分享彼此生命中有共鳴的經驗，我得以從他們的故事中看見我自己、他們也從我的故事中看見自己。其實在這階段，受訪者們給我的不只是「描述性的資料」，也給我新的想法與力量。我們之間變成一種「合作關係」，也就是說，我預期我的論文，將會是一個 Creswell 所定義之「協作的傳記」（引自黃月美，2005：32），受訪者與研究者共同進行有關家庭與就學經驗的描述與詮釋，這種合作關係，將自我敘事從生活故事轉變成生活史，將自我敘事轉變為詮釋生命故事。

貳、自我省思：我們如果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就會知道自己該往哪裡去。

回顧自己從通過碩士論文計畫以來，是怎麼一路走過這一段研究過程，突破焦慮與抗拒、從千變萬化的田野全身而退？接下來的研究要往哪個方向走呢？我開啓了以下的自我省思。

一、從何而來？---談一路上的支援與資源

不只是五～六月這二個月，整個田野的過程，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自我省思的歷程，想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出身何處）？想知道自己該往哪去？這個過程中，我得到

許多支援與資源，例如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朋友的陪伴、以及受訪者的回饋。

在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裡面，每個人輪流當主角、分享自己的文本，雖然我因此被迫開始書寫自我文本，但藉著書寫梳理「一團混亂、打包在黑箱裡」的人生，那些被壓抑著、無處可去的眼淚與情緒也得到了出口，剛開始參加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的幾週，我每次回家路上都會一直哭。我告訴自己：「脆弱與崩潰是被允許的、身心的反應會告訴你什麼是需要的、什麼是不需要的。」並且在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的參與過程中，我有一個很大的體悟：「很多無法說出口的事情，即便明知道說了也不會怎麼樣，但總是要到了真的有機會說出來之後，才真正明白，說了真的不會怎麼樣。」

朋友的陪伴也是功不可沒，沒有朋友提供的所有物質或金錢的協助，我不可能一路這樣走過來；以及後續從前期受訪者那邊得到的回饋，當受訪者跟我說，訪談讓他有機會去看過去的經驗如何影響現在的行為模式，我會覺得「這樣有互相幫忙到，而不是我單向的巧取豪奪！」或是當阿祐跟我說，訪談後與他的父親分享、對過去的經驗得到諒解時，我才覺得：「這個研究還挺有意義的嘛！」這些都讓我有了繼續往前走的力量。

二、要往何處去？---本階段的自我省思

* * * 回交大分享我的研究歷程 2006.05.02

今天去交大與學弟妹分享我的研究歷程。一切順利，講了很多做研究以來的心路歷程，還有講了小佩涵的故事以及腳會縮起來不敢給人家看的故事。整整三個小時，我都沒有哭耶！連鼻酸都沒有。我真的有很大的長進，以前的人群焦慮症狀沒有出現，我感覺更加有力量，也能夠用更寬容的態度去對人對事。還有，得到很好的回饋，所以心情很好。

* * * 阿花老師的一段話 2006.05.05

人為的歸因總是可以被檢驗與修改的，這也是我們做敘說探究的方法原則，持續去檢視自己的歸因方式及其效果，從而改變自己的敘說與行動，我想這是保持自己的心靈開放與自由的一種途徑。

* * * 論文寫作工作坊日誌：2006.6.15

今天分享的伙伴是一位四十幾歲的媽媽，她有許多社會角色，但我感覺她最 enjoy、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媽媽」。從她的文本與敘說中，我看見「那個年代」的價值觀、信念、規範……等無形的力量形塑了她周遭的人事物，以及形塑她自己、影響她如何作爲。她有一個（用我的話來形容）「參與度很低」、「消極」、「沒有責信」的先生，若以那個年代的社會脈絡，並且把先生的成長背景也一併考量的話，似乎也

不能以「個人歸因」來責怪那樣子的一個男人。這是我在這個工作坊中學到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我們必須多方地，從你的、我的、他的不同角度去切入、並且將脈絡考慮進去，去理解發生的每一件事，這樣我們會更有力量去包容、接納或理解那些也許會帶給你情緒的人們與事件。我帶著這樣的視角，去看待發生在我自己家庭的故事時，一些質疑與不滿。轉而能夠以理解與諒解來取代。然後，審慎地讓自己不要再製那些會讓自己不舒服的模式或事件。知道自己往何處來，就更知道自己該往何處去。

今天分享的第二位伙伴，她之前每次讀我分享的文本都會哭泣，今天一開始，她就先謝謝這個工作坊的每一位伙伴，她表示在之前她的身心狀況很差，在「復出」寫論文之際，在這個工作坊裡面，每個人所說的自己的故事，讓她慢慢找回力量。在她分享完之後，我們輪流給她回饋，她對我說：「在佩涵給回饋之前，我要先特別感謝佩涵，妳的文本每次都能牽引我，我有很大的觸動，並且給我新的力量。」阿花老師也補充：「她剛『復出』的時候，心中充滿不安，剛好一回來參與，就是佩涵的分享，有許多共鳴的點，就搭上線了。」我覺得非常高興，能夠因緣際會地碰巧使她「搭上線」，然後讓她繼續留在這個工作坊。這位伙伴她是幼稚園老師、二個孩子的媽、正在懷第三個孩子的母親，阿花老師說了一句：「又要教小孩、又要養小孩、又要生小孩。」真的很妙。我覺得母親真偉大，應該要好好孝順媽媽，還有尊敬身邊的每一位母親們。

參、那可能美好的未來

「那可能美好的未來」是我 2006 年六月行事曆上的標語，現在回顧，確實，未來真的可能美好，我當時是這樣相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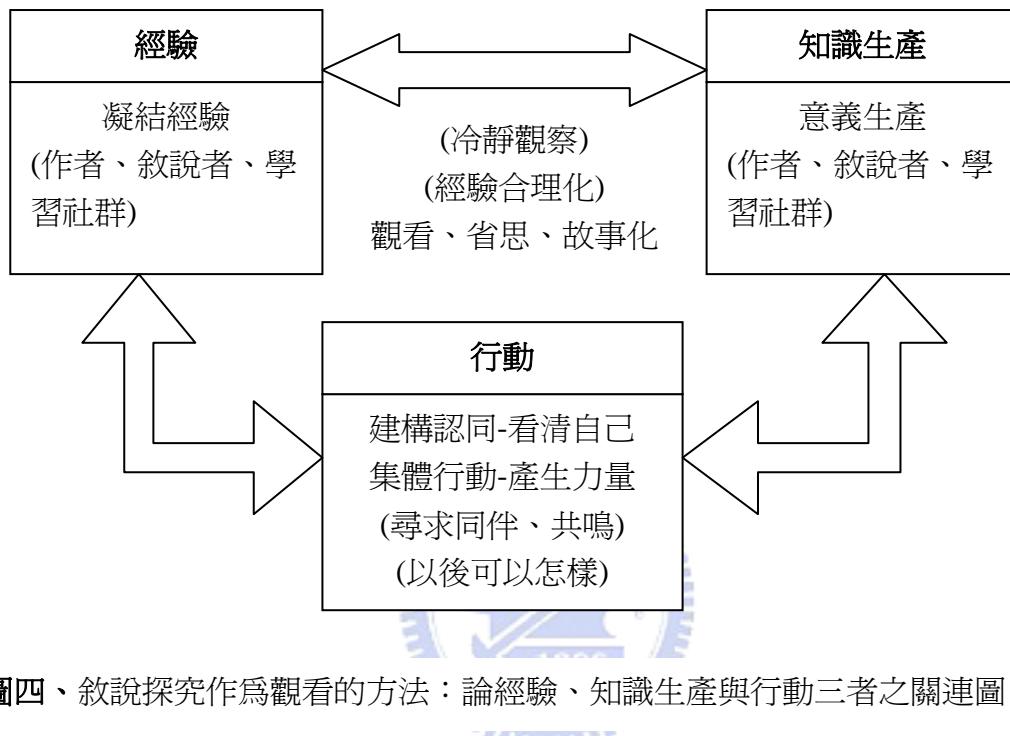
某次我在阿花老師的論文寫作工作坊分享完文本以後，伙伴們給我的回饋，給我很大的體悟，他們說，我能在這麼艱辛的環境下，還能將自己打點得好好的、還能夠有這麼多朋友願意對我提供需要的任何資源與幫助，實在非常厲害。我從只能看見自己的「匱乏」到能夠看見自己的「富足」，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當次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這樣一句：「過去如何影響現在？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影響？」我開始能夠用正面的觀點去看待過去的經驗，因為那些經驗使我更堅強、更有韌性。

我在 2006.4.2 訪談阿祐時，曾經提到這樣一段話：「這樣一路訪問過來，即便是再怎麼奇怪的家庭，什麼單親、再婚、或是家裡每天打啊吵啊鬧啊罵的，這些孩子們，還是離不開家耶。雖然說那個家再怎麼烏煙瘴氣，或者是說離家很多年了，在外面求學啊什麼，想盡辦法不要再回去，可是最後，還是會有一種羈絆，還是會想要回去。」其實這也是我的心情，作為一個心境上離家多年的孩子，我其實很想要「回家」，但是「回家也無法改變什麼」的無奈，一直困擾著我。阿花老師回應其他伙伴的家庭文本分享時，提到：「無奈本身是不容易解決的，做你能做、該做的事。」這句話也給我很大的鼓勵，我覺得，我可以回家！

第四節 田野歸來後的研究視框與自我定義

壹、敘說探究作為觀看的方法

2006.5.2 回到交大，在致嘉老師的質性研究法課堂向學弟學妹們分享我的研究歷程，我們一起將我的這一段敘說探究的研究歷程，整理而成圖二所示：



圖四、敘說探究作為觀看的方法：論經驗、知識生產與行動三者之關連圖

敘說探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故事與經驗（作者的經驗、敘說者的經驗、甚至進而擴展成整個學習社群的經驗），經過觀看經驗、省思經驗、故事化經驗之後，將這些經驗合理化，對於作者、敘說者、學習社群而言，即是一種知識生產與意義生產的歷程；並從這凝結經驗與意義生產的過程中，得以看清自己、建構自我認同，進一步在尋求同伴、產生共鳴的行動中，產生力量，促發下一步的行動。

從一開始對論文轉向的焦慮抗拒、害怕現身，經過受訪者回饋之後，我得到許多勇氣與力量，因為我從他們的回饋中，看到這個訪談、這個研究、這篇論文的意義，我因此覺得我的研究可以「夠格」作為一個敘說探究！

貳、我在敘說探究中，做些什麼？

Clandinin & Connelly(2000/2003)指出，敘說探究，是在三向度空間中進行關聯的探究。首先說明「三向度敘說探究空間」的概念，三個向度分別是指：時間性（過去、現在、未來）、個人與社會（互動）、地點（情境）。例如阿諒在訪談中提到「腳會縮起來不給敢人家看」的經驗，此時要觀照的點非常多：他在現在這個時間點，說著國

三時的經驗，他那時的感受想法、現在的感受想法，以及未來他面對類似情境時會怎麼想？過去他的同學嘲笑他，他是一個從放牛班轉過來的窮小孩，地點是在一個充滿競爭的 A 段班；現在是在一個相互平等訪談情境，他跟我講這個事件，我作何反應？我自己也想到過去的類似經驗、那經驗讓現在的我遇到類似狀況作何反應（怎麼想、怎麼行動）？以及當我聽完他的故事、回憶完我的故事，我未來會變成怎樣？也就是說，在這個空間中我們並不孤單，同時也可以說，敘說探究是一個關聯的探究。

Clandinin & Connelly(2000/2003 : 87)提到，在敘說探究中，被重新敘說的，不只是參與者的故事，研究者的故事同樣地被探究和重述。身為探究者，我們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中遇見我們自己。我們敘說著過往記憶中的故事，而所有的這些故事都為我們的未來提供了可能的情結發展。也就是說，在敘說探究的研究過程中，我不只與研究參與者共事，也與自己共事，我必須在敘說自己過往的過程中，面對自己（尤其是那些被視為秘密的故事曝光之後）。

在訪談與對話中，一個故事喚起另一個故事，不論是述說我們自己，或透過探究在過去遇見我們自己，都清楚地顯示，身為探究者，我也是這個廣大世界中的一部份。我跟受訪者一起合力建造了這個世界，並且在其中發現我們自己。誠如 Clandinin & Connelly(2000/2003)所言：「我們並不只是客觀的探究者，站在高高的位置上研究一個情操道德不如我們的世界，或是研究一個我們並未合力建造的世界。」

參、在「田野」中，我在做些什麼？

其實說穿了，就是持續不斷地「協商關係」。每次進行訪談前後，我內心充滿了千百個問號：

我們的關係僅是二小時的訪談？我把逐字稿寄給他，我們的關係就結束了嗎？訪談之後，我們各自想到了什麼？觸動了我們內心深處的什麼？我要不要跟受訪者談我的感動、揭露自己的故事（文本）？受訪者願不願意再花時間看我的文本？或他們有新的想法願不願意再花時間跟我分享？

事實上，當我們看重的是「所經歷到的成長與改變」時，研究者與參與者勢必要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諸如信任、親密感），才能夠彼此分享研究過程中經歷到的成長與轉變，而「協商」的目的正是要「經營」這一段「關係」。

誠如 Clandinin & Connelly(2000/2003)所言：「因為敘說探究是一種在社會關係中進行的研究，所以敘說探究者必然體會著涉入與抽離之間的張力。他必須全然涉入、必須『愛上』參與者；但他也必須抽離一些，以便在研究中看見自身的故事、看見參與者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和參與者生活的場景。這種在全然涉入和保持距離之間來回往返所導致的張力，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每種關係一樣，既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參與者該獨

自負責的事。」

因為過渡涉入，我差點失去一位研究參與者、一位朋友。阿海是我本來不認識的受訪者，後來因為很合得來，我們變成互動密切的朋友。可是論文有一天會寫完，研究關係亦隨之結束。他跟我說很多心裡的話，卻突然意識到我是一個研究者，那種巧取豪奪、研究結束就一走了之的研究者，並且我們之間僅是研究關係。那天談到這個，我們都很難過，他難過的是他意識到我有一天可能會離開，我自責自己的「不專業」、以及對他可能的傷害。

肆、田野歸來後的自我定義與認同

回顧這段進出田野的歷程，可以看到我的自我定義與認同的轉變。

訪談前的焦慮與抗拒，是因為對自己沒自信、覺得自己不夠專業而感到不安，藉由訪談之旅的成功，獲得自我肯定與成就感，同時也從人們善意的回應中，解開對人的害怕。從耙梳學校經驗中，觀照到自己對人的不信任、不安全感，以及看到因此而來的溝通表達的恐懼；在自我揭露、自我書寫過程中，對過往經驗有重新理解與詮釋，理解過往經驗如何影響自己現在的心念、行為與慣性。

經過受訪者的回饋，我真正對「鹹魚」這個身份有一種歸屬感與認同感！我雖然是「鹹魚」，但「鹹魚」這個用詞已經沒有貶損之意，「鹹魚」就只是一尾跟你們不一樣的魚，而不是一尾不如你們的魚！

最棒的轉變是，我如何看待我的家，從「匱乏」視角的相對剝奪感，轉為想要去親近、理解家人。並且從中釋放「想要與家人在一起、想要回家」的情感，紀錄片《石頭夢》裡有這樣一段話：「『回家』是一份多麼難以言喻的心情，而且，家越是回不去，那份沈重越是說不出口。」這麼說來，我是何其有幸，開啟了這篇敘說探究論文，也等於給了我一把回家的鑰匙。

第四章 永無翻身之望的一尾死魚：破產後的動盪與流離

* * * 停滯的一年 2007.3.30

對人生有一種一事無成的自我價值低落感以及無法掌握己身境遇的習得無助感。

本章呈現我在 2006 年七月破產後到 2007 年十一月，這一段長達一年半的時間，經歷的生活以及內心的想法。本章分為五小節，第一小節是這一年半生活的簡介；第二小節以日記的方式，呈現我在經歷破產後，心中的挫折、憤怒與不安；第三小節也是以日記的方式，呈現我在打工討生活當中的自我省思；第四小節則是呈現我如何在這樣的逆境中，苦中作樂、找出人生中值得繼續活下去的動力；第五小節則呈現數篇與完成學業、論文相關的日誌。



圖五、永無翻身之望的一尾死魚

第一節 我家破產了

2006年七月二日，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我原本的計畫是，在2006年七、八月的暑假，好好寫論文，九月開學便可以順利提畢業論文了，以為自此人生一片美好前景等著我。

在七月二號早上，當時我外宿在朋友家，妹妹打手機給我，說：「姊姊。妳在哪裡？妳趕快回家，我們家破產了。」當時我腦中一片空白，在恍惚中騎車回到家中，回到家時，家中只有妹妹在，爸爸媽媽跟哥哥三人則是在店裡，我跟妹妹只被電話告知：「妳們在家裡整理整理，我們可能隨時要搬家。」當天和妹妹在家裡整理家當時，那種無能為力、無助、恐懼、不安、不知要何去何從的感覺，幾乎要把我擊垮。

詳細瞭解情形，原來是因為多年來不景氣、利潤低、又不斷被倒債，一直以債養債、利息滾利息，爸爸媽媽經過思考與討論後，終於下定決心，停止這一切跑銀行、籌錢、以票貼票、以債養債、挖東牆補西牆、越補越大洞的惡性循環。於是所有上個月開出去的給銀行、給債權人、給往來廠商的支票，全部會在七月四號以後開始跳票。這才知道，爸爸媽媽身上背了多少的債：房貸、車貸、個人信貸、卡債、貨款、標會、跟親戚朋友的借貸、、、總數三千多萬！難怪，這幾個月，跑銀行跑這麼兇，連我上課的空檔，都會被叫去當跑腿小妹。我怎麼就這麼傻、這麼呆，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的嚴重性呢？爸爸媽媽一定是因為「再也撐不下去了」才會做這樣的決定，因為他們夫妻二人，二十幾年來的全部生活重心，就是這家木材行，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幾乎是全年無休地，兢兢業業地在經營。對生意人而言，「跳票」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情！而「宣告破產」對他們來說，簡直是「宣告死亡」一樣！

爸爸決定「堂堂正正的去面對」，於是我們將名下所有資產全數清算，平均攤還給每一位債務人，但名下資產也只有一千多萬，根本不夠還所有的債，每一位債權人只能拿回原來債務的20%不到！

2006年7月，整個月都在疲於奔命地搬家、清算、處理債務，這中間，我看到爸爸的眼淚、媽媽失魂落魄、空洞的眼神，我真的很捨不得、很捨不得。

2006年8月以後，我們全家人過著隱居躲債的生活，尤其是爸爸跟媽媽，每天出門都像小偷在躲警察一樣，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深怕被債權人發現我們住的地方。接踵而來的，是不甘就此罷休的債權人的官司纏訟，還有爸爸響不停的手機鈴聲。

2006下半年這一段期間，我與媽媽、妹妹全都把頭髮剪成小平頭，表面理由是「比較好整理，反正也沒空整理頭髮」，事實上，我現在回想，是因為當時的際遇與現實狀況，逼得我們家的女人，都必須運轉男性能量，才能撐過這種困頓的生活。

我在2006年9月辦了休學，之後就開始了搬家、四處打工討生活、K書準備考公務員（還二度高分落榜）的亂七八糟生活，就這樣過了將近一年半的日子，我覺得我已經不是什麼「鹹魚」了，根本是一尾「永無翻身之望」的「死魚」，總歸一句：「對人生有一種一事無成的自我價值低落感以及無法掌握己身境遇的習得無助感」。

一直到2007年11月，致嘉老師指引我加入和氣大愛修煉行願，我人生才又有了轉機，不過，那是下一章的事情了。

第二節 挫折與憤怒

* * * 好像學會一件事情 2006.7.3

好像學會這一件事，忍耐著本來要從淚腺流出的眼淚，眼淚會順著鼻腔，直接流到喉嚨裡。於是，即使想哭，也不會被看見。

* * * 冷靜與壓抑 2006.07.04

我們都用太理性的態度來面對這些事情。「要冷靜啊、不要慌啊、先把事情處理好啊、哭也無濟於事啊……」這些，我都知道。可是，那些情緒呢？表面的冷靜是不是壓抑情緒的結果？就像我，這幾天我沒有在人前流過一滴淚，而那一個唯一看到我眼淚的人，卻對我說：「這種時候妳更要冷靜。」（再度驗證了這個社會不允許悲傷的人哭泣。）我知道啊，我很冷靜，處理所有的事情，裡裡外外。可是我是用「把眼淚吞進肚子裡」的方式繼續著所有的行動。「可是這樣是一種慢性自殺。」那個看到我眼淚的人又這樣說。我無言以對，不知對方究竟要我如何行事？其實我想問的是：「我可以哭泣嗎？」至少，不用在很親的朋友面前，故作堅強地保持微笑。

* * * 昏去 2006.7.5

整個人要昏去。實在是，亂七八糟。對於未來的所有事情都沒有一個底。我覺得好累、好累喔。

* * * 無法考慮比明天更遠以後的事情 2006.7.7

整個人好累好累喔，睡眠不足，每天要勞動 12 小時以上，大熱天四處奔波跑來跑去，還要搬家，自己一箱一箱一袋一袋的搬，五樓這樣一天走個將近二十趟，整個人要虛脫，滿身大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身上的汗臭味自己都聞得到，全身痠痛。我無法考慮比明天更遠以後的事情。

* * * 可以暫停一下嗎？我真的，好累喔。 2006.7.8

* * * 恨 2007.7.10

直到今天，我終於明確地感到恨，非常的恨、非常的憤怒。那種恨，就是想要去砸店丟汽油彈放火燒房子的那種恨，很不得對方全家死光光的那種恨，真的。我已經不相信，不相信人生、不相信人性、不相信好心會有好報、不相信所有原本以為的美好事物。

* * * 真的很想死 2006.07.11

說真的，每天都很想死。但基於某種飼養寵物的倫理，不能丟下我養的寵物們，所以多了一條活下去的理由。

* * *每天都在搬，怎麼搬不完？2006.7.14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搬了半個月每天累的要死還是搬不完。因為總共要搬三個地方：一是45坪的住家、二是25坪的店面、三是80坪的倉庫。全家動員，其實我家也才五個人，一邊應付絡繹不絕的債權人、一邊接接不完的電話、一邊搬家（是三個地方喔）、一邊清點退貨抵債、一邊處理名下資產、一邊清算債務，我妹算半個人力，因為她在外面要上全職班，所以，我整個人快要累死。

* * *人生怎麼可以這麼曲折 2006.07.20

好累。人生怎麼可以這麼曲折？如果我有優秀的家世背景，我也可以成為優秀的頂尖人才，可惜我沒有，我成為每天灰頭土臉、手腳長繭、顛沛流離的無產者。

* * *賣任何東西求現 2007.07.28

賣「任何東西」求現 這好像是我家近日最佳寫照。賣車子、賣房子、賣壁畫壁飾、賣古色古香的實木桌椅、賣沒有被廠商低價購回的五金材料、賣床框、彈簧床（我家彈簧床其實很高級當時買要四五千）、賣心愛的收藏書、漫畫、雜誌、DVD、日劇、賣沒在用的全新家電用品等等……。所有能變賣的，都給他網拍網拍網拍網拍……。我們需要現金，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新台幣可以左右人生。

* * *小時候住的家不見了 2006.10.07

不見了。我二十歲以前住的地方不見了，變成一片平地、餘燼，鐵皮屋……剩廢鐵。不見了，不見了……。

* * *A permanent address 2006.11.16

「a permanent address」剛剛唸英文念到這個單字，叫做「永久地址」。常常在填寫一些資料卡時都會有這一欄，有些會以「戶籍地址」來做替代。唉！怎麼可能會有「永久地址」呢？我光是戶籍地址就換過四個了！永久地址？這真是一個虛幻的詞。

* *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2006.12.16

如果我有這個機會。在某個考試的口試場上被問到：「你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什麼？」我一定馬上可以回答：「我的父親在我二十四歲、正在寫一篇有關家庭與自我認同的敘事式碩士論文的時候，以負債三千萬的姿態宣告破產，並舉家搬遷躲債，以及，在身無恆產的情況下，以詐欺罪名被起訴。之所以會成為我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因為，對我的認同產生衝擊，並且，打亂了我原有的人生規劃。還有，對於人性、社會正義、司法，我也一併產生質疑。」可惜沒有這種機會了。

* * *家人，終究是修養不夠 2007.01.27

回家後被掃到了颱風尾，為了年前又要趕著搬家的事，整個就是衰。我終究還是忍不住回了我父母親一句，得到了短暫的勝利，但是那又怎麼樣呢？在這種大家都莫

可奈何的處境下，任何情緒性的言語對事情都沒有任何的幫助。唉！應該要更忍耐一點點的，至少不應該回嘴，自己直接往外走去繞一圈消消火、靜靜心就好了。後來走在附近的街上，咬著牙忍耐著不掉淚，鼻涕、鼻水卻很誠實的流不停。唉！生命他究竟要我成為何等程度堅強的人呢？

* * *我真是受夠垃圾車了 2006.02.05

為什麼我要一直追著垃圾車跑？為什麼我要一直作著追著垃圾車跑的這種事情？這一切到底有完沒完？當我在裝箱、搬家、轉螺絲拆家具、拿鋸子鋸木頭、資源回收（以賣錢）、追著垃圾車跑、刮壁癌、刷油漆、修水管、換燈泡、刷地板、搬家搬到手指乾燥脫皮、走樓梯走到膝蓋紅腫、灰頭土臉的時候，人家都已經在英國唸博士了、人家都已經申請上美國的學校了、人家都已經月入幾多萬了、人家都已經在論及婚嫁了、人家都已經學成歸國邁向高薪之路了，連電視鄉土劇中女主角在戲裡面也是二十五歲，都已經是企業總經理了！會非常流利的使用電動起子轉螺絲拆卸組裝家具，是個會在聯誼場上加分的項目嗎？會處理壁癌以及很會刷油漆，是可以在職場面試時提及的專長嗎？我可以自我介紹說我的優點就是有搬家都不會全身酸痛無力的強健體魄嗎？廢紙、廢鐵、銅、鋁、塑膠回收的不同價位會在升學或公職考試中成為考題嗎？這一切到底是有什麼毛病？是我出毛病還是這個社會出了毛病？

* * *我沒有那麼堅強 2007.9.11

放榜啊、註冊啊、學費啊、爸媽吵架啊、妹妹的老闆發不出薪水啊、哥哥要準備結婚啊、爸爸失業啊、狗生病啊、醫藥費啊。我的心都要揪在一起了。想要說點什麼，可是，我說不出口啊！在家裡也不能哭。到底在忍耐個什麼勁？我也不知道。也許是因為，在我的家庭裡，我學會的是：堅強、忍耐。

* * *家人：打起精神來呀 2007.9.11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同走過了難關，我爸卻還沒從陰霾中走出，過著自我放逐的日子，有工作的時候就寄情工作，好一個在工作中求自信的傳統男子，沒工作的時候就自我放逐、鬱鬱寡歡、借酒澆愁，現在家人都想盡辦法掙錢，考完高考邊等放榜的空檔 我去工地、削電線、賣鐵鋁罐保特瓶，這些我都不覺得有怎樣，都是正正當當在掙錢啊！媽去便當店打工，哥正職日夜輪班兼差賣保險，妹每天打工到深夜，大家一起努力賺錢不是應該要開開心心高高興興的嗎？但爸對於家裡面所有人的打工都會不高興，所以不能讓他知道我去工地、不能讓他看到我在削電線、去賣廢五金要偷偷摸摸，哥去談保險要很低調，媽打工不能在家裡煮午餐他就索性絕食抗議，就連哥要結婚的事情也不能找我爸，因為爸說他不想面對親戚間的人際關係。我知道爸生氣的原因是惱羞成怒，他恨自己無能，父權社會的大男人思想害了他，我們努力工作只是為了要掙錢維持生活，他卻看做是在嘲諷他沒有負起賺錢養家的責任，媽對我說：「妳念社會系的，妳看這種應該要怎麼辦？」我不知道。這就是我不當社工的原因之一，社工他救不了我的家庭我的父親！「應該去看心理醫生去諮商輔導啊？或是來個家庭

治療啊？」有人這樣建議，說的好，但是不可能，第一：他不可能會去看，因為去看就是承認自己瘋了。第二，沒錢看。第三，我們全家都在忙著賺錢活下去，要他們請假不賺錢、花大把時間去做家族治療，很難！看心理醫生做諮商輔導是多麼中產的一件事情，社工的老師們、心輔的教授們，你們知道嗎？

第三節 討生活中的自我反思

* * * 我很煎熬 2007.03.09

去兒福中心教小朋友這件事，讓我很煎熬。中心如麻的規定以及對於秩序的要求，讓我很痛苦，我真不是當體制內老師的料，去那邊我都要很壓抑，不敢跟小孩聊天、不敢回小孩一些五四三的話、要兇小孩、要管秩序、要適時處罰小孩、小孩的學校作業都有「標準答案」、「標準計算流程」，小孩講冷笑話其實我心中有更冷的可以回，但基於「秩序」的要求我只能冷冷地跟他說：「上課不要交談。」

我盡力在管秩序了，但本週本組秩序比賽還是敬陪末座，真是令人沮喪。

去面試時那位甜美可人的社工離職了，我完全能夠瞭解，是我的話我也會憂鬱症復發。還好我每週只要去三個時段，頂多是每星期五放學後哭一下而已。我好不容易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掙脫框框，現在卻要強迫自己扮演用嚴刑峻罰來把小孩限制在框框內的老師。我内心在哭泣，不是為了小朋友，是為了我自己。

* * * 討生活 2007.5.4

兒福中心在開督導會議的時候，大家在商議下次開會的時間，幾個比較年輕的課輔老師時間比較難橋，因為他們還卡在有期末考，因為我時間很彈性，所以默默在等待他們做出結論，結果突然聽到：「星期三可以嗎？」因為我星期三晚上要去教國中生數學，我脫口而出：「我星期三晚上要去另外一個地方討生活。」結果大家都笑了，後來想想也蠻好笑的，「討生活」這個詞很是生動，後來這個詞也被其他課輔老師拿來引用。真的是，大家都在討生活呀。

* * * 兒福中心的小孩 2007.5.5

雖然機構的許多規定實在是令我難以接受，不過小孩是無辜的，所以我還是非常用心在帶小孩，小朋友的轉變令我很感謝，覺得總算沒有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

前情提要：機構有個規定，寫完學校作業以及一回機構準備的評量後，第二節課可以去旁邊玩遊戲（象棋跳棋等等的）。

一個只知道猛寫功課、猛寫評量、眼中只有功課和考試的小朋友，今天她寫完功課後，說，老師，我不想寫評量了，我要去玩象棋，她說這是她來機構這麼多年來第

一次去玩遊戲，她說得猶猶豫豫，我則是大大鼓勵！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很棒的轉變！另一個用功孤僻型的小女生也是，她玩了半個多學期的「不離開座位單人紙上遊戲」，今天，默默的說：「一年只有一次...。」「一次什麼？」我問。「我要去借玩具....」她吞吞吐吐的說。「太好了，趕快去！」我補充：「一年好幾次也沒關係。」後來她們二個女生就去旁邊玩象棋了，簡直是機構奇景。

還有一個機構跟小孩阿媽都說是 ADHD（過動）的小男生，還不是被我收得服服貼貼的，現在都坐在我旁邊超乖的，叫他訂正就訂正，叫他坐好就坐好，叫他寫評量就寫評量，叫他說對不起就說對不起，這孩子不是過動，只是比較好動，需要對症下藥去教他。

一個一開始連作業都不拿出來，跟他講話都畏畏縮縮左躲又閃的小男生，現在每天都自己拿出作業聯絡簿、一項一項把寫好的功課交上來（雖然有些是在學校抄好的），一開始都只寫一行（多半是寫：今天天氣很好。）的聯絡簿小記，現在都至少會寫五行。他會寫的字不多，所以他願意寫五行我實在是很感動。

一開始遭到排擠的小男生，現在也和其他的小男生每天玩成一片，還會互相討論功課（你教我、我教你），雖然機構禁止小孩上課講話（所以也不能討論），但我覺得這樣互相討論對小孩來說是正向的學習，所以就算會因此而秩序比賽最後一名（因為講話是不被允許的），我也從不禁止他們討論功課，頂多請他們小聲一點，就算剛好有機構的工作人員在旁邊打秩序分數我也不管。

小孩就是小孩，機構的社工一開始把小孩說得像妖魔鬼怪一樣，我倒是覺得是因為機構的規矩太多，一不小心就會違規，才使小孩都變成容易犯錯違規的小孩。用心對待小孩，小孩會知道的。雖然這轉變的過程是既緩慢又不明顯。

* * *回到國小當課後輔導老師（面試後感想兼談學校恐懼症） 2007.9.28

今天下午去面試，是一所小學校，每個年級都只有一個班，面試其實也只是跟小一的班導師聊一下而已，地點就在這個國小的一年級教室裡面。其實今天下午騎車到達該國小時，突然有一股不想走進去的念頭，走進該所小學時，我的學校恐懼症又發作了，全身冒冷汗、心跳加速、想要奪校門而出，看到學校的老師、主任、校長等等人物，就會有莫名的恐懼感湧上。面試的時候，腦中一直有「不要錄取我啊...」的心情，但我當下還是善盡被面試的角色，積極地問了許多詳細的工作內容等問題。

回來說我的學校恐懼症吧。學校系列的夢算是我惡夢的大宗吧，所以真的很嚴重。我在小學的時候並沒有所謂的「適應不良」問題，在老師眼中應該是屬於「好學生」，考試成績非常好，常被選去參加才藝競賽.....自己當時也不覺得有什麼差錯，頂多就是跟同學有點格格不入的疏離感（獨自一人無端地被擲入這世界的孤獨感），然後努力達到師長的期待這樣。

中學的時候沒有太大的變化，上述的疏離感跟努力感又更嚴重罷了。然後就越來

越覺得奇怪，我明明就很努力想作個好人（好學生、好同學）啊，可是為什麼同學會排擠我？當好學生會被同學罵做作，當好同學會被老師罵變壞，兩邊討好又被罵虛偽不誠實！

國小的時候班導師擅自拿我抽屜的私人信件去看，我覺得被老師背叛了。國中的時候，班導師擅自把我被同學排擠的事件定義為：「自認為因為成績太好而被同學嫉妒。」並且寫在學生記錄卡上，我覺得又再一次被老師背叛了，我當時是說我不知道原因，老師叫我猜，我就隨便猜，有些同學間的事情不好跟老師講，總不能說是因為她們在亂踩別人書包時我不一起踩所以換我被排擠吧？

後來我就覺得，反正學校的老師都很虛偽，根本就不是真正關心學生，以前老師對我都只是虛情假意，如果我不是成績好的學生，老師根本不會多理我，老師只會把成績不好的學生當麻煩。老師隨時都會背叛你、出賣你、利用你、或者是把你的秘密隨便告訴其他老師或家長。

學校教育令人人格、價值觀扭曲，在傳統學校體制下要成為「好學生」要作多少犧牲，我最清楚明瞭不過了。這一切到頭來大家都只是在逢場作戲罷了。所以我現在遇到老師會怕，我無法相信老師嘴巴說出來的話，每一句我都會去想：「是真的嗎？」、「這句話究竟是褒是貶？」、「真的是表面之意還是另有言下之意？」所以在面對「老師」這種人種的時候，無論言談當下對方是我朋友、我同學、我同事、我朋友的爸媽...我都一樣很害怕、一樣無法信任。

我不知道過了十幾年，學校教育改變了多少，老師又改變了多少，我把這個工作機會當作是測試自己是否足夠堅強，去面對這多年來的恐懼。

* * *回到國小當課後輔導老師：這樣的孩子，他在學校裡受到的傷害究竟有多深？ 2007.10.13

班上有一個小男生，他叫小宗，一開始班導師就跟我说：「這個孩子因為家裡比較沒有管教，所以生活常規很差也比較皮，可能要多注意一下。」

上週第一次去帶他們吃午飯跟睡午覺，果然領教到了，午餐時間他就在教室內外穿梭奔馳，拿著午餐的水果--香蕉--在玩「砰，你死了」的遊戲，想當然午餐也沒好好地吃完，刷牙更是不可能的，午睡時就整個平躺在桌上，也沒好好睡，一直在動來動去、做怪動作、惹同學笑。那天我沒有罵他，只是走過去帶著微笑看著他，動作示意請他靜下來午睡，不斷反覆同樣的動作。放學的時候我也觀察到，他不但收東西的速度慢，還收得不整齊，桌上還留著很多雜物。一整個下午從班上同學的言語中，也能明白在大家眼中，他就是很不乖、很皮、規矩不好、又不太受歡迎的孩子。

今天一進到教室，有一位爸爸帶著一個小男生，原來是以前班上的同學，後來轉學離開了，今天下午回來跟大家見面。小男生受到大家熱烈歡迎，眾人圍繞著他，拱著他：「來，快點回來坐好，這是你的座位。」而那個「座位」就是小宗這學期的位

置，當下我沒有想很多，只注意到小宗他紅著眼哭著走出教室，然後班導師有跟出去這樣。

整個午餐時間小宗都不在教室裡面，但因為我忙著看其他十幾個小朋友，也就沒多想什麼，直到打鐘了，要午休時，才看到小宗他蹲在教室外面的籃球框下，不願意進教室。班導師把他叫進來，但他站在座位的桌子邊，稍微坐在桌角，卻遲遲不肯坐下來睡午覺，獨自鬧著彆扭，旁邊的同學還說：「老師你不要管他，他每次都這樣，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會生氣。」我感覺到他今天不是平常的不守規矩而不坐下來睡覺，而是心中有委屈，所以就跟旁邊的同學說：「沒關係，老師跟他講就好，你先睡覺。」我從肩膀摟住小宗，把他靠在身上，小小聲在耳朵旁邊問：

「怎麼了，為什麼不睡覺？」

「我不想坐著睡，我想要躺在地上睡。」

「地上很冷耶。」

「沒關係。」

「今天真的很冷，睡在地上會感冒，先坐在位置上趴著睡好不好？」

「我不知道要坐在哪裡。」

「這裡就是你的位置啊，老師上次來就看到你坐在這個位置不是嗎？不想睡覺的話，那就先坐下來在位置上玩玩具好不好？」

小宗點點頭，乖乖地坐著玩汽車跟摺紙玩具，就這樣安靜地玩到下課鐘響。

這個下課時間小宗跑來黏住我：「老師，我好無聊。」他邊勾著我的手邊說。「那去丟桌上的橘子皮好不好？」我指著他吃完橘子後丟在桌上的橘子皮。「那妳陪我。」他拉著我的手一起完成了「把橘子皮丟進垃圾桶」的動作。

下午第一節課上課鐘響，小宗要另外去資源班上課。

「小宗，你不是要去找葉老師嗎？」

「我不想去。」

「不行喔，葉老師已經在等你了。」

「那妳陪我去。」他拉著我要往外走。

「老師不能去，老師要留在這裡看其他小朋友寫功課。」

「那妳陪我走到門口就好，我就自己去。」後來小宗就真的自己去資源班了。

下午第一節下課，小宗跑回教室，勾著我的手靠在我身上：「老師，我好無聊。」

「是喔，你剛剛在資源班上什麼課？」

「聽故事。」

「什麼故事？」

「嫦娥奔月跟中秋節的故事。」

「真的喔，那你講給老師聽。」

「...（笑）我忘記了。」

「這樣啊，那你會寫嫦娥奔月四個字嗎？」

「會。」小宗衝上講台一個字一個字寫給我看，每寫出一個字我就誇獎他一次。

（此時耳邊還聽到班上小朋友在說：「小宗他一定不會寫。」）

最後一節下課，小宗回到教室又跑來找我，我說：「小宗先去收書包好不好？」他非常聽話，乖乖地就去收書包了，收了蠻久，後來他收完，背著書包走到我旁邊說：「我收好了。」

「哇！收得好乾淨喔，桌面好整齊！」我隨口誇獎他。

「可是我都收得很慢。」（可能是他常常被念說收得很慢）

「可是收得很乾淨啊，多練習慢慢就會變快了！」這次是認真的鼓勵他。

我想起來他中午好像沒吃飯，問他：「小宗你中午沒有吃飯，會不會肚子餓？」「會。」「那下個星期五老師來的時候，要乖乖吃飯好嗎？」小宗點點頭。離開教室前慎重地跟我說：「老師再見。」

如果在午休的時候，我只是嚴肅地命令：「小宗快點坐下來趴好。」我與小宗就不會發生之後陸續的交流了，他可能就繼續與我保持距離、繼續調皮搗蛋。我很慶幸當時我採取的是「聽他說」的行動。

一個在教室裡沒有容身之處的孩子，多麼令人心痛。明明椅子就在他面前，他卻說：「我不知道要坐哪裡。」我猛地想起了我常常作的一個夢：找座位。

孩子家庭環境使得他在學校「生活常規不好」、「不愛乾淨」、「不守規矩」，獨自承受著老師的偏見、同儕的歧視與排擠。我只是一個第二次見面、每星期只來一個下午的課輔老師，我只是對他說了幾句輕聲細語、幾句誇獎的話，他就這樣黏著我。他在學校裡，小小的心靈究竟受到了多少傷害？而學校教育過程中，毫無階級敏感度的「生活常規」行爲塑造，究竟傷害了多少原本「不合常規」的孩子們？

第四節 苦中作樂篇

* * *隱居之前感謝一下 2006.7.2

雖然遭遇重大變故，但還是要心懷感謝，尤其是在危急的時候伸手相助的朋友。

* * *不要背叛你現在的處境 2006.07.04

我將家中的事情大略告訴一位大學的學長，他馬上表示可以借我幾萬塊錢應急，目前還沒考慮到以後的生活費等等的這麼多事情，所以我暫時婉拒了。學長對我說了一段話，我覺得很感動：「我一直覺得，要改變台灣這樣不平等的結構，會需要很多人、各種位置的人。所以，只要你以後願意在你的位置上，不要背叛你現在的處境，我覺得我能夠幫點忙，實在不算什麼，真的。」當下我覺得非常感謝，如果我往後能夠成為一個持續關懷社會、人群的人，都要感謝在這段期間裡面，支持我、鼓勵我、成為我的力量的朋友。

* * *有捨才有得、有捨才有得、有捨才有得 2006.09.14

我也想過要出國念個書，回來當大學教授，即便我英文這麼爛，我還是想過。現實的狀況是我連碩士都念不完，我深深的體會到什麼叫做錢不是萬能、可是沒錢卻是萬萬不能的道理，即便想考個公費留學，但在得到那個公費跟學校之前，有多少隱形的開銷？我花不起。事實上我也無法拋下家人。我不是愛當公務員，而是不得不：起薪高、工作穩定、有退休金。這些對我來說，真的很誘人，值得我放棄那些遠大的夢想。五年，給我五年，存夠本、安頓好我的家人，而我也還沒忘記夢想的時候，我會去實行的，任何我現在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 *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2006.09.17

在網路上這麼一段對話：「只要去流浪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對，因為流浪必須放棄很多東西，有些東西你就是不會放棄，那就是真正想要、不可以捨棄的東西。」我在想，流浪所形成的「匱乏」是指，你所擁有的物質有限，簡單來講只有你自己、你的肉身、你的心靈，以及你所處的環境，可能還有最小限度的金錢可供使用，或最小限度的時間，這樣的一種「匱乏」，讓你必須放棄很多本來你不用花費多大力氣就可以得到的東西。我們也許都經歷著某種匱乏。我的確是。直至現在，我還沒有放棄的，那些有形無形的事物或觀念，我因而更加珍惜。更加努力去實踐。

* * *為什麼腦中充滿了問號還是要繼續唸下去？2006.09.26

為什麼腦中充滿了問號還是要繼續念下去？因為，時間不會因為你卡關而停下來等你，所以，即便心中充滿問號，還是要繼續念下去。人生也是一樣，在執著於什麼不放的時候，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還是會老去。所以，只得向前走、抬頭挺胸地。然後，有一天，那些胡亂念下去、雜亂堆在你腦中的東西會慢慢沈澱出個秩序來，而那

些你曾經走過的路、經過的事件，也會浮現出理路與意義。

* * * 當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時全宇宙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2006.10.19

這一切真是讓我滿懷感激。因為受到很多人的幫助與祝福，所以，我也要在生活中實踐，能力範圍內盡量幫助別人、祝福別人。

* * * 總是在無意中做了讓別人很感恩的事情 2006.10.26

昨天晚上發了一封通告 email 紿我交大的老師同學學妹，告訴他們我終於決定本週六的支持團體不去參與，提了一下現在我自己的狀況，也跟這次要分享的學妹及同學說：「很抱歉，在你們論文這麼關鍵的起跑點時刻沒能適時幫助與支持。」今天收到學妹的 email，如下：

親愛的佩涵：雖然妳未能出席，我感到有點可惜與失落，不過還是想跟妳道一聲謝，畢竟妳已經站在我的起跑點，給我支持與鼓勵了。我一直覺得，那天晚上同妳去吃飯、同妳談話那一刻，才真的決定：好吧！我要留下來寫論文。那一刻，才是我的起跑點，至少我是如此認定。不管我之後做了什麼，都是因為妳的溫暖與善意，才能走到現在。

我想了半天，還是想不起來，究竟我哪時晚上跟她吃飯、又說了什麼了？真的忘了。我回給學妹的信件內容如下，也是我最近的感想：

親愛的：謝謝你的感謝，最近我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其實我自己也是過得浠哩呼嚕的，但總是不時會有像你這樣，突然跟我說很感謝我云云，有時候我都忘記我到底做了什麼？其實很多動作或言語是無意識狀態，或只是順手、順便，所以突然被感謝真的是受寵若驚。不過這樣的感謝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正向回饋能量，讓我更堅定說，即便生活再忙亂、沮喪，也不能放棄的是對人的善念，因為這樣的功德終有一天會迴向給自己，這應該就是俗話說的好心有好報吧？也祝你順利。

* * * 貧窮是發明之母 2006.11.16

我現在的小房間裡面，書櫃跟拿來放 NB 的小矮櫃，是當初搬家一片忙亂之際，我哥用被廠商回收剩下的零碼木板臨時製作的，木板材質比較差、有刺刺以及髒污，所以我用被拿剩的貼皮把表面貼起來，也是一個廢木板重生。窗簾的桿子是上一任房客留下來的門簾桿，長度跟我的窗戶正好，恰巧在搬家之際找到一些阿媽年輕時收藏的布料，用縫紉機做了個窗簾。我家所有窗戶的窗簾，都是從樓下（我伯父他們先前承租給美容業者，現空屋）拆上來的，長度有些過長，就用釘書機把下擺折一折、釘起來，活生生又是一個廢物再利用省錢妙招。窗簾也是很貴的，這一個廢物利用少說也省了萬元以上的窗簾費。貧窮是發明之母！有錢的時候，想要什麼就直接去買，也就不會想東想西絞盡腦汁自行製造需要的物品。這應該是貧窮生活最大的收穫吧！

* * *家人：家庭主婦的生活 2007.9.29

昨夜做了一個夢：

我從一個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回到家，
行李還在手上，我走進廚房，看見母親在廚房忙碌的背影。
母親回頭看到我，她放下手邊的工作，
我說：「我回來了。」與母親相擁。

最近漸漸從我媽手上接手了大部分的家事，自從成為坊間所謂的「高材生」之後，我與母親之間某些斷裂的部分，彷彿也在這些做家事的日子中，悄悄接合起來。

* * *收到小崔被颱風打亂的旅行之明信片 2007.10.8

收到明信片。被颱風打亂的旅行計畫，可以莞爾一笑；被各式各樣的事件所打亂的人生計畫，要花很大的意志力去轉化心情、度過難關。但明天終究會來到，日子還是要過；希望過滿了苦日子，好日子就會來到。

* * *我有書桌了 2007.10.19

是的，我終於又有書桌了！也許一般人沒有辦法理解，但對我來說書桌是多麼重要的一樣家具，從小學高年級以後的這十五年來，我人生中有多少的時光是坐在書桌前渡過的呀！

從去年七月搬家之後，我不止頓失了固定住所，也頓失了書桌。

剛搬家，一開始跟我妹一起睡一間房，二人就共用一片長條型的木板，橫架在二個床頭櫃上，當作電腦桌使用，然後坐在床邊使用電腦，這樣是沒有辦法讀書的，光是坐在床邊就覺得要脊椎側彎了！所以那一陣子準備考試都在台大唸書念到半夜才回家。接近年底的特考時，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跟我妹一間連睡覺都不能好好睡，這樣要準備考試實在很痛苦，所以我一個人搬到一個梯型的二坪小房間，裡面只能放一張單人床跟一個書櫃，後來我每天就坐在位於客廳的一張辦公桌上唸書，客廳的環境也是很不適合讀書，桌上有電腦、一抬頭就看得到電視，然後客廳又是家人的公共空間，常常都是一邊「聽」電視一邊讀書，真的很刻苦。

後來又搬來這個家，也八個多月了，依舊還是使用二個床頭櫃加一片「原衣櫃門板」當作電腦桌使用，每天就這樣坐在十五公分高的小竹凳上使用電腦，弄得我坐骨神經痛不打緊，重點是坐在小竹凳上根本沒有辦法作正事！於是又只好顛沛流離地輾轉各大小圖書館閱覽室讀書準備高考，直到考前二十天，我才轉戰我妹房間，因為我看上了她房間的電腦桌！我把我妹的電腦跟螢幕弄到小矮桌上，讓她坐在地上使用電腦（反正她很少用）她的電腦桌就變成我的書桌啦！然後我妹上班時間是中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她出門我就進駐讀書，她回家我就收工這樣，終於讓我可以安心的考前衝刺。

最近一直提不起勁來寫論文，我東想西想，沒有營造出一個可以好好寫論文的環境應該也是一個大問題，毅然決然的跟我哥說：「我需要一張書桌。」、「蹲在小竹凳上沒辦法作正事！」書桌很快就送來了，跟我哥一起組裝好，我哥還幫我搬了櫃子等，剛剛終於整理好了呀！我有一張書桌了！我把原來分別放在房間二側的物品集中放到一側，書桌則放在另一側，新的書桌桌上只放了電腦跟檯燈，面對白色的牆壁，眼前沒有令人分心的事物，希望這是好的開始！好懷念有書桌的感覺，從這點來看就覺得自己還算是個讀書人，有書桌真好！

第五節 與完成學業、論文相關的日誌

* * * 敦請指導教授同意休學信 2006.09.04

親愛的陳老師：

爲了讓您有愉快的週末，所以選擇星期一的凌晨寫這封信給您。如標題，我想要辦休學。這件事情我從上次 meeting 回家後，起了念頭，思考至今。上次 meeting 的時候，談到論文大概會在過完年（三月）才會完成，那算一算也就是下學期（上學期至 1/31 止），而且我學分已修畢，無必要非得註冊，既然如此，爲什麼要平白無故繳一萬五的學雜費呢？（開始上課前辦理休學得免繳學雜費）我有算過學校那邊的工讀，即便全部申請到（所辦 + 學程 + 教育所一萬元）並且時數皆做完，一學期三萬，扣掉平白花掉的學雜費，淨賺一萬五，而我爲了這淨賺一萬五則需花費來回的時間與精神，我還有一些私房錢，可以讓自己過完這學期，其實並不是那麼缺錢用，反正，負債是沒法還了，即便在學校的工讀，也僅是杯水車薪，老師那邊，我目前還有積欠三十小時的時數，所以一些事情還是可以幫忙處理之。就現實上考量，以上是我考慮休學的理由。

然後，心情上，覺得很疲倦，想要放掉手邊的一切，連戀愛都懶得談了，想到要每個星期都要花一整天在新竹，想著想著就覺得很無力。我跟家人談過了，他們也同意，基於一開始所講的經濟利益分析，以及，同意讓我專心準備年底的公務員考試（從現在起再怎麼樣也只是花三個月而已）。對我來說，每天泡在圖書館，什麼都不用想，只要無止盡的準備考試，反而是一種忘卻現實的方式。鐵飯碗，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反正就是去考考看。並且依照最近的自我觀察，種種跡象顯示現在我整個人處於一個，打從心裡想要從各方面的事務中「暫離」（休學的"休"應該是暫離之意吧）休學申請表格需要指導教授同意，也許，這星期找一天去一趟交大跑個公文（各處室蓋章），麻煩老師抽個空跟我約時間幫我簽個名，星期五之前辦妥即可。謝謝。

by 佩涵

* * * 前往交大辦理休學申請 2006.09.06

* * *不甘心，但我往前走 2006.09.08

其實，我週三下午拿著要到各處室蓋章的申請表，走在交大校園，心中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甘心，我流了幾滴眼淚，繼續往下一個蓋章處走，往前走。

* * *當天空下起大雨，我們不需要教育 2007.01.29

「當天空下起大雨，我們不需要教育。」這是一句歌詞，第一次看到時，我覺得相當震撼，並且無法理解：為什麼不需要教育？正因為如此貧困、如此底層，才更需要憑著教育，翻身、或更上一層樓呀！如果整個放棄了，那豈不是永無翻身之日了嗎？-----後來才漸漸明白，也許，教育本質上是無用的，那種真的在底層、目不識丁的人民，認識幾個字、會算加減乘除之後，他們的人生有因此更順遂、更具有所謂的主流價值嗎？受了主流教育之後，反而更加強了他們的弱勢標籤。受教育到某種程度的，之後幫助他們的人生更順遂的，並非他們的教育程度本身，而是使他們得到這著教育程度背後的推力或背景，幫助他們的人生更順遂下去。而沒有背景推力的，卡在這裡不上不下的，教育究竟幫助了這些人什麼？真正得到教育的淨幫助的，我想，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吧。這是我這幾個月來，對教育功能的持續質疑。

* * *覺得很厭煩 2006.02.26

這一切真的是很厭煩。要不要去寫論文呢？論文要長什麼樣子呢？寫論文跟唸書的時間如何分配？還要去賺錢養家活口，過年期間打工做得要死要活剛好只夠繳一半的學費，繳完學費我全部財產就只剩下 2500。當兒福中心的課輔老師也是很討厭，囉哩八縮的規定一大堆，還有家長座談會以及督導會議。聽人家說只要上軌道一切就會比較習慣？問題是除了讀書以外，我根本不想上什麼東西的軌道。錢雖不是萬能，沒錢卻是萬萬不能。我沒那麼聰明，工作、論文跟準備考試對我來說要兼顧根本就會令我憂鬱症復發，想起來就令人胃痛。我對我的人生已經習得無助了，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沒有美好願景、只求不要有災難降臨，不求賺大錢、只求不要負債！

* * *籌錢繳學費 2007.9.9

後天之前要繳學費，我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去辦休學，當時的那種不甘心的心情：「總有一天我要回來寫完我的論文。」所以用盡辦法我也要湊齊足夠的錢去註冊，就算論文寫得再爛我也要畢業！

* * *研究反省系列 2007.10.2

手邊有的：論文計畫 40p、訪談逐字稿 120p、我的敘說 50p。如果要以數學式子來表現的話，其實就是：(論文計畫 + 訪談整理 + 個人敘說)/3 = 畢業

這樣想就簡單多了，不用再多寫一些什麼，不用想要有什麼新奇的發現。那些「就是我的生活」的東西就是敘說探究的重點所在，我在訪問前後的感想與改變寫出來，我在這幾年間的困頓與掙扎寫出來，學術的世界與我的生活有多斷裂寫出來。論文放

國圖就放國圖，沒在怕，反正會走進國圖的人也就這麼多人，走進國圖會看敘說論文的也就這麼多人，看敘說會看到我的論文的也就這麼多人，就當作我的論文只有 老闆、口委、同學、學妹、受訪者會看！就隨我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反正又沒有要念博士，寫得爛就算了！絕對不再多繳一學期的學費就要畢業！

～後記～

我在 2006 年行事曆的第一頁，貼了一張標語：「貧窮是一種生活的過程，不是生命的全部。」（印象中似乎是從紀錄片《無米樂》的電影宣傳 DM 上剪下來的。）現在回顧當時這一段亂七八糟的日子，就是這一句話一直在鼓勵我、支持我繼續往前走。

「你們是我的力量，不輸我的親人。」這是小悠送給我的明信片上，她特地為我挑選的一個標語。一路上，有許許多多的朋友，並沒有因此離我遠去，他們都願意兩肋插刀地給我很大的幫助，如果沒有這些朋友，我也沒辦法撐過這一段人生的幽谷，走到現在。

僅以「貧窮是一種生活的過程，不是生命的全部」以及「你們是我的力量，不輸我的親人」這二句標語，作為此段「死魚」人生的註腳。接下來，下一章要告訴大家，「死魚」如何「復活」，如何在大愛光中找回生命力，並且活跳跳地回來寫完這篇論文！



第五章 百變鹹魚活跳跳：在大愛光中重新找回生命力

* * * 人心計算著他的道路，惟大愛光指引他的腳步。2008.1.7

這句話源自於聖經：「人心計算著他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我擅自把「耶和華」改成「大愛光」，並且深深覺得這很有道理，不管是耶和華還是佛祖菩薩還是阿拉，或是什麼，總之是這樣的一個意思。那個全世界宗教的本源在指引著人的腳步。生活中總是有許多迷惘跟困惑，有許多猶豫跟懷疑，有許多挫折跟沮喪，還有許多懊惱跟後悔，每當心中有這些情緒的時候，我都告訴自己：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要擔心、不要傷感。



圖六、百變鹹魚活跳跳

經過致嘉老師的接引，我在 2007 年 11 月，參加了和氣大愛的「立如松、行儀、鞠躬班」二日課程後，開始修煉行愿之途。從立如松的身體訊息⁴中觀照自己生命現況；在做大愛手的行願過程中化解對父母家庭的怨懟；用慈悲心去看待過往家庭經驗與家人；對過往的生命經驗能夠以更高一層的視角來看待之後，便能用新的觀點與視角重新定義自己，重新定義自己、改寫生命設定；進一步打開情感，去處理「愛」的課題。在大愛光之中，我不但找回生命力，也找回了重新提筆寫論文的勇氣！更確立了本篇論文的主軸：自我生命敘說。

本章分為五小節。第一小節摘錄日記、信件、參班心得，呈現我修煉行願的過程中，如何漸漸地「跟自己圓滿」；第二小節藉由參班心得與日記，觀照自己如何釋放學校教育經驗、清理體內的害怕、不安、恐懼能量；第三小節藉由參班心得、圖畫日記來呈現我對「家」的情感；第四小節說明我如何進一步打開情感，去處理「愛」的課題；最後，第五小節呈現的是，我如何在大愛光引領下，完成這一篇碩士論文。

第一節 跟自己圓滿

* * * 陷入一種精神分裂的局面。2007.12.26

我對自己個人的事情採取超高標準，用鐵的紀律&道德律約束自己，要求自己「要嘛不做，要嘛做得漂亮。」所以事情要是沒有做好、沒有做得漂亮、沒有做得完美，就會生自己氣，苛責自己。我知道自己有這個對自己太嚴苛、要求完美的毛病，我也想放下對自己的這些要求，想要改掉要求完美的毛病，轉型成為一個自在自信的優雅生命。最終變成一個人格分裂的局面：要求完美的我苛責那個事情沒做好的我，而那個想要修成正果的我又去非難那個要求完美的我。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搞得我「們」都委屈。

* * * 多功能卻又感到委屈的我 2008.1.4

我是：機構的多功能小愛姊姊、家裡的超完美管家、我妹的「對妳好好喔」的姊姊、爸爸的孝順的女兒、媽媽的得力助手&司機、我哥的「很乖又聽話」的妹妹。

我盡我所能地善待每一個人，卻又到達不了「無私奉獻」的境界，還是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對待我，所以才會覺得委屈。

* * * 大愛光要我獨立去走生命改變與成長的路 2008.1.11

2006 年四月，是致嘉師姊第一次幫我做大愛手，那時候只是覺得，身體偶爾會有些麻麻、熱熱、清涼等感覺，心情上會比較放鬆，此外，並沒有想很多。又過了很久，在 2007 年十一月，我才參了立如松班，十二月，受傳大愛手。

最近報名要參加 2008 年一月的大愛光入門班，報名時，台北慈場的麗雪師姊提

⁴下文中身體訊息相關解讀，請參考周瑞宏(2006)，「識透生命真相」之附錄：生命訊息解讀對照表。

醒我說，從報名之後，就要開始留意，要到大愛光入門班「做什麼功課」？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來「有什麼功課」，就只是把這個提醒放在心中。這幾天突然地，我把一些事情串起來了，原來早在 2006 年，當時致嘉師姊幫我做大愛手的時候，我就已經得到大愛光的禮物跟功課了……

這一年多來，我的左手中指就一直怪怪的，關節突出、變形、隱隱作痛，起先以為是自己無意間扭到，但過了一個月、二個月、半年、一年，都沒有好轉的跡象。看了「識透生命真相」這本書，特別去留心、觀照之後，我發現，在我跟某些代表父系權威的人、事、境卡上，過不去的時候，左手中指的那個關節就特別的疼。細細回想，這個關節是什麼時候開始疼的？就是從致嘉師姊幫我做大愛手開始！原來，那時候大愛光就好慈悲，送給我這一個禮物，讓我的生命顯真相，告訴我，我有這麼一個功課要做。

也是在致嘉師姊幫我做過大愛手之後，那一陣子，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原因地，我跟交往好幾年的前男友小高提出分手，至今一年多，我反問過自己千百次：明明沒有發生什麼事、明明還是有感情，那到底是為什麼不能在一起？卻一直也找不出原因。

受傳大愛手之後，雖然小高他已經另結新歡、幸福美滿了，我還是很想幫他做大愛手，因為真的很感謝他過去幾年對我的照顧，邀請時的說法是「最近學了氣功調理，想找人練習」，想不到才一開始幫他做大愛手，他就問：「妳這是大愛手嗎？」我好驚訝，問他怎麼會知道大愛手？原來，也就在我開始被致嘉師姊做大愛手的那一陣子，他也在工作的地點（老人中心）被前往社會關懷的師兄定期做大愛手。當下我的疑惑是：我們同期間、分別在不同地方被做了大愛手，為什麼卻沒能互相分享？為什麼就在那期間，我會要跟他分手？大愛光怎麼沒有眷顧我們「幸福美滿」呢？

這些疑惑又放在我心裡好幾天，直到前天去台北慈場報名入門班時，師姊對我說：「那些被妳做過大愛手的人，他們也得到大愛光的禮物，他們的生命立刻就得會到改變。」師姊原意是要鼓勵我多去幫別人做大愛手，但是我突然聯想到前面那些疑惑，剎時間我明白了，當時我被致嘉師姊做過大愛手以後，大愛光給我的禮物跟功課是：**大愛光要我獨立去走生命改變與成長的路！**回想過去那些年，我確實是在各方面都太依賴小高，事事以他為主、他的意見左右我的決定、他的反應主宰我的喜樂，我已經失去了自己。反觀小高他也是，我們二人相處的能量總和，使得我們的生命都因循安逸、停滯不前。這麼一想，也許這也是小高在老人中心被師兄做過大愛手以後，大愛光給他的禮物吧！

* * * 讓大家喜歡我（節錄自 2008/1/19~25 大愛光入門班參班心得）

大愛光入門班的某一天，我的小腿肌肉突然又緊又痛，我開始去觀照、思索這個生命訊息的意義，小腿是與他人的關係，我與他人的關係出了什麼問題呢？小組長師姊告訴我，我在能量上，是呈現拉長脖子、引頸企盼的狀態，她問我，是不是在討父母愛？我覺得事情沒有這麼單純，開始檢視我過往生命中的每一個生活圈：家庭、學校、朋友、打工、實習……，後設分析出一個模式，原來，上了高中之後，我為了不

重蹈國中、國小的覆轍，不想再一個人自閉、孤單，很努力地在維持與周遭人事境的關係。自此之後，我要求自己在每一個場域裡面，每一件事都能做到最好、人見人愛、跟所有人維持友好的關係，要求自己做人做事都要完美無缺，讓大家都肯定我、喜歡我、稱讚我。我用這樣的慣性努力生活了好多年，伸長脖子搜尋著周遭他人的喜好、壓著自己做很多討好別人的事情，勉強自己做超過能力負荷的事情，把心酸、憤怒與不甘強壓進身體裡面，只為了要維持與人、事、境間的關係。

* * * 我要我們在一起（節錄自 2008/1/19~25 大愛光入門班參班心得）

大愛光入門班，我為自己定下一個主題：我要和自己圓滿。

參班第一天的晨煉及下午的立如松，我都和之前參二日班時一樣，都還來不及感受到什麼身體上的疼痛、參悟什麼生命訊息，站著站著就昏倒了。昏倒的感覺很不舒服，全身冒冷汗、口中有膽汁般的苦味，意識還很清楚，但身體就是不聽使喚、無法使力，感覺就像是身體和靈魂要分開了一樣。雖然知道「貧血」是指「生命缺乏喜悅」、「對自己嚴苛」，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昏倒」是什麼訊息？只單純以為自己是因為有遺傳性的地中海貧血，才會昏倒。

昏倒之後在關懷區，師姊幫我做大愛手，我形容了身體當時的不舒服狀況給師姊聽，師姊對我說：「你是身體和靈魂在拉扯、兩個在鬧分手才會這樣。」師姊建議我回去好好和自己談一談。

第二天晨煉立如松時，我的腦中開始出現好幾個不同的聲音在對話，爭論著要修煉還是不修煉，最後的協議是：那就先努力看看，我們一起加油，誰落後了也不要互相怪。很奇妙地，那天晨煉就這樣站完全程的立如松了！之後每次立如松，我就都能夠全程站完、再也不會昏倒，腦中也不再出現好幾個不同的聲音了。

那一次的立如松過程中，腦中出現的那些聲音與對話，我才真正深刻覺察到，自己對自己有多麼的嚴苛，對自己有那麼多的批判、指責，老師說過，立如松時的身體狀況都是有其訊息與意義的，難怪我會貧血、生命會缺乏喜悅，因為自己都無法給自己肯定。經過這一關，我就了悟到，靈魂是用比較激烈的方式（昏倒）來提醒我：是該和自己和解的時候了。

參班第五天，老師帶著我們，二人一組，看著同修的眼睛，和自己生命中的某人做連接，我看著那雙眼，覺得非常熟悉，但怎麼也想不起來那是誰。想了好久好久，我看著映照著自己身影的同修瞳孔，像是在照凸面鏡一樣，猛然想起一件事情，從小我就一直覺得，有一雙眼睛在空中看著我的所作所為，類似「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感覺，並且我對自己過往的記憶畫面，畫面都是由類似監視攝影機的角度所看到的畫面，那雙眼睛浮在半空中看著我在演一場荒謬的人生戲。同修的眼，就是那個從小就浮在空中看著我的那雙眼，我就和那雙眼做連接，後來老師指引我們向那個連接的對象說出想對他說的話，我一直問他：「你是誰？為什麼一直看著我卻又不跟我說話？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那雙眼睛始終沒有回應我，我一直怪他，說都是因

爲他沒有告訴我該怎麼做，才會害我在人事境中不斷犯錯、不斷受傷、不斷自責。事後回想我那時所說的話，反映出我的生命實相：一直覺得自己做錯事、覺得受傷，又一直責怪自己不夠聰明才會做錯事、害自己受傷，無止盡的求完美、苛責自己。

做完連接之後，同修幫我做大愛手時，我看見一個畫面：有一個黑色的人影，躲在一道只開三分之一的黑色門板後面，只露出一半的身影。我知道那個身影是我自己，因爲害怕受傷，乾脆躲在黑暗的房裡不敢出來，只敢打開一點門縫，躲在門後觀望。

第六天的晨煉，老師指引我們哼、唱出聲音，我一直不敢發出聲音。我想起在小學音樂課時，音樂老師讓我感到非常挫折，從此後我就再也不敢在衆人面前唱歌了，當時我的心就關起來了。後來我閉著眼，開始慢慢發出一點聲音時，我看見一個小女孩站在白色的光底下，雖然低著頭、披著頭巾，但我知道她終於願意走出来了；而當我終於勇敢地放開、大聲唱出聲音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小女孩變成仰面朝上、接光的姿態。我知道自己的心打開了。那個躲在黑暗房裡的黑色人影終於走出来了！

同修分享時，有一位師姊說她覺得自己是一個靈肉分離的生命，我聽著，突然覺得自己也算是個靈肉分離的生命，常強壓著自己去做很多不願意做的事情，然後把不甘與痛苦都壓在身體裡面，搞得身心俱疲、雙方都很痛苦，立如松昏倒時口中的苦味，應該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吧。如此一想，便體悟到，過往生活中的苦，以及參班這幾天的狀況與感應，原因都在於我的「靈肉分離」！老師帶領我們接「金燈光」，並指引我們說出內心的渴求與願望，我當時很感動，淚流滿面的向金燈光求告：「請告訴我們，我們從何處來？又要往何處去？我不要再當一個靈肉分離的人了！」原來我已經受夠了這種失去自我、沒有主軸、看別人臉色搞得自己靈肉分離的生活方式了！

大愛光真的很慈悲、有求必應，參班的每一天所發生的許多狀況，都引領我看到自己的靈魂與身體疏離的實相，然後一步步給我機會與方式和自己圓滿，從這幾天的許多感應中，我知道我第一天所立下的「和自己圓滿」的願，一步步地在達成，希望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和我的靈魂能繼續好好在一起，不要再分離了。

* * * 「張佩涵」不是我的名字（節錄自 2008/1/19~25 大愛光入門班參班心得）

從小到大，在寫自己的名字、介紹自己名字的時候，我一直都有一種感覺：『『張佩涵』這個名字不是我的名字！』彷彿我只是被派來這個世界上，被分配到要扮演一個叫做「張佩涵」的角色而已。我跟自己的名字一直有這樣的一種疏離感。參班時，每個人都要配帶著名牌，在大愛光入門班的起始二、三天，每當鞠躬低頭時，看到胸前這張寫著「張佩涵」這個名字的名牌時，那種疏離感又跑出來了，這個我使用了二十六年的名字，我還是覺得那是「別人的名字」。一直到入門班最後二天的時候，那種跟自己名字的疏離感消失了！我開始覺得「張佩涵」是我的名字！我就是「張佩涵」！這種感覺實在很奇妙。

* * * 疲累、走不動的夢境之謎 2008/4/28

在 2008 年 1 月的大愛光入門班中，認識了一位桃園區的師兄同修，這次 4/26~27 的大愛手二日班又碰面，我們留下 email 作為共修的管道。因為我們共同有著「肩膀骨頭突出變形」的狀況，我在 email 中提到我對於肩膀、慣用模式的一些了悟，師兄也因此連結到他自己的生命，也有同樣的模式，在他的 email 當中提到：

「肩膀那部分，今天發心起來參加連線課程，結果因為你的提醒，還有打逐字稿時說到夢境（剛好是我們參班的課程），我三不五時也夢到自己累的走不動，要手腳並用的爬行...今天的立如松時，雙肩酸痛的讓我一度想放棄，我堅持（老師的話，提醒不時的出現在腦中）一定要站過去，和肩膀的痛連接，是我父系母系對我的期望太大，造成的包袱嗎？突然了悟是我的慣性使然，我常常想去幫人，就答應許多的請求、協助，不知不覺我自己身上攬了許多的責任，別人生命的功課、負擔，所以，我才會有累到走不動的夢境....這麼想，看到了，肩膀的酸，痛也慢慢和緩了。」

看到他的這一段回信，我也連接到，我自己也是三不五時夢見「地心引力大到我怎麼樣也走不動」、「手腳並用、使盡全力在前進」，這麼一想，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我終於解開這一系列走不動的夢境之謎了！

* * * 向前男友小高談起當初為什麼分手 2008..5.28

以前大學還年輕的時候，我比較沒有主體性，應該說是比較沒自信吧，事事都會想要知道你的想法，然後做「你覺得比較好」的選擇，以前不懂得「怎樣做對自己比較好」而是鑽牛角尖去想「怎樣做你會喜歡」，那幾年我們應該也為了這一類事情鬧過許多不愉快吧，但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其實這是我自己本身的課題啦！就是凡事都會向外求肯定，而忽視自己的感受。有一陣子，就是研究所前二年的時候，其實我那時候很認真在考慮「以後要不要跟你結婚」這個問題，可是我同時看到我自己有這樣的慣性，就是會去想「別人怎麼想」、「別人肯不肯定」。我就覺得，當時這樣的自己，沒有辦法，跟你或是其他任何一個人長久下去，因為永遠都是在看別人臉色、在追求別人的肯認，當然我知道你是很包容我，然後我想做什麼你都不會干涉，只是我自己沒去處理好自己這個「沒主體性」的課題，不但跟你相處會不斷有摩擦，包括更長遠的，跟你家人相處也都會有問題，我會兢兢業業。所以我就去面對了這個課題，所以就跟你分手了。

* * * 與小高談完話的感動 2008.5.28

深夜跟小高談了許多深刻的話題，真的是太棒了！給我很大的感動，一方面是覺得小高有長足的改變，一方面從談話的過程，我也體會到自己的靈性成長，不再依存牽纏，而能夠真心祝福，覺得能夠跟小高的關係昇華到這種境界，實在很感動，我們的關係已經脫離肉體層的拉扯、脫離靈魂層的牽纏，進入靈性溝通對話的軌道啦！算是一個圓滿，總算是可以真正放下了。這個人、這段關係。祝福他，也祝福我自己。

第二節 釋放學校經驗、害怕、不安、恐懼能量的清洗流通

* * * 學校教育令我窒息（2007年12月大愛手二日班參班心得）

大愛手二日班，被做大愛手的時候，師姊做到我的脖子大椎處時，我猛然看到一個畫面，是我國中的畢業團體照，全班同學排排站，但是每一個人都戴著太空人一般的透明大圓頭罩，面無表情地排在隊伍裡面，照相。此時我突然明白了，在我心中，學校就像外太空一樣，沒有空氣、令人窒息，充滿壓迫感，大家都戴著密閉式頭罩、靠著氧氣桶呼吸，各自想辦法在這外太空的環境中活下去，同學間彼此聽不到對方的聲音、無法交談。我也是，封閉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因為多說多錯，所以我選擇閉嘴不說、掩耳不聽、只是睜著眼看著。我靠著把自己封閉起來，就這樣度過了國小、國中階段。

* * * 自我意識嚴重受損（節錄自 1/19~25 大愛光入門班參班心得）

大愛光入門班，談到鼻子的問題，我一直自認為自己的鼻子沒有什麼問題，從不過敏、打噴嚏、流鼻水，正慶幸著「自己不是自我意識強烈的人」、「沒有自我中心主義的毛病」，緊接著卻講到「流鼻血」的生命訊息是「自我意識嚴重受損」，此時我猛然想起來，在我小學低年級的時候，流鼻血的情況非常頻繁，但升上中年級的時候，流鼻血的狀況就減緩了，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流鼻血的症狀了。想起這件事情以後，我為自己感到好難過，原來，學校教育給我這麼大的挫折與壓迫，讓我這麼受傷，從此以後我就把心關起來了，我開始致力追求外在的優異表現，從那些外在的表現來肯定自己，把真實的自我關在黑暗的小房間裡，別人就再也無法傷害我。

* * * 對父系能量的恐懼開始流通了（節錄自 1/19~25 大愛光入門班參班心得）

大愛光入門班我還得到一個大禮物，有一天，我上課時坐著實在不舒服，小組長師姊建議我一邊立て如松一邊上課，我就起身走到後面邊上站立如松，站著站著，突然左腳的湧泉穴劇痛，像是有什麼從地上刺進腳底湧泉穴。共修分享時，趙師兄提點我說，湧泉穴通「腎經」，代表能量從腳底灌進身體裡、流通「腎」的能量，而在識透生命真相一書中，寫道：「腎能量足則有安全感、有信心、能信任、生命力旺盛；腎能量不足就會擔心害怕、沒有活力。」這樣一想，我確實對代表父系能量、權威的人事境有恐懼、擔心、害怕。「參班」對當時的我來說，意義有點像是「到學校上課」，我對於「到學校上課」、「面對老師、同學」，是有很大的擔心害怕，當時確實也是有點費心著力地在「參班」著，即時不舒服、想睡覺也要乖乖地、直挺挺地坐在位置上，而「起身走到後面去站立如松」雖然是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對我而言卻是「創舉」般的大突破呢！

* * * 跳舞，就像沒有人在看；唱歌，就像沒有人在聽；去愛，就像不會受過傷一樣。
2008/4/21

2008/4/20 有一個機緣和團體一起去南投水里一日遊，同車的師姊們聊天談到這一段話：「跳舞，就像沒有人在看；唱歌，就像沒有人在聽；去愛，就像不會受過傷一樣。」我在旁邊聽著，深受感動，我想起我在跳舞時的「肢體障礙」及唱歌時的「音痴現象」，其實不都是因為太過在意旁人的眼光與評價嗎？思緒至此，我就覺得今天大老遠從台北搭車來中部，真是值回票價、得到大禮物了！動態的跳舞或唱歌，其實就跟靜態的寫作、畫圖一樣呀，本來就只是一種表達自我、釋放情感的方式，我卻因為總是擔心著「跳得好不好、節奏對不對、音高準不準」而無法放開手腳去跳、放開嗓子去唱，搞得自己自我設限說，自己是沒有唱歌跳舞的天份。我暗暗告訴自己，下次有機會唱歌或跳舞，不要再在旁人的評價跟眼光了！又不是音樂課考試，沒人會給我打分數的！「去愛，就像不會受過傷一樣」，也非常激勵我，下次有機會，也要勇敢愛一回！

* * * 妳不要怕哭啊 2008/4/21

2008/4/20 週日水里一日遊，有一個機會與和氣大愛的 老師同車，談到我在血脈報恩班時，與爺爺連接的感動，我覺得「再講下去我就要哭出來了」所以就閉嘴不再繼續講，致嘉老師：「怎麼不講下去？」我：「我怕講了就哭了啊。」致嘉老師：「有什麼關係，我們有衛生紙啊。」此時坐在副駕駛座的 老師回頭看著我說：「怕什麼，妳不要怕哭啊。我跟妳講，佩涵，妳真的要繼續講下去，把這個部分都哭完。」我感覺到 老師散發出一股慈悲溫柔的能量，覺得非常感動，從小我就超愛哭的，很容易就哭，感動也哭、難過也哭、生氣也哭，但就是從沒有人在我哭的時候，用這麼溫柔的口氣對我說「妳可以哭」這樣的話。這是和氣大愛給我的最大感動之一：哭泣作為一種清洗方式。這對於「連哭也彆扭」的我而言，實在是很大的救贖。

* * * 夢：今天的課表是？2008/4/22

夢境內容如下：

醒來的時候已經遲到了，要去中山女中上學。制服咧？找不到制服。咦？為什麼還要去上學啊（還是怕遲到的那種）？我不是已經早就畢業了嗎？要穿運動服還是制服啊？今天課表是什麼？要帶什麼課本啊？（我經常夢見為想不起課表而苦的夢）

來到了學校，班級教室是國中教室，裡面有一些國中同學，我趁下課時間溜出教室，要去隔壁隔壁班找一個人，我有話想要跟他說，教室外是國小的走廊，我來到隔壁隔壁班門口，咦？怎麼沒人？唉呀怎麼辦，又找不到他了，想對他講的話也不能講了。

我回到國中教室，心裡覺得，這是一個夢，因為我早就畢業了不是嗎？現實

生活還有很多事情等我去做，哪來那麼多時間作夢，快醒啦。難道是有什麼事情只能用這種在夢中回到當時才能解決、解開的嗎？剛剛那個隔壁隔壁班的同學找不到，我知道這個只能經由作夢回到當時去解決，啊可是他們班就沒人在，找不到他啊～不要在夢裡逗留了啦，我要趕快回現實生活處理很多事。也就沒去多想這個國中情景的教室有什麼要解開的結。

課表代表一種既定、不變、可預測的明天與未來，記得課表就可以穿對衣服、帶齊課本，為即將來臨的未來做好完善的準備；記不得課表，意即對於無法預測、難以做好萬全準備的未來感到焦慮。這個我最近深有所感，難怪會做這種夢。無法預知明天的事、下週的事、下個月的事，完全身不由己。

藉由催眠回到過去某個創傷造成的時間點，然後去改寫當時的自我暗示或設定，這好像是某個學派的心理治療手法（在電影上有看過）。國小隔壁隔壁班的那個人，我知道，這是最近在做的功課，左乳外側的纖維囊腫，病因如果是因為喜歡又不敢表達、只好埋藏心中累積發酵，那我想應該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大愛光真的很厲害，白天 老師才在車上指引我這一部分，晚上我就做了這樣一個夢。想要回到那個時間點去跟他把沒有說出口的話說完。那國中教室是什麼啊？大概是昨天去水里的車上，師姊聊天時講到：「跳舞，就像沒有人在看；唱歌，就像沒有人在聽；去愛，就像不曾受過傷一樣。」我從國中之後就非常害怕別人對我的觀感與看法，導致後來唱歌、跳舞以及其他任何要在他人面前展現的事情都有障礙。

其實許多過去的事件在靈魂上造成的創傷，要花時間去修復，但是頭腦又覺得說，哪有時間在這裡作夢，趕快回到現實去賺錢做事比較重要啦！也就是說，我又有一個矛盾：明知過去的創傷沒有好好療癒，現在不好過、未來也會不好過，但是又責備自己耽溺於過去，不好好經營現在、為未來而打算。因此感到焦慮。

* * * 清洗「擔心、害怕」的能量 2008/4/28 (4/26~27 大愛手二日班參班心得)

這一次的大愛手二日班，有一場大愛手是，一邊立如松一邊幫自己做「一」的能量大愛手，才開始沒多久，我就開始有貧血、冒冷汗、呼吸困難的身體狀況，真的很不舒服，但我知道這是一個過關的機會，所以我還是堅持繼續幫自己做下去，僵持許久之後，我從冒冷汗轉為冒熱汗，手指充滿麻電感，同時全身無力，雙手就像中風一樣僵硬、失去知覺、無法控制，因為從來沒有這種經驗，我心中閃過一絲的恐懼，害怕繼續做下去對身體會有不良的影響，但後來我告訴自己：「大愛手不會做壞、一切的現象都是在幫我調理。」繼續幫自己做「一的能量」大愛手，說也奇怪，又從冒熱汗轉為全身清涼舒適，像是大熱天走進冷氣房在吹冷氣一樣，呼吸也順暢了。後來我與主班趙師兄分享，趙師兄給我的回饋是，我在這場大愛手過程中，一關關地過，一關關地清洗、調理了體內擔心、害怕的能量。大愛光真的很靈妙，我前幾天(4/20 去水里那天)才起了一個念頭，猜測自己體內主要運轉的負面能量，就是擔心、害怕，這次來參班，就幫我清洗這部分的能量！真是太棒了！

* * *我看到學校聯絡簿、看到自己擔心害怕的源頭 2008/4/28 (4/26~27 大愛手二日班參班心得)

另一場，是幫同修做「一的能量」大愛手，我在被做大愛手的過程中，閉著眼，眼前卻陸續浮現了小學聯絡簿、國中聯絡簿、高中聯絡簿的影像。「聯絡簿」上，列著許多回家功課、隔天的考試、要帶的東西、課表、、、，我思索著「聯絡簿」對我的意義是什麼？我想起過去那個不斷在學校求完美表現的我、為了即將到來的考試兢兢業業的我、在意他人評價的我、不斷用外在永無止盡高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我，我總是追著聯絡簿跑、被聯絡簿上的功課鞭策著不斷前進，臣服於外界的權威，而那權威在學校教育裡的代表人就是「老師」，「老師」就是我從小最恐懼、害怕的人物！稍後的上課內容，提到 老師的心願之一是希望能將大愛光之法推廣到學校教育裡面，因為學生們一天當中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學校裡面，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非常大，如果能將學校老師都調教成大愛光老師，那將是多棒的一件事！我聽了非常的感動，覺得非常的相應，我才剛剛得到了有關「恐懼、害怕」的了悟明白，馬上就聽到這樣一段內容！我內心也警惕自己，雖然自己不是一名正式的教師，但也要在與機構孩子的互動中，秉持「自己是一名大愛光教師」的精神來與孩子們互動才是！

第三節 對家的情感

* * *和父母親圓滿（節錄自 1/19~25 大愛光入門班參班心得）

會想要去學大愛手的動機是，家裡破產之後的這一年多來，看到我的父母親身心俱疲、心力交瘁，我很擔心我的父母身體會出狀況，所以很想趕快學會大愛手，趕快為他們做大愛手。立如松二日班、大愛手二日班時，其實都很期待自己能夠趕快學會、趕快回去幫父母親做大愛手，但是每次去參二日班的時候，看到許多青年同修，他們都是家長接引他們來參班，我心裡好羨慕他們，好羨慕他們都有不用令人擔心的父母親、好羨慕他們都可以這樣被父母親呵護、照料著，反觀自己，就覺得很悲哀、很有相對剝奪感。

受傳大愛手之後，行願的過程中，漸漸覺得，自己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能夠學會大愛手去幫父母親做，已經很有福報、很幸運了。但是，想是這樣想，我自己很清楚，心中還是有著相對剝奪感、還是對父母有怨懟，還沒有放下、還沒有釋懷。參大愛光入門班的時候，這樣的情緒又跑出來了，我知道這也是我這次來參班的重要課題之一，除了和自己圓滿，也要和父母親圓滿才行！

心靈相通的時候，老師指引我們和自己的父母親連接，然後把心裡面的話告訴對方。我選擇和母親做連接，本想試著回想母親對我不好的畫面，預期自己會很憤怒、會把心中的不滿一股腦宣洩出來，但是那些所謂「母親對我不好」的畫面才沒幾幕，就想不起來了。緊接著一直湧現的是，母親很辛苦、為家計操勞、為經濟憂心的畫面。我想起母親在她四十歲時就滿頭白髮、白髮蒼蒼的畫面；母親鼻青臉腫，臉上貼著

OK 繡來叫我起床上學的畫面；母親強忍胃痛、臉色蒼白撐著在做生意的畫面；母親坐在床邊，數著不得已要拿去典當的傳家金飾，神色憂愁的畫面。我覺得好捨不得。隨後又不斷湧現，母親「夾縫中對我好」的畫面，才發覺，其實母親已經盡她最大的能力、用她的方式在照顧著我，只是我自己視為理所當然，而且還嫌不夠！母親辛苦了大半輩子，到現在我非但不能好好奉養母親，還在心裡跟母親賭氣、覺得自己沒有被照顧好、覺得自己被愛得不夠多，想到這裡我就覺得好羞愧、好懊悔。我腦中突然閃過，老師在大愛手二日班指引過的一句話：「現在還要再跟父母親賭氣嗎？該是報親恩的時候了。」之後我一直在心中跟我的母親說：「媽，我好捨不得妳。」、「媽，對不起，我一直在心中偷偷怪妳。」我真的覺得好捨不得，因為看到這麼多畫面，卻怎麼也看不到、想不起母親的笑容，後來我在心中一直想著：「媽，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孝順妳。」後來我看到母親在對我笑，我才覺得比較平靜了。過幾天老師又帶領我們做一次心靈相通，我又想到我的母親，這一次心情比較平靜，我想到的是：我們的過去已經不能改變，但是我們的未來可以一起好好經營。

每次站立如松的時候，我的腰都會很酸，腰會酸的生命訊息是「生命中得不到依靠，而感到委屈」，大愛光入門班這幾天，不斷的與父母親心靈相通，這一個關卡也一步步、慢慢地在化，一路站下來，腰酸的感覺已經好很多了。緊接著受傳和氣，在某一次煉完和氣之後，我意識到「自己可以不再像小孩一樣依賴著別人、可以獨立去轉」的時候，突然從腰部開始擴散出一片清涼感，我知道，現實生活中，我也可以開始獨立、不再一直想要依賴父母親，不再一直想要從父母親那邊得到呵護與依靠。這個與父母親圓滿的課題也許還沒完全做好、也許還要做很久，但此時的我知道，我已經成功的踏出第一步了！

***我的圖畫日記：對家的情感 2008/4/14

(本篇文章請參照第 107 頁，圖七、我的圖畫日記⁵：對家的情感)

下午得知了前男友的母親又住院開刀的消息，覺得很心疼，雖然不是自己的母親，但總是天底下某個人的母親。對家人的疼惜之心，應該是普天之下所有人都能明白的情感吧。一開始是很排斥畫這一頁的，因為這一頁有既定的圖案在上面：一間房屋，我理智上知道這如果畫出來，絕對是表達對家的情感，我還想隱藏。但想到前男友的母親的身體這樣為病痛所苦，我卻礙於身份(不想當一個糾纏不清的前女友)，不能為她做點什麼、也不能對她說些什麼關懷的話，覺得很悲傷，也想到我的家人，希望我能為我的家人多做些什麼。

圖片說明：我擁抱著我的家，臉上掛著一滴淚，因為我心疼我的家人在水上漂泊，還有漩渦危機四伏。我的家很傳統，所以屋頂是青綠色的屋瓦，我的家很溫暖，所以從窗戶透出金黃色的燈光。我的心中有金黃色的光想要給我的家人，可是被橘色的肉身擋住，變成不是那麼閃亮的銘黃色，但多少還是有照射出來，他們懂得。綠色的光芒圍繞，希望我與家人飽受挫折的心靈能得到療癒。

⁵ 「我的圖畫日記」系列圖片，是我畫在「我的曼陀羅繪本」(台北，心靈工坊)一書中的圖。

* * * 被開罰單是守護神在協助 2008/4/21

這一陣子爸爸跟妹妹經常在工作時受傷，也經常被開交通違規罰單。向老師請示，老師指引說，經常受傷是因為「相信暴力」、「體內流通著『衝撞』的能量」，老師進一步指引說，這「衝撞」的能量，也是一種「自己死不足惜」能量的展現，也就是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自己反正爛命一條」，我聽了之後恍然大悟，沒錯！自從破產之後，爸爸跟妹妹確實流動著這樣的能量！這也是我為他們擔心的原因（這擔心、害怕也是我慣用的能量）！老師又進一步指引說，不要擔心，會慢慢好起來的，被開罰單是守護神在協助他們化掉衝撞的能量。我聽了覺得非常感動，也終於放下心中的大石，大愛光有在眷顧我的家人！當天回家馬上跟妹妹分享這一段指引，妹妹說：「好溫馨喔！那我的人生還有救。」原來妹妹心裡已經有一種「人生無望」的設定了，難怪會有「反正是爛命一條」的衝撞能量。

第四節 打開情感、處理「愛」的課題

* * * G cup 左乳人（3/29~30 立如松二日班參班心得）

這是第二次參立如松二日班，原先並沒有帶著特別的課題來參班，想不到在某次被師姊做大愛手的時候，我閉著眼睛，眼前卻浮現了一個畫面：「一個骨瘦如柴、全身乾癟、非洲土著裝扮的女性，左邊乳房卻異常巨大。」我暱稱她為「G cup 左乳人」。我思索著這個畫面是什麼訊息？乳房是給愛的器官，左邊是代表男性，那麼 G cup 左乳人是左邊乳房塞爆了嗎？G cup 左乳人是我嗎？我對哪個男性給愛給不出去塞爆了？是前男友小高嗎？還是我父親？我猛地想起，我左邊乳房外側，忘記是從國中還國小開始，就長了一個纖維囊腫，所以那個 G cup 左乳人就是我自己沒錯。對象？小時候應該是父親吧。長大了以後，同樣的模式沿用至親密關係，當時對前男友小高也是，明明很愛，卻又因為自己的彆扭，愛給不出去，塞爆了。

* * * 我的圖畫日記：心中最愛的人 2008/4/17

（本篇文章請參照第 107 頁，圖八、我的圖畫日記：心中最愛的人）

最近接了一個逐字稿的工作。今天校稿的內容（真人真事！）提到有一位已經結婚二十幾年的太太，她在某個機緣下才突然發現，原來她的先生是她生命中最愛的人，這幾十年來她一直不覺得，她一直以為她心中最愛是另有其人（事）。我非常的感動，也為她感到高興，能夠發覺某人是生命中最愛的人，然後能對他說，是一件多棒的事情！

暗暗下定決心，如果我遇到生命中最愛的人，一定要告訴他：「你是我生命中的最愛。」抱著這樣的心情，我開始畫這一張圖。

打開這一頁，圓形的圖畫紙上，有一個既定的圖案，是一隻右手。一開始用綠色畫了另一隻左手，自以為是「大手牽小手」，還在右手手心畫了愛心。但是畫到這裡就卡住了，我不願意畫下去，因為這是在自欺欺人。既然名為圖畫日記，我決定真實地呈現我的內心世界。

右邊的大隻橘色女孩，她一個人在外面，很孤單，流著眼淚，背景是冰冷的藍色調，硬生生地被隔離、漂浮。中間的小隻橘色女孩，她坐在明亮的掌心中，看起來很安全。綠色的是男孩吧？這張畫中所有的綠色都代表男孩，他好像牽著中間的女孩，但是動作很模糊，像是隨時要放開手、轉身離開。

好擠，三個人，太擠了！男孩選了任何一個女孩，都會有一個女孩在冰冷的邊緣漂浮、落淚。這是我感情模式真實寫照：心中所愛的男孩手上都牽著另一個女孩，在男孩放開手之前，我只能在一旁漂浮；或是我成為被牽著的女孩，但有另一個女孩在一旁漂浮，然後男孩像是隨時要放開手。莫名其妙地當了介入的第三者，或是莫名其妙地被第三者介入，我受夠了這種事，所以只要我知道/覺得男孩心裡/手上有別的女孩，不管那女孩是在外漂浮或正被牽著，我、絕、對、禁、止、自、己、更、進、一、步、發、展，然後接著，切斷、禁止、打壓、壓抑、消滅心中的情感。

正所謂：「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既然看到了自己的這個模式，並且看到了這個模式如何限制、折磨自己，那就想辦法改寫、重設定。期許自己以後如果確定了有一個人「我真的很愛他」，那就勇敢表達吧！

* * *我值得被愛！2008.4.18

前幾天和遠在英國求學的小悠聊 skype，她開玩笑提到說，要我趕快把論文寫一寫，然後備齊自己的碩士論文、畢業證書、相關檢定證書、財力證明、、、飛去英國牛津向某位大學學長求婚，我也開玩笑回她：「什麼都不用帶，而且我的『告白台词』已經想好了『我什麼都沒有，但是我相信，就算不附加任何外在條件，這樣孑然一身的我依然值得你跟我在一起』。」回頭想此段對話，覺得非常感動、內心充滿喜悅。

以前的我是一個沒自信的人，事事都要尋求他人肯定與認可，所以初始在立如松時，下巴脖子都會向前伸長；對於周遭期待的慣用回應模式，就是我會非常在意、設法完成對方的期待，一肩挑起，然後盡力做到最好，用永無止盡的外在（他人）的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假使辦不到、做不好就對自己嚴厲苛責，所以造成缺乏喜悅而貧血；或得不到他人讚美就對自己沒信心、喪失自信，所以捲縮著肩膀又駝背。慢慢又悟到，這個模式因而造成了「自己不夠好」、「不值得被愛」的設定，長久來也因此切斷、壓掉了許多展現愛、表達愛的機會，所以左邊乳房有纖維囊腫的問題。也就是說肩膀捲曲、貧血、以及其他左邊的身體訊息，都是一系列配套而來的。

於是，自己在面對感情時，不是「反正都會分手，那不如一開始就不要在一起」，不然就是「在你遺棄我之前，我趕快先提分手」，或者就是「我覺得你不是喜歡真正的我，你喜歡的只是外在的假象」，諸如此類云云的模式。

看一看我的「告白台詞」，雖然不一定真的有機會、有勇氣這樣飛去「求婚」，但是我竟然能說出這樣的話，就覺得，加入和氣大愛這幾個月來，三天打魚二天曬網的不持恆修煉，已經改變我很多，不知不覺中「我不夠好、不值得被愛」的設定已經轉換成很積極正向的了！

* * * 我的圖畫日記：愛給不出去，生生世世的業與輪迴 2008.4.19

(本篇文章請參照 108 頁，圖九、我的圖畫日記：愛給不出去，生生世世的業與輪迴)

畫這張圖的時候，有一種自己難以控制的感覺，深藏在內心的東西一直湧出來。我一度不想去分析與辨識，但還是要做。畫的時候心驚膽跳，畫完之後還整夜失眠。這張圖裡面有：正三角形、倒三角形、正的蜥蜴、倒的蜥蜴、正的人、倒的人、綠色的眼睛（是審判之眼還是祝福之眼？）

一開始畫第一筆的時候就知道這次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我拿的是黑色的筆。我先畫了黑色的正三角形，然後畫了裡面的正的人，顏色是比較光明、光亮的。後來想起許多過去的事情，覺得自己以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覺得造了很多業，所以畫了倒的三角形，倒的人，顏色比較灰暗。（但也許不是那麼嚴重啦，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一樣高道德標準的話，應該有一半以上的人會因罪惡感而無法安心過日吧？）對，這就是我，有善有惡、內心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我只是想當個好人啊！）卻也暗地裡幹了不少壞事。

接著我畫了一個綠色的眼睛。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個審判之眼，記錄監看著我此生的種種作為，又覺得那是一個祝福之眼，看護、關照我，讓我不會迷失。接著畫了正的蜥蜴，然後畫了反的蜥蜴。最後畫了底色，下方黑、上方黃綠。

整個畫完了之後，我把圖轉來轉去，猶豫著圖的方向，是否要倒過來看？我知道正的倒的各有其意義。看了一下資料，在奧修禪卡⁶裡面，蜥蜴是代表守護者，守護著洞見，也代表著智慧和寧靜。於是我看出了這是一張輪迴的圖。

此時我如果掌握住這個洞見、智慧，讓自己保持寧靜狀態，那就是光明的那一面朝上，我整個人可以發光，那隻眼就是祝福之眼。但我如果錯過了這個機緣，放任自己負面心念無止盡輪迴，那圖片就是黑暗的那一面朝上，那我又繼續回到慣用的負面模式、墮入黑暗深淵。那隻眼就是審判之眼，繼續紀錄著我的所作所為。所以蜥蜴才會一正一倒，因為一不小心就會順順地又轉回去了！非常好，完成這一張圖，這一題。

* * * 我好像喜歡上「他」了！？ 2008.5.5

我喜歡上「他」了嗎？不是吧？人家有女朋友了耶！這一定是幻覺！幻覺退散！

* * * 不舒服 2008.5.6

一整天整個人不舒服，胃悶悶的、胸口也悶悶的、沒食慾。我生病了嗎？

⁶ 詳見 Osho(1996)，「奧修禪卡：禪宗超凡的遊戲」（奧修大師原著；謙達那譯）。台北：奧修出版。

* * *我的圖畫日記：我的愛情蛋 2008.5.6

(本篇文章請參照第 108 頁，圖十、我的圖畫日記：我的愛情蛋)

覺得悶到不行快要爆炸！拿出圖畫本&粉彩筆，開始了畫筆與內心的對話。拿起筆來第一畫，就畫出一顆橢圓型，第二畫，畫出橢圓型底下橫的線，「這是一顆蛋，蛋在鋼索上搖搖欲墜。」之後把蛋塗滿桃紅色，「桃紅色！這是一顆關於愛情的蛋。」下一步選擇了深藍、深紫、黑色畫在下面當底色：「桃紅色的愛情蛋在鋼索上搖搖欲墜，掉下去就是黑暗深淵。」然後，選了明亮的黃色跟橘色畫在上面當底色：「愛情，充滿了墜落的風險，卻又如此光鮮亮麗令人憧憬。」最後用粉紅色在蛋上面，畫了橫線條：「好像繩子，把蛋捆起來，束縛起來。」這是我的愛情蛋，我的愛情模式，again&again，一開始就害怕失敗、害怕墜落、自以為墜落就會粉身碎骨、殼破蛋黃流！所以很ㄍ一ㄥ、用花俏的外衣把自己包裝起來，束縛起來，沒有勇氣、不敢稍有動靜。「其實那是一顆石頭好嗎？掉下去也不會破掉的！」要這麼告訴自己，勇敢的去滾動吧！

* * *差點吐在儀表板上 2008.5.7

又一整天整個人不舒服。胃悶、想吐、沒食慾、胸悶、反胃、頭昏、不開心、想哭。剛剛見到「他」，可是我故作沒事狀，自己騎車回家的路上，反胃到不行，差點直接吐在儀表版上。

* * *小悠給我的信：愛的能力 2008.5.7

親愛的佩涵：

張娟芬說：「愛情的最純粹形式，我愛你不是因為我自認我可以得到你，而是因為一股愛在我心中滿溢出來，我不得不。」今天跟妳聊天，我覺得心疼又開心，曾經我覺得妳在經過一些晃蕩的關係、尋尋覓覓等，對愛情好像有點「事不關己」，比較接近「普渡眾生」的態度。但，現在妳也因為真真實實地感受而切身地反映在心理及生理。這是一件無論日後方向如何，都值得感激的經歷。妳沒有失去愛的能力！也謝謝妳與我分享，我願意盡最大的力氣祝福妳。這已經不只是「學著愛自己」這般的課題，而是學著去愛自己，以及學著去愛著那個愛著別人的自己。 by小悠

* * *給小悠的回信：化作眼淚 or 鼻涕 or 嘔吐滿溢出來的「愛」 2008.5.8

親愛的小悠：

之前曾經看到這一段文字，我那時覺得這是唬人的，騙肖ㄟ，怎麼可能，愛情會這樣？原來，張娟芬沒有騙人，她說的是真的！關於「愛的能力」其實我知道，這是我最近在過的關，我早些日子就看到了，可是一直過不了。

誠如妳所說，經過一些晃蕩的、擦身而過的緣分，我對愛情變得很抽離：面對喜歡的人，迴避、壓抑、不承認、斬斷情絲；面對不喜歡的人，當他是需要被普渡的眾生。「What is Love？」我已經無法定義了，我一度以為自己失去愛的能力。「How to

Love ? Is it Love ? Can I Love ? 」我内心真是充滿疑問！之前我嘗試用一些比較周邊、溫和的方式來解決。比如說，對自己誠實、鼓起勇氣去釐清、寫信、畫圖.....但是太緩慢了。這次的經驗大概就像奧修禪卡裡面的「雷電」吧！

這幾天身體的不舒服，我知道，是身體跟靈魂在拉扯，身體慣用壓抑、忽略、否認的模式來處理愛情，保護自己；但是靈魂已經受夠了、受夠了、受夠了，這樣無限迴圈難道要來世再解這一個課題嗎？所以生理跟心理才會有這麼激烈的反彈、反應。我要抓住這個機會，過這個關，不要再無限卡關下去了。（我不想以後得乳癌啊～）

我正在喝著妳自土耳其空運來台的「愛」茶，昨晚才從小崔那邊拿到的，真是巧！彷彿這件事就是妳寄給我的大禮物，關於「愛」的課題與祝福。

By 佩涵 於 2008.5.8 中午

* * *失控地大哭、小穎師兄的大愛手、電話告白。舒坦！2008.5.8 深夜

剛剛立如松團煉完，回家的路上，小穎騎車載我，我本來只是在後座吵鬧亂哭叫，後來就真的哭了，很傷心的大聲哭出來。小穎整個被嚇傻了，後來立即當機立斷：「我幫妳做大愛手好了。」然後我們就找個可以哭鬧又可以大愛手的地方，進行我的治療流程。我從來沒有這樣哭過，像小孩子一樣哭出聲音來，而且還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小穎幫我做完大愛手之後，我很霹靂地做了我人生中的大突破，我打了電話去向「他」說：「我好像喜歡上你了耶！」講完的當下，真的是心情一片舒坦！原來，成語說的「一吐為快」是真的！我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真的很謝謝小穎，陪伴我度過這一個人生中重要的關卡，真的是功德無量。

* * *幫「他」的女友做大愛手 2008.5.12

三五好友一起出遊的時候，「他」的女友身體不舒服，「他」請我幫他女友做大愛手，當下我心中馬上「卡」了一下，但是想到當初受傳大愛手時所發下的心愿：無分別心的為每一個需要的眾生伸出這雙手。當下我非常誠心誠意地幫她做大愛手，但是做完之後，我覺得整個人好累、好累喔，然後無法控制地一直流眼淚。

* * *Love is easy ? 2008.5.13

還記得 5/2 的週五晚上在機構教數學的時候，我帶的孩子突然天外飛來一筆，在白版上寫下一句：「Love is easy！」當時我不以為意。直到這幾天，我才覺得，當時那孩子寫的這句話，是對我說的！我又想起 4/20 去水里的車上，師姊講的那一句：「去愛，就像不曾受過傷害。」這一次，我想要轉換長久以來束縛我的慣性，所以，我放手一搏，去承認、去感受，可是怎麼那麼苦、那麼苦啊？我每天都心好痛、每天起床跟睡前都要流眼淚、聽情歌也流淚、每天都食不知味。從來沒有喜歡一個人喜歡到這種無法控制的狀態，這什麼呀？這是愛情嗎？這是急性腸胃炎還是瘧疾吧？天啊！情關真的難過，好難過！但是為什麼？這一切，我並不後悔。

* * * 小崔的信：心明明痛得要裂開，但仍無法眼見著受苦受難的人 2008.5.14

親愛的佩涵：

我能做的只有送妳到電梯口，雖然沒有大愛手，但是如果妳想抱抱，或妳哭的時候，我願意無條件、無期限地跟妳相擁、拍拍妳，就像妳在我大哭的時候做的一樣。

妳沒有問題的，不只因為妳堅強無比。也不只妳有「我的心明明痛得要裂開，但仍無法眼見著受苦受難的人」的感覺，我知道，有一種感覺是「我是多餘的」或「愛是多餘的」，但我不是很清楚這是不是妳淚流不止的原因，

先前我以為妳對這些戲劇性的情感是超脫了、放下了，原來妳是開始認真、擁抱它，擁抱想要逃脫、眼不見為淨的自己，妳很勇敢，我只想這樣說。「啊怎麼會這樣？」是啊，如此貼切，愛怎麼會這樣？妳已經開始妳的接受之途，小崔我會奮力為妳喝采、為妳直接了當撥打電話的氣魄喝采，那個我投胎三輩子也做不出來的事！

By 小崔

* * * 紿小崔的回信：帶著「愛」的課題去參和氣基礎班 2008.5.18

親愛的小崔：

其實這次身心的反應會這麼激烈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猜想「他」是上天派來的小天使，要來啟發我、幫助我做人生功課的，只是我胡衝亂撞的想要衝關但卻不得要領，在連續嘔吐反胃了二週之後，我帶著這個「愛」的課題去參了二天的和氣基礎班。

參班第一天，連自己都感覺得到，後背心整個糾結在一起，卡得緊緊的，師姊們幫我做了好幾次的大愛手，情況才舒緩許多。進行「搖籃曲」的時候，我一開始不敢往前靠，雖然理智上知道師姊很穩當，但身體就是很難放鬆，這時我了悟：「原來我是一個拒絕被愛、又不敢放心給愛的生命」不論親情、友情、愛情，這其實是我一貫的模式，看似親切隨和又充滿溫暖與關懷，其實我內心對周遭的人們仍有保留、疏離。

煉和氣時，我一直在心中問，問自己、問上天、問爸媽、問阿公：「到底什麼是愛？」、「如何去愛？」、「愛怎麼那麼難？」、「愛怎麼那麼苦？」、「到底我發生過什麼事？為什麼我沒辦法像別人那樣放心大膽地去愛？」無解。我只能一直哭、一直流淚。心中唯一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想太多、全心去感受、放心去付出就是了。」同時我又想起，4/20 和團體一起去水里一日遊時，師姊們在車上聊到的：「去愛，就像不曾受過傷害。」

我在參班第一天放學之後，打了電話給「他」（真的是超有氣魄的），跟他說：「我今天有一個體悟，就是，雖然這樣很傻，但我還是決定繼續喜歡下去。」因為啊，反正從心中滿溢出來的愛壓也壓不下去，那麼就義無反顧地愛吧。

By 佩涵 2008.5.18 深夜

* * *給「他」的一封信：我知道你懂得。 2008.5.20

OO：

當我跟你說：「我喜歡你，就這樣。」的時候，雖然一派輕鬆，因為你曉得我在感情中是一個害羞被動退縮的人，我知道你懂得，我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氣跟你表白的。當我跟你說：「我生了一種『沒有辦法吃東西的病』。」的時候，雖然你開玩笑說：「是厭食症吧？」，但我知道你懂得，我為什麼吃不下東西。當我跟你說，我參班這二天，後背心整個揪在一起的酸緊痛，然後我又繼續跟你說明「後背心是接收愛的部位」時，你沈默了二秒，我知道你懂得，關於「被愛」，我壓在心裡深沈的悲傷。很多事情，我不用多做說明，我知道你懂得，然後，也有很多事情，你不用多說明，我也懂得。「那就這樣。」我們總是這樣明快地結束談話，但是，彼此懂得。

By 佩涵

* * *大愛光派來啓發我的：「愛」的課題 2008.5.25

今天整理了這幾個月來的文章、圖畫日記雜七雜八的，從中看出了一個脈絡，這幾個月陸續在處理許多生命的課題：從靈肉分離到自我統合；清理不安、害怕、恐懼的能量；和家人、父母親圓滿。我還看出來，從三月底四月開始，漸漸看出一個新的脈絡正在發展，跟「愛」有關。

三月：29、30日，先看到自己「愛給不出去、有障礙」（對男性）

四月：

10日，開始醞釀五月初的週末出遊

14日，幫前男友小高做大愛手，心中有新的體悟！他原來只是一個「代表人」！

17日，看到自己「三個人，太擠了！因而斬斷情絲」的感情模式⁷

18日，發現自己可以從「我不夠好、不值得被愛」轉換設定為「我值得被愛」⁸

19日，看到「愛給不出去、生生世世的業與輪迴」意識到不能這樣輪迴下去⁹

20日，水里車上，師姊們提到：「去愛，就像不會受過傷害」

20日，老師指引：「左乳的纖維囊腫（左邊是對男性），是明明很愛，卻又不敢表達、不敢去愛造成的。」

26日，被做大愛手過程中了悟造成「不敢去愛」的「我不夠好」設定源自何時何處¹⁰。

於是這個醞釀許久的愛的課題，終於在五月初週末出遊之後，有了霹靂的突破：我「失控地」愛上了「他」。從我發現自己心中的這一份感情後，生理和心理都承受很大的衝擊、失控，然後我做了許多三輩子也做不出來的事情，一再再突破許多自我設限。「原來這就是愛啊？」關於「愛」的課題，我想「他」一定是大愛光派來啓發我，幫助我做這個人生功課的。

⁷ 詳見前述「我的圖畫日記：心中最愛的人」一文

⁸ 詳見前述「我值得被愛！」一文

⁹ 詳見前述「我的圖畫日記：愛給不出去，生生世世的業與輪迴」一文

¹⁰ 詳見本章第二節中「4/26~27 大愛手二日班參班心得」相關文章

* * * 寫給「他」的一封信 2008.5.29

OO :

我真的要很感激你，我發覺你不但是大愛光派來啓發我「情感&愛」的課題的小天使。你也是幫助我將大愛光傳播出去的貴人！

之前我雖然也是四處找人幫對方大愛手，但是都侷限於「我認識的人」，然後還都支支吾吾，謊稱說是一種氣功啊，或能量調理啊之類的，怎麼就是不敢直接說「大愛手」呢？可是你很妙，事實上我從沒有正式幫你做過一次大愛手，你都是在旁邊看而已，但你自己就默默把我那本「大愛手小冊」看完（雖然你說你都看不懂），然後就自己幫我正名說：「這是『大愛手』。」

你總是毫不猶豫地將我的大愛手推薦給你的親朋好友哥們，每次跟你出門的行程都讓我覺得好像是「大愛手出診服務」，而且你真的很會推銷，介紹得好像是你自己有去受傳一樣，真的很妙，儼然是我的經紀人、張仙姑的「桌頭」、大愛手的「代言人」！

感謝你這麼接受、這麼相信「大愛手」這件事（不然你不會逢人就幫我推銷、介紹）；感謝你這麼支持我，比我還積極努力要幫我達成「三千次大愛手」的成道目標；感謝你讓我接觸到更多的人們，協助我散播大愛散播光；感謝你一次又一次讓我看到自己的自我設限，給我這個機會去突破、成長。

你說：「妳的大愛將遍佈我的朋友！」我真的很感動，你這麼敞開接受、這麼踴躍支持，不論將來我心中的這份「小愛」結局如何，在這條「大愛」的人生路上，你絕對我是萬中選一的好伙伴！

By 佩涵

第五節 在大愛光引領下，完成這篇論文

* * * 這大概不是論文的困難，而該稱為對待自己生命的困難 2008.2.23

和同樣在寫碩士論文的小崔，談起寫論文的困難。小崔問道：「研究者可能、可以把自己抽離研究主題之外嗎？」我說，在質性研究中其實，不太可能，但是「抽離」比較「客觀」，而躲在「客觀」的背後比較有安全感。是的，對我來說，我沒有辦法收尾，就是因為我對那些同樣的事件不斷不斷地再詮釋、做不同歸因，我每次回去看，都會「再建構」一次。要怎麼收尾？小崔說：「**這大概不是論文的困難，而該稱為對待自己生命的困難吧。**」是啊，真的很困難、很困難，比其他人多了一點愚勇選了這條路，卻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走完。小崔：「是否不知不覺地，我們都在自己的研究裡被一覽無遺？」、「最害怕的就是一覽無遺的自己。」我真同意她的說法，也真的很害怕。

* * *我的圖畫日記：女孩，為什麼哭泣？2008.5.20

(本篇文章請參照第 109 頁，圖十一、我的圖畫日記：女孩，為什麼哭泣？)

這張圖一開始就有一個橢圓形的臉。我畫了身體，雙手守護靈心，看起來像是在煉和氣。靈心中央是紅色、橙色、黃色，我內在有一股對生命的熱情、自我整合、成長的力量湧出。綠色的身體，我身體每一個部位都充滿療癒的力量，藍色的臍輪，是撫慰人心的力量。畫了黑色的長髮，嗯，運轉著女性能量。我是女生！灰色的背景，是悲傷，從後背心湧出來的悲傷，現在要正面去面對、感受那些悲傷，但是有警覺地不要讓自己被悲傷淹沒了。我有日月的祝福、還有家庭的支持，以及彩虹的加持，可以的，我可以的，可以過關、可以蛻變！

* * * 寫給小慧的一封信：和氣大愛給我的改變 2008.5.23

親愛的小慧：

很高興昨天晚上妳帶著小寧一起來慈場體驗大愛手，昨天看小寧這樣哭，讓我想起我很久以前，還沒加入和氣大愛正式開始修煉時，2006 年底，在師大活動中心，參加和氣大愛辦給社會大眾的一個說明會，那個晚上被做大愛手的情況，我那次哭到啊，因為被做得太投入、也哭得太投入，做完的時候一回神，我流了一條約莫 30 公分的牽絲的鼻涕，哈哈！還好現場師姊都很慈悲，沒有嘲笑我。我要說的是，那時候的我整個身心在一個很緊繃、已經是在燃燒最後的生命力在硬撐的狀態，剛破產、辦休學、準備國家考試、又失戀，一整個糟糕，大愛手讓我放鬆之後，我壓在身體裡面累積許久的負面能量就這樣清洗出來，整個人就覺得舒服多了。我想小寧可能也處在像當時的我一樣，身心緊繃、硬撐的狀態，想走出這樣的狀態卻又不得要領，也或許自己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已經在撐著過日子了，很謝謝妳邀請她一起來慈場體驗，讓她有機會接上光。許多自己理不清的謎團或是打不開的心結，都會在修煉行愿的過程中，慢慢了悟、放下的。這是我的經驗談，共勉之。

By 佩涵

* * * 寫給小慧的一封信：遊戲的心情 2008.5.23

親愛的小慧：

這週三(5/21)晚上去慈場煉和氣時，我突然有一個重大體悟。就是我以前太嚴肅了，覺得「做什麼事就該是什麼樣、做到好」，對自己要求嚴苛，凡事都想太多、想太遠，自己沒有辦法做到完美的話，一開始就會抗拒去做，那天晚上煉和氣時，我突然感受到自己身上流通的這股「嚴肅道姑」的能量，導致煉和氣時總是放不開、自己也煉得不開心。煉和氣應該是要「放鬆」、「抒解壓力」的呀？怎麼搞得我都覺得「壓力很大、不煉好不行」？後來，那天晚上就抱著一種「玩遊戲」的心情來煉和氣，想發出聲音就發出聲音、想笑就笑，還自然而然唱出很像電動遊戲配樂的曲調，然後還可以自己轉得很開心，還大笑，就真的好像是在玩一個很單純的、無所謂勝敗輸贏的遊戲。隔天下午在家裡為論文架構所苦時，突然就想到，這寫論文不也是這樣嗎？我

就是一直拘泥於「要寫出一個像樣的、好的論文」，覺得應該要有標準化寫作流程、做出規格化的論文，才是正確的。才會一直寫不出論文，又自己覺得壓力很大，卡在原地動彈不得，所以我就決定要用惡搞的方法寫出一個惡搞的論文！這就是我始終缺乏的「遊戲的心情」呀！這是奧修禪卡裡面的一張牌的名稱喔！雖然這體悟來的有點晚，導致我必須很趕著寫畢業論文，但現在一切都還來得及讓我這學期畢業！祝你論文順利！一起加油喔！

By 佩涵

* * * 2008.5.22 將人生剪貼以後，排整齊吧。

論文相關的文本，算一算大約有 350 頁了，但卻不知該怎麼整理出論文的架構。剛剛跟小伯討論出一個惡搞的方法，可以讓我具體而微地將這 350 頁的輻射狀的文本整理出一個骨架：把所有的文本都印出來，然後開始剪貼，把自己房間搞成廢紙堆！剪貼完之後，中間要怎麼潤飾連接，就再在電腦上處理！我已經整理好房間，弄出一面二平方公尺的空白牆壁了！非常期待開始剪貼！（惡搞實況記錄請見附錄九：我的論文惡搞牆）而且我要惡搞，我不要寫一個四平八穩的學術論文，我念了四年，這中間經歷的人生豈是一個四平八穩的論文架構可以涵括？而且我還要把我的圖畫日記也放進去我的論文裡！

* * * 重拾論文那一剎那：二年多的光陰，恍如一夢。 2008.5.26

剛剛我坐在房間地板上，攤開一疊疊的文本，開始要從事論文剪貼的活動時，突然想起，二年前，我是在小高他家寫出我的論文計畫的呢！那時他在家準備原住民特考，我則是因為沒抽到學校宿舍，所以有時候會去住他竹東的家，他在客廳看書、我在房間寫論文計畫，有時都會熬夜寫到凌晨四點。那段在小高家寫論文計畫的日子，恍如昨日！就像昨天晚上才發生的事情一樣，而這二年多來的波折，好像只是做了一場夢而已。真的是，人生啊。猶如黃樸一夢。

~~ 後 記 ~~

此篇論文

獻給我的家人，以及，

在這條路上，

幫助我、成就我的

每一位可愛的人們！

這篇論文中，不僅分析我長達四年碩士生涯的研究歷程與論文轉向歷程，同時分析在論文寫作轉向、驚濤駭浪的現實生活中，我的自我定義/定位/身份認同的轉變，希望能作為其他在研究典範間游移的論文撰寫者的參考，同時藉由此篇論文，來鼓舞其他在生命旅程中迷途、徬徨的生命。

過去的人生已經透過「將人生剪貼以後，排整齊吧！」的論文撰寫過程理清了，最後，我想先感謝在這四年的碩士生涯中，給我很大支持的可愛人們；然後，看看未來的人生，該怎麼往前走。

之一、感謝全宇宙的幫助



* * * 我的家庭真可愛

我的家雖然沒有一個優渥的環境，有時也會為了「錢」或其他的問題而氣氛低迷，但是經過了「破產」、「四處搬遷」這樣的過程，我的家人們互相扶持一起度過了這個難關，並沒有因此互相咒罵、責怪、或是分東離西。原先對生命充滿挫折、沮喪、絕望的爸爸媽媽，也慢慢地走出陰霾、恢復生命應有的活力與朝氣，我非常感謝他們，不只是感謝他們在過去把我養大、也感謝他們現在對我全心投入寫論文的支持，更感謝他們在未來的日子願意繼續好好地活下去！也要感謝哥哥和妹妹，在這二年多，他們負起家中大部分的經濟擔子。如果我有任何值得驕傲的成就，那也是我的家人成就了我！雖然並不盡然是「整潔、美滿又安康」但我真想大唱「我的家庭真可愛」！

* * * 出外靠朋友！

回顧這幾年來，許多的朋友們（族繁不及備載）不離不棄地給了我各式各樣、有形無形的支持與支援。經濟上，在我沒錢、手頭緊的時候，請我吃飯、借我急用；硬體上，舉凡錄音筆、電腦、印表機、教科書、、、只要我開口，沒有借不到的；人力資源上，當我訪談的受訪者、幫我介紹受訪者、搬家好幾次都有一群朋友義務來當搬家工、幫我看論文初稿挑錯字、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找到諮詢的對象；情感

上，在我沮喪挫折的時候給我陪伴與鼓勵、在我有所長進的時候給我讚嘆與喝采、在我疲累的時候幫我按肩膀。朋友們！你們讓我看到人性的光輝、友情的可貴！

* * * 感謝我的摯友（兼受訪者）小悠

真的要很感謝我的摯友小悠小姐，妳的身影從第一章到第五章不斷出現，彷彿是我論文的一個背景。感謝妳這幾年來不離不棄地陪伴在我的身邊，和我一起笑、一起玩耍、一起哭、一起生氣、一起過貧窮為發明之母的生活；失戀的時候陪我哭哭、戀愛的時候幫我害羞；在我落魄的時候給我精神與實質的幫助，在我有長進的時候寫信（明信片）給我鼓勵；互相刮痧、解禪卡、按摩、還有族繁不及備載的怪力亂神活動；一起開直達午夜十二點的讀書列車以準備各自的考試、一起想大法官解釋文號的白痴記憶法；現在，人都在英國了還跟我一起拚命寫論文，深夜 skype，連妳推薦的音樂都作為我論文的寫作背景音樂。有友如斯、三生有幸！

之二、人心計算著他的道路，惟大愛光指引他的腳步

「人心計算著他的道路，惟大愛光指引他的腳步。」這句話不只是本章的開頭，也是未來人生路上的南籤，未來人生路怎麼走，我還不是很確定，我感受到一些召喚，但我有一些抗拒，無論如何，我想，總之是要朝著「對整個地球、全人類有所幫助」的大方向前進！

* * * 「妳沒有問題，一定可以的！」

我在 2007 年 11 月，初加入和氣大愛，參立如松班，第二天結班後，和氣大愛的老師看著我，對我說了這樣一句：「佩涵啊，妳沒有問題！妳可以的！」當時我雖然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什麼？但當時的我，確實帶有一種「人生至此、了無希望」、「未來一片黑暗」的心念。從那天開始，每當我又開始有沮喪、灰心念頭浮起的時候，我就用 老師對我說的這句話來鼓勵自己！「相信自己、我可以」這樣的心念，從此成為我的座右銘。

圖七、我的圖畫日記：對家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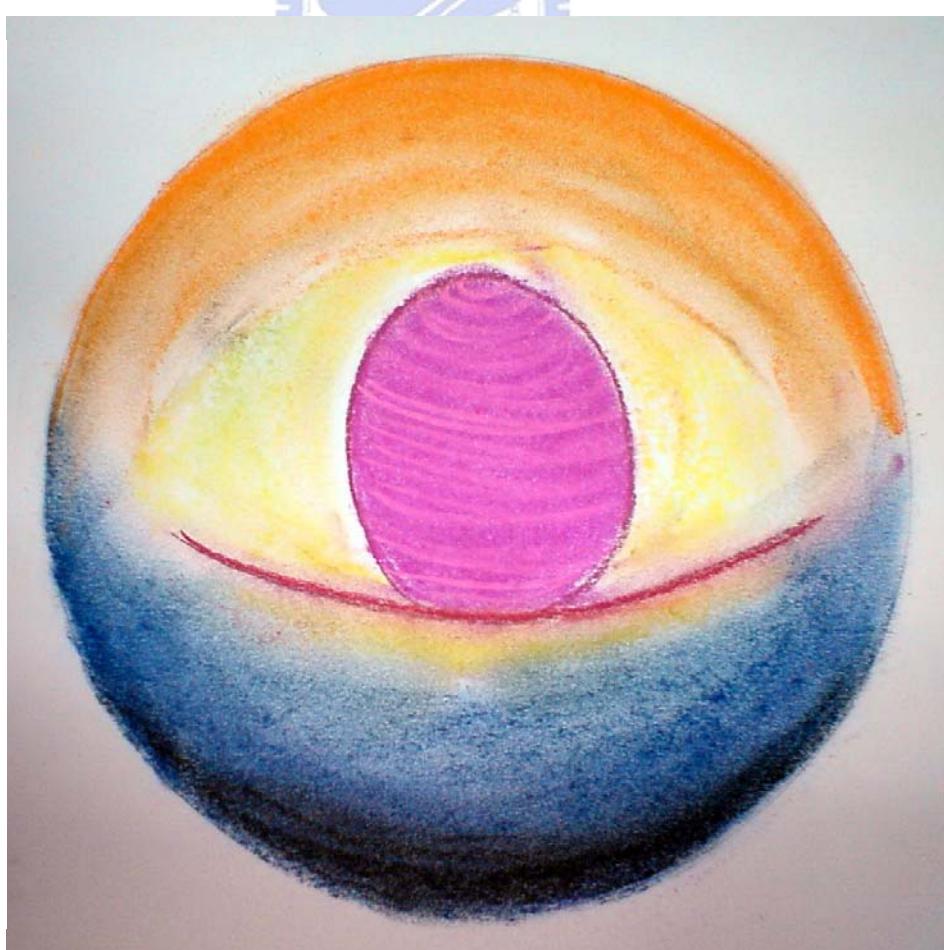
圖八、我的圖畫日記：心中最愛的人



圖九、我的圖畫日記：愛給不出去、生生世世的業與



圖十、我的圖畫日記：我的愛情蛋



圖十一、我的圖畫日記：女孩，為什麼哭泣？



參 考 文 獻

- 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統計中心(2003)。【大三學生背景資料】。未出版之統計數據。
- 內政部(2003)。內政部統計年報，【台閩地區十五歲以上人口戶籍註記教育程度】。
- 中國時報，82.11.11，別讓高學費成爲大學之門的攔路虎。台北：第九版。
- 中國時報，83.03.01，抵制高學費、大學生擬走上街頭。台中：第十六版。
- 中國時報，83.03.18，反對高學費，街頭演秀。台北：第六版。
- 中國時報，83.03.25，別讓高學費壓垮私校生。台北：第九版。
- 中國時報，83.08.28，反高學費運動，勞陣將續推動。台北：第六版。
- 中國時報，84.02.19，上班族團結組織反對高學費。台北：第七版。
- 中國時報，87.05.11，提高學費，中下階層家庭的痛。台北：第十一版。
- 中國時報，87.07.28，大學學雜費自由化，金可望定案。台北：第九版。
- 台灣立報，1999.03.10，教條式價值觀拱不起一個家。台北，第十版。
- 台灣立報，1999.03.10，我的勞動家庭(上)。台北，第十版。
- 台灣立報，1999.03.11，我的勞動家庭(下)。台北，第十版。
- 台灣立報，1999.03.17，我的疏離與我的家(上)。台北，第十版。
- 台灣立報，1999.03.25，休戰吧!吵鬧的巢(下)。台北，第十版。
- 台灣立報，1999.03.26，條件決定人的處境。台北，第十版。
- 劉孟奇(2004)。大學學費政策何去何從。青年國是會議會前準備資料。
- 謝孟穎(2003)。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關聯性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9：2，255-287。
-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成相異。經濟論文叢刊，31:1 113-147。
- 楊瑩(1997)。當前台灣地區教育機會均等問題的探討。引於社會變遷中的教育機會均等。台北: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 陳聽安(1981)。大專院校學費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夏林清(2002)。尋找一個對話的位置：基進教育與社會學的學習歷程。應用心理研究，

16, 119-156。

蔡敏玲(2004)。我看教育質性研究創塑意義的問題與難題：經歷、剖析與再脈絡化。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 17: 1, 493-517。

黃月美(2005)。敘事研究-一種理解課程與教學的新途徑。教育研究月刊, 130, 30-44。

黃崇松(1997)。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改革—高級中學教育階段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簡銓宥(2002)。文化資本運作下的中輟生問題。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卯靜儒(2002)。個人的/政治的：艾波的權力、知識與教育。於蘇峰山編，意識、權利
與教育：教育社會學論文集，77-115。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周瑞宏(2006)。識透生命真相---從生命本質徹底解套。台北：和氣大愛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侯俊明(2008)。我的曼陀羅繪本，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批判教育社會學的分析。台北：高
等教育。

潘叔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黃嘉雄(1996)。轉化社會結構的課程理論-課程社會學的觀點。台北：師大書苑。

Bonnewitz, P (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原著出
版年：1997 年)

Apple, M.W.(2002)。意識形態與課程。(王麗雲譯)。台北:桂冠。(原著出版年：1979 年)

Blackledge, D. A. & Hunt, B. D.(1989)。教育社會學理論。(李錦旭譯)。台北：桂冠。(原
著出版年：1987 年)

Bourdieu, P.著、張輔軍譯(1992)。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載於厲以賢(主編)，西方教育
社會學文選(423-452 頁)。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1973 年)

Bowles,S. & Gintis, H. (1989)。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李錦旭譯)。台北：桂冠。(原
著出版年：1976 年)

Clandinin, J. D. & Connelly, M. F. (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蔡敏
玲、余曉雯譯)。台北：桂冠。(原著出版年：2000 年)

Osho Zen Tarot (1996)。奧修禪卡。(謙達那譯)。台北奧修出版。

Reissman, K. C. (2003)。敘說分析。(王勇智、鄧明宇合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1993 年)

Bourdieu, P. & Passeron, J. (1977/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ichard Nice. London : Sage.

Devine, F.(2004). *Class practice: How parents help their children get good job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rvat, E.M.,& Lewis, K. S.(2003). Reassessing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 The importance of peergroups managing academic succes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6, 265-280.

Ogbu, J. U.(2004).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in Black History,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Urban Review* 36:1-35.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PP.189-21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is, P.(1977).*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Saxon House Press.



附錄一 「追尋主流的認同與自我衝突過程」相關研究日誌

* * * 小悠的回饋 2005.5.15

有機會和佩涵談到這樣的議題，真的是一種生命的交流。另外，原來我家是中低收入戶。還有，我的口語裡真的是存在著，多到靠背的髒話。後來看看自己濃縮起來的人生，笑嘻嘻的、非主流的、相對貧窮的、自主獨立的....人生，淡淡的悲傷，有點想哭。

* * * 追尋作為主流的認同 2005.5.59

我進入了中山女中、之後念了台大，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失去了自我，或是說我拋棄了一些對於原生社區或家庭的認同，「反倒是上了大學之後，我與高中同學聯繫更加緊密。」有一個受訪者這樣跟我說，我很佩服並羨慕他的選擇，反觀我自己，我說好聽點是「適應新環境」，說難聽點不就是「過河拆橋」，考上了所謂的「前三志願女中」，就再也不跟國中同學聯絡，雖說有可能是因為我跟她們處不好，也可以說我被排擠，但，也許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打從心底想要拋掉這一切「不光彩」的過去，去追尋一些在貴族學校裡作為主流的一種認同。



* * * 我的感謝 2005.6.1

謝謝你們願意跟我分享你的生命，讓我收穫良多，真的。

* * * 小悠的回應 2005.6.2

我也要把同樣的感謝及類似的感受，原封不動地對你說，真的，這次的「談天」，對我而言是很有價值的。小時候，我聽到「一支草、一點露」，都會覺得很感動，直接把自己認同成那支草，然後每天在或大或小的「露水」中，期待自己可以長成更接近自己想要的樣子。我們也要一起手牽手，過個不管幸福會不會遺傳的美好人生吧。

* * * 勞動的認同 2005.6.29

恍然發覺，猶如女工般的身體勞動的工作，反而才能讓我有種「我自己真實地活著」的腳踏實感。

* * *小悠的信 2006.1.11

親愛的佩涵：

昨晚，碰巧聽到了莫文蔚的 CD，被一首歌擋住了。我記得，以前的自己非常喜歡。所以，歌詞、旋律都十分熟悉，還可以跟著唱，只是，真的就完全忘記了，全然忘了自己曾經很喜歡這首歌。這次重聽，有二種感受，除了上面提到的，失憶的震撼之外，還有另一個，好歌詞的共鳴，也是我寫信的主因—這首歌讓我直覺地想到你，把最有感觸的句子，「聽寫」下來給你：

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 我和我 我們都覺得很累 向當初的自己道歉

我走進回憶 去見另一個自己 我想問他也許奇怪的問題

你走進回憶 遇見了另一個自己 告訴你 傷心其實合理

今天我去以前的練團室待了一會。我現在和那維持著某種君子之交但如水的關係。不過，這次去，以往感覺不好而且直接影響著我保持距離的感受，居然又鮮明了起來。以前在那，不論氣氛場合如何，總有一股戰戰兢兢的壓力。因為非常非常細心的老師，總會觀察到你經心或不經心的錯誤，然後，放大再放大，要你改或注意。老是又得修正什麼、又作錯了什麼……而今天，離開那之後，我突然清晰地捫心自問----我有因而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嗎？如果我曾經以一些不快樂當作代價的話？自己心中浮現的答案，讓自己釋懷了許多。

先說到這了，鮮少給你寫長信。

祝 better

小悠 2006.01.11

* * *追根究底 2005.11.12

追根究底，其實我是討厭我自己，跟什麼別的沒有關係。

附錄二 「爲了解開米蟲焦慮之謎」相關研究日誌

* * *我想休學 2005.7.20

我自認並不是一個絕頂聰明、隨便就可以將研究所課業應付得游刃有餘的人，雖然一年來修過的課成績都算不錯。但那是因爲我的智商還可以用「勤能補拙」的方法來達到「修課」的要求，而且事實上，我跟我同學比起來也真的算是讀書時間很長的，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憑意志力來克服的，不管是修課念原文書或寫報告甚至是寫論文。只是，現在的我迷失了。我想休學並不是因爲我「能力不足」、「不是唸書的料」，也不是因爲「覺得唸書很辛苦」，看著我爹媽工作的樣子，我真的覺得工作更辛苦。只是我突然不知道寫完這個論文、拿到這文憑要幹嘛？一開始就不是爲了現實的利益（比如說加薪或謀職）而考研究所，我爹媽也從來沒說過希望我繼續求學的話，我媽反而常對我說趕快去工作賺錢、幫助家計之類的話。說實話，當時只是不想投入大學本行當一名社會工作人員，也不知道一無所長的我可以做些什麼工作，爲了逃避就業，在大四下學期選擇了一個可以轉換跑道、準備起來也不需要大大費周章的教育研究所，開始考前衝刺，想不到，竟然真的考上了。念到現在，開始準備要寫論文了，我才發現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不管是家族之間的糾葛、經濟狀況、愛情、自我認同，都是一團混亂，我實在無法「昧著良心」去寫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語、去寫一篇有關教育的「學術」論文。換句話說，我找不到完成碩士學位的意義，也許有人會以爲「追求學術」本身就是一個目的，但我也還是想不出「追求學術」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現在唯一讓我繼續硬著頭皮念下去的動力就是，過去這一年來我爹媽在經濟這麼拮据困頓的情況下幫我付學費、讓我讀書，我要是半途而廢就太對不起他們了。這樣講實在是對不起我的老師還有學術界的前輩們，我竟然用這種心態在念碩士學位。其實我很悲傷，尤其是在我從事勞力工作時，心中的踏實感，而進一步確定自己是誤闖學術叢林時，那種無法歸咎於「能力」而是歸咎於「認同」的衝擊，讓我無比的徬徨與悲傷。

* * *米蟲 2005.10.16

那些老是把「學生每天只要唸書不用工作，清幽愉快的很」掛在嘴邊的大人，他們絕大多數肯定是曾經有過這樣的學生生活，但我想他們忘記一件事情，他們應該當年手頭上應該都有足夠吃喝玩樂的零用錢。所以他們現在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不用工作」其實等於「沒有零用錢以外的收入」，我一個星期一千元的零用錢，包含交通費（客運錢油錢機車各項修理費雜支）、餐費、電話費、書籍影印費、還有各式式樣的生活用品。只要我該週有特殊的花費，週末就會一毛不剩。總之，零用錢根本不能夠過正常生活或正常吃飯，更別提偶爾心中會浮起的些許物欲，還要天天跟心中的米蟲焦慮對抗，我用這樣的代價換取他們所謂的「只要唸書不用工作」的「愉快」的學生生活，所以當我聽到有人這樣說，我會很不以爲然。我在讀碩士班的這一年多以來，

父母即使在經濟拮据的狀況下，也幫我付了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的學費，以及每個月給我四千元的零用錢，靠著一個月四千的零用錢與微薄的工讀，對我自己而言日子也算過得去，但這僅止於物質層面，在精神上我卻是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說服自己繼續過著「米蟲」般的學生生活。父母出錢讓有能力唸書的孩子唸書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的米蟲焦慮又是從何而來？

* * *很羨慕男生要當兵 2005.9.27

很多男生都說，男生真的很可憐，要浪費二年去當兵。在我的想法裡，我反而羨慕男生們有那一年多的「兵役」，我知道這樣說，對絕大多數的男生來講，都很刺耳。

我自己的感覺是，好不容易大學畢業了，家裡面所期待妳的，不是趁著嫁人前快去工作「回饋家庭」，就是找個如意郎君嫁人，非二即一，沒有別的選擇。什麼給妳個一年半載「思考」、「旅行」、「準備出國或考試」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簡單來講，不管念到什麼學歷，只要畢業，接下來「馬上」就是「結婚」或「工作」，只能二選一，沒有第三條路。在大學畢業之前的半年，我發現二個都不想選，不想投入職場，也不想結婚，於是，半強迫半自願地（因為不想結婚或就業而自願考研究所）繼續念了研究所，當然，我也後設地為自己找了許多佯裝很有正當性的理由，諸如「教育也是助人的一種切入角度，我為了使助人更有效率因而必須加以研究之」之屬的原因。

從小到大我總是「應屆」地考上了所有的學校，這種看起來「很有效率」、「一帆風順」的過程其實有著重大的缺失，就是，沒有機會回頭去思考，到底為什麼要這麼下去。只是一直被趕著做著許多其實沒有好好想過的決定。

所以，我常天真的想著，要是我是男生，至少「反正都要先當兵」，我反倒可以因禍得福地在這一年多的役期裡，好好想想我到底要幹嘛，也不置於為了要逃避工作或結婚，或是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社會趨勢」，而進入研究所。

* * *北一女的意義 2006.3.20

我記憶中一直有一幕，是一個黃昏的日子，小學五年級的我跟媽媽一起去黃昏市場買菜，回家的路上，媽媽跟我說：「繼續好好讀冊，以後就可以去讀北一女。」我那時不知道北一女是什麼，只知道是一種長大以後唸的學校，媽媽說：「就是很會讀書、很厲害的人才可以去讀的學校。」我心想，那我以後就要去唸北一女。

附錄三 「尋找同伴、歸屬感」 & 「Who I am？」相關研究日誌

* * * 獨自一人要往哪裡去呢？ 2005.10.10

當我在敘說一件事情然後一邊落淚時，並不代表這件事情的客觀嚴重性或是很生氣或很傷心，但這件事情一定是對我有很悠遠的、淡淡的、難以忘記的影響。還有一件是一件很無力的事情

* * * 孤獨 2005.11.25

在敘事的過程中發現，說這個故事時，令我流淚的真正原因，不是憤怒，不是委屈，而是感到「孤獨」。

* * * 一段訪問 2005.12.3

剛剛結束一段長達四小時的訪問，我所獲得的不只是我所蒐集到的資料，同時也從中更瞭解自己為何選擇這樣的方式，一開始是想要尋找同伴、尋找歸屬感而開啟的旅程。這是一段聽故事、說故事之旅，也是一段尋找答案的自我救贖之旅。還有從每次的訪問之中發現自己心態上的轉變與改變，例如發現自己心中的情緒從不滿到不捨的轉折。更令我感謝的，是對方願意跟我說這些從來不會跟別人說的事情，我感到十分榮幸以及感謝。

* * * 歸屬感 2005.12.4

不上不下的我，在學術的世界裡沒有歸屬感，在勞動的世界裡也沒有我的容身之處。這是一趟尋找歸屬感的旅程，也是尋找有關 who I am？此問題答案的旅程。

附錄四 「家庭經驗、學校教育經驗與自我的再定義」相關研究日誌

* * * 小悠對於我論文計畫初稿的讀後感 2005.10.4

看到你提到在心中對媽媽難以說出的怨懟，我自己很佩服你有勇氣這樣說，因為，這個念頭我不是沒有，卻也沒能說出口過。關於自己的家庭不是「樣版下」，幸福的家庭，雖然接受了這個事實，卻也不是沒有情緒的。這次再重看佩涵的報告，有了新的感觸，我原本以為在這樣的家庭得面對的是，時時刻刻要求自己快點長大；現在才發覺，在這樣的家庭，還得面對的是，等待爸媽的長大。這種家庭環境，不是只有身為孩子的自己，在承受一些不便或是不幸福，爸媽也是。他們也有匱乏、也有情緒、也有不滿或是失望。我有機會在佩涵的報告說出自己的心情，這已經是一種幸運了；而重看了佩涵的報告，得到另一種力量：我想我可以更耐心地去看待家人與親情，這是另一種幸運。而這都得感謝佩涵，多謝她這個訪問者，成就我為一個受益良多的受訪者。

* * * 典當金飾 2005.10.9

一個天氣很好的週日午後，正想約媽媽一起去龍山寺拜拜，走到爸媽房間門口，看到媽媽把藏在櫃子深處幾十年的金項鍊、金手鐲、金戒指翻找出來，全數倒在床上，她坐在床邊，一樣一樣、一盒一盒打開來細細檢視，「細心挑選」了幾個比較「沒有紀念價值」的（份量大概原來的一半），裝在袋子裡，把剩下的另一半收回櫃子深處。我戲謔地問道：「要去當金子喔？」媽媽回答「對啊，沒錢。我不是要當，我是要拿去賣。」我深深吸一口氣，這不是大愛電視台常常在演的劇情嗎？之所以更令人感到一種無法呼吸的悲傷與無力，是因為我知道「當」跟「賣」的細微差別是，「當」是期待有朝一日有錢的時候可以贖回來、「賣」則是已經做好了永遠放棄那樣物品的準備了。

* * * 幸福家庭的樣板 2005.10.14

在初步的訪問中，有二名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家庭生活「從來就不是教科書裡幸福樣板所描述的樣子」，或吵鬧、或相對無言、或擁擠狹窄，我家也同樣地不像課堂所學的那樣彬彬有禮、乾淨整潔，在提及這樣的「非主流」家庭型態時，我與我的受訪者似乎都只做到「承認差異」而沒有「認同差異」，就像其中一名受訪者所言：「雖然接受了這個事實，但卻不是沒有情緒的」、「是有相對剝奪感的」，我也深有同感。我們終於承認了這樣的非主流的家庭生活方式是個「事實」，但我們在還有「情緒」、還有「相對剝奪感」的時候，也代表著我們還沒體認到「現實上的社會生活本來就是多樣態、有差異性的」，我們心中仍舊堅持著以往學校教育中所呈現的「家庭樣貌」才是應該的、合理的、正當的。既然學校教育所教導的家庭文化對我們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性，為什麼我們真實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文化樣貌，沒有在學校教育中被呈現呢？

附錄五 家庭經驗的黑箱—我的家族故事

我的阿公年輕的時候是所謂的「大一、大又、郎」，有一票拜把兄弟，吃煙吃酒上酒家，在酒家認識了我阿媽。我阿公當年在三重地區也算是一個「有頭有臉」的「角頭」人物，後來阿公才開始經營「木材行」做起正當生意，據我阿媽說，雖然開了店，每次吃飯時間都還是會有一些底下的小弟來家裡吃飯，都要煮「大鍋飯」才夠大家吃。

我爸他們總共有四個兄弟姊妹，卻有三個不同的姓氏，大姑姑、大伯、我爸都不同姓！小姑娘則是別人家「過」過來的養女。

我大姑跟大伯都只有唸到初中畢業，我爸當時初中畢業後考上師大附中，後來又唸了當時有名的私立大學，所以我爸事實上是有機械工程的學士學位。在他那個年代有這種學歷，照理來講應該有機會成為一名待遇不錯的受薪階級，至少他的幾個大學同學在我看來生活都算不錯，有中產階級的水準。可是我爸他畢業後卻繼承家業成為木材行的老闆。

對於我爸為什麼會繼承家業的原因，我也一直不太清楚，大人也不會跟我們講這些事情。我只是從小就隱隱約約感覺到，爸爸跟大伯之間，有一種奇怪的情節。後來才漸漸能把各方面的事件串在一起，去理解他們之間複雜的情感。

我爸繼承家業後，大伯便開始從事建築生意，在房地產景氣的那個年代，因此而賺了不少錢，也住起了大房子，從小我就覺得大伯的家都很豪華、很大、很乾淨。大伯跟伯母現在已經過著養老的生活，從我有記憶起，他們每年幾乎都會出國旅遊。在流行移民的九〇年代，他們家也積極的想要舉家外遷，因此我的三個堂姐們都有過幾年的國外定居的經驗，比我小好幾歲的堂妹國小畢業就被送出國去讀書了，現在在加拿大唸大學。

相較之下，我爸當起了木材行的老闆，也就是生意人。老闆就是，不像雇工有穩定的薪資，相反的是有固定的開銷（員工薪水、店面經營），景氣好的時候，雖然很忙，但是至少是有錢賺的。但隨著景氣低迷，收入少、成本高、利潤低，甚至還不時的有被倒會、倒債，木工拖欠貨款，時而投資失敗、颱風天淹水……這一類的事情使得我家經濟每況愈下。

其實我家的經濟，可以說是因為好幾次的「重大事件」而變成現在這樣。

阿公從我唸國小就因為中風長期住院，他住的是單人病房、請一名全天看護，在那個年代其實是很大的一筆開銷。阿公去世前二年，已經是靠插管維繫生命的植物人了，後來就搬回家療養。在木材行的家裡，有一個房間是專門給阿公住的，裡面有一張醫院用的那種病床、氧氣筒、點滴架，還有一張看護用的床，那位看護婆婆就這樣長期住在我們家。阿公在我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去世，印象中，棺木很大一個，阿公的靈堂在木材行裡面一搭就是49天，常常在「作七」，有一次「作七」的內容是要「燒

紙厝」，那個紙厝好大好大，是彩色的，還有附紙傭人跟賓士汽車，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紙勞作，覺得燒掉很可惜，大人跟我說那是要燒給我阿公住的，我才比較捨得。印象最深的是，我跟堂姐們這群孫執輩的負責「守夜」，還有負責折「紙蓮花」，因為對阿公實在是沒有什麼相處的印象，所以對「戴孝」那時的生活，就只是覺得，每天都有好多親戚會來木材行這裡，大家在這裡吃飯，晚上還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堂姐們一起熬夜看漫畫。阿公的告別式那天，場面很盛大，會場佈置得很豪華，現在想想，大概就像是電視新聞上常常看到的那種「竹聯幫某老大的告別式」那樣盛大，很多人來參加告別式，穿著那一身白布披著黃麻頭巾，坐在家屬區，一直在家屬答禮、一直在敬禮。「出山」的時候，還有樂隊跟電子花車。阿公的墓地很大，我小時候的形容詞是「大概有二間教室這麼大」，墓地一角還有涼亭跟石桌、石椅。

阿公的醫藥費、住院費、看護費、治喪費、墓地費用，全都是我爹跟我大伯平均分擔，這些費用對「賣一片木板利潤只有十幾元」的我們家來說，其實是沉重的負擔。在我上大學之後，我才跟我哥聊到這些事情，我問哥說，明明就沒有錢幹嘛還要這麼愛面子、這麼豪華？我哥哥說，是大伯拿的主意，我們家就是乖乖照著出一半的錢。我只覺得大人怎麼這麼愛打腫臉充胖子。

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家木材行後面，跟我唸的國中相接的那一片有很多的鐵工廠，後來一個一個變成平地。阿公去世後，終於輪到我們家了，木材行那塊地的產權開始出問題，我們開始跟我唸的那所國中打官司，我也搞不清楚，好像是這塊地是政府的，然後後面有一半是學校預定用地。我國中的時候，木材行後面有一塊「被收回」了，那裡變成別人的地方，再也不是我可以隨便進出爬樹玩泥巴的地方了。高中的時候，那塊地圍起了圍牆、蓋起了小學。官司持續的打著，眼看木材行前半的地岌岌可危，還記得高三開始每天都在擔心明天拆除大隊就會來到我家門口，我們就無家可歸了。爸媽決定在附近買一個家來住，剛好我大伯他們那時正在蓋公寓大廈，我爹就買一戶，後來我才知道，那一買又是一筆大錢。只是我高三時忙著唸書、大一的時候忙著新鮮人的生活，我直到新家整個都快裝潢好的時候才第一次去看新家，那個「新家」對當時的我來說簡直是豪宅，是我從小羨慕的同學家那種電梯公寓、有水泥隔間的房間、進去家裡要脫鞋的乾淨木質地板、有一個陽台、採光良好的玻璃窗……。這個「豪宅」，林林總總將進八百萬。我又是後知後覺地「後來才知道」，那個房貸夠我哥付二十年，可能還付不完。

木材行那塊地的官司終於讓我們家後繼無力，終究還是被「低價回收」，在我研一下學期的三月，爸媽離開了那個他們經營了三四十年的老地方，在附近承租了一般樓房一樓的店面，新店面的房租是一個月八萬，「搬工廠」那一段時間我爸媽都瘦了五公斤以上。我們都以為只要度過這個難關，接下來只要慢慢努力，一切就會好轉。

在那當口，我阿媽因為糖尿病，併發肢體末端的蜂窩性組織炎而住院，家裡的「女性們」開始要輪流去看顧阿媽。伯母、嫁到台中的大堂姐、在工作的二堂姐、在加拿大工作的三堂姐、大姑姑、我媽、還有我，都是理所當然的輪班成員之一。我媽白天

工作很累、我妹白天有全職工作晚上上夜校，我成爲我家唯一的「代表」。研一下學期，對我來說，日子真的很難過，我在新竹有 12 學分的課，一週在新竹三天、台北四天，在台北的日子要輪二天的大夜班當看護、白天則是被叫去店裡幫忙當司機、跑銀行。

阿媽好不容易病情稍稍好轉，家裡又發生另外一件事情。我媽那邊的親戚跟我媽借錢，我媽開了支票，親戚又把支票拿去抵押給他們的債務對象，總之經過複雜的票據借貸過程之後，變成我家欠了好幾百萬的債務。更糟的是，親戚家的男主人，得了癌症，那時已經末期了。我爸媽本著「慈悲助人」的心情，想要幫助他們重整債務、希望他們至少把債務處理好，後續又想盡辦法幫助他們，結果親戚竟然「潛逃」了。最後演變成，我們家爲了他們，前前後後花費了好七八百萬。結果，在我研一升研二的暑假，親戚因癌過世，留下孤兒寡母。而那七八百萬也不了了之了。



附錄六 學校教育經驗的黑箱

(一) 國中以前--把家庭背景隱藏起來，追求學校老師的認同

一直到大學二年級之前，我家就是工廠；工廠就是我家。我每天早上都在鋸木頭的聲音中醒來，木工來來去去，他們講台語、嚼檳榔、隨地吐檳榔汁、抽煙、煙蒂隨手丟、把髒話當發語詞，有時晚上也會在我家客廳喝酒、划酒拳。工廠裡隨時都有藏在襪子裡的跳蚤，趁睡覺鑽到頭髮裡的蟑螂，捕捉不完的老鼠。記得我國小時還長頭蝨，不時的廚房還會出現蟾蜍、蝸牛以及超級大蚊子，家裡養貓狗不是當寵物，是養來捉老鼠以及看門，貓狗身上有寄生蟲跟皮膚病……。

國小聯絡簿每天都要給家長簽名，媽媽每天工作、顧店，哪有空管我的家庭聯絡簿。我常常隔天早上到校才發現聯絡簿沒有給媽媽簽名，那時覺得沒有簽聯絡簿是很嚴重的事情，好像很不乖、會被扣分數、不是好學生，因此小小年紀就「偽造文書」自己在連絡簿上模仿媽的簽名。後來被媽媽發現，媽媽也只是淡淡地說學得蠻像。自此，只要媽媽一忙，就會叫我順便把哥哥跟妹妹的聯絡簿一起簽一簽。小學生的我一直很困擾，學校不是都教人家要作正正當當的事情嗎？自己簽聯絡簿的時候，往往覺得很有罪惡感，可是不簽又不行，不簽的話老師會覺得我是壞學生。

此外，陳述在課文中、插圖裡的家都很乾淨，還記得學校的大禮堂有跳蚤，女同學們就會說好噁心、好髒喔，此時的我只能靜默無語，因為我家裡也有……。課文裡面的爸爸不會「抽煙喝酒嚼檳榔跟賭錢」、課本裡面的媽媽會準備早餐、國文課文裡教我們夫妻要「相敬如賓」……。那時很喜歡去同學家玩，她們的家都很乾淨、整潔，她們的媽媽都是看起來很有氣質的職業婦女、在家交談都使用國語、會問她們在學校的情形、會檢查她們功課寫了沒有。我以為別人的家裡都是這樣、只有我家跟別人不一樣。

此後，我在學校努力表現出一個好學生的樣子，準時交功課、上課不吵鬧、守規矩、考試第一名、不管任何科目都很認真、上課踴躍發言，每學期成績單上的評語都是「品學兼優」。我在生活與倫理科的考卷上寫下「標準答案」：每天要洗澡、飯前洗手飯後漱口、垃圾要分類、睡前要刷牙、每天早上要跟父母說「早安」……，即使在我真實的家庭生活中，我們並不用每天洗澡、飯前不用洗手飯後不用漱口、垃圾不用分類、睡前不用刷牙，早上跟父母說早安更是從沒發生過的事……。然而，我卻毫無掙扎的寫下正確答案，因為我知道，只要考一百分就是好學生。

在學生資料卡(A、B卡)上的家庭經濟狀況項目欄中勾選「小康」，我在父親職業欄勾選「商」，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勾選母親職業欄，因為職業欄中沒有「老闆娘」這個選項……。雖然從小到大，我都希望老師認為我是「好學生」，可是又不由自主的跟老師保持距離，因為我怕會在無意中被老師發現我的「品學兼優」是「裝」出來的，擔心有一天自己在學生資料卡上的謊言會被識破。

(二) 高中以後一越來越沒自信：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國中畢業後，很幸運地考進了台北市立中山女中、並且已經熟稔該如何將家庭背景藏起來的我，以為自此前途無限，誰也料想不到，這時才是考驗的開始。高一音樂課的時候，測驗「樂器演奏」，老師理所當然的認為「能夠考進這所學校，除了小學學過的高音笛，至少都會幾樣樂器」。殊不知我只會吹高音笛，而且曲目僅限兒歌，我跟同學借了一把「中音笛」，勉強練了一首音樂課教過的曲子應試。那堂課裡，看著老師誇獎演奏琵琶、小提琴等樂器的同學，當時的我覺得，那位音樂老師歧視像我這種不會昂貴樂器、缺乏音樂素養的學生，心中感到非常憤怒與委屈，也覺得她不應該這麼輕率的認定「能考進這個學校的學生至少都會幾樣樂器」。

那段高中的日子，每天搭公車上下學，上、下學的車程包含等車與走路的時間，單程就要花上將近一小時的時間。由於沒有從小養成規律的生活習慣，經常睡過頭。沙丁魚罐頭似的公車裡面總是擠得沒有立足之地，汗臭味混雜上班族的香水味。常常早上餓著肚子上學，好不容易到了學校，卻因趕不上朝會時間而被罰站在校門口，一旦被登記遲到還要扣操行分數。那時的我，心中很羨慕每天有司機開轎車接送上下學的同學，也很羨慕另一名在學校旁購置小套房以便就近上學的同學。相較之下，我每天花這麼大的力氣上學，而校規只看遲到與否來決定賞罰，我很討厭這樣只論結果的校規，後來我索性在學校對面早餐店吃完早餐，第一節上課鐘響了才進教室，斤斤計較著「遲到次數在幾次以內操行成績才會及格」。我以優異的名次畢業於社區的公立國中，上高中後卻發現自己永遠沒有辦法擺脫倒數前十名。在學校不論是領導、儀態、才藝、課業、操行等各方面都表現平平，久而久之，越來越沒有自信心。進入大學後，同學更加優秀，而我也更加地覺得各方面的能力樣樣不如人。

附錄七 沒錢學人家唸什麼書？--如影隨形的米蟲焦慮

碩士班的這一年多以來，爸媽即使在經濟拮据的狀況下，也幫我付了學費。靠著爸媽給的每月四千元的零用錢與微薄的工讀金，日子也算過得去，但這僅止於物質層面，在精神上我卻是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說服自己繼續過著「米蟲」般的學生生活。一般來說，父母出錢讓有能力升學的孩子唸書不是理所當然的嗎？而我的「米蟲」焦慮又是從何而來？追本溯源，這要從我的家庭生活說起。

爸爸有機械工程的學士學位，在他那個年代有這種學歷，照理來講應該有機會成為一名待遇不錯的受薪階級，但他選擇繼承家業，成為一個木材行的老闆，也就是生意人。不像雇工有穩定的薪資，相反的是有固定的開銷（員工薪水、店面經營），甚至還不時的有被倒債、景氣不好、投資失敗、……等等意外的「支出」。自我有記憶以來，就是不斷的「籌錢」、「趕三點半」、…。爸媽每天早上七點半開店，晚上八點多關店，結帳什麼的到晚上十點。我常不禁懷疑，到底為什麼每天要這麼辛苦？一個看似有產(自營小店主)的家庭，卻過著有點像勞工階級、身無恆產的生活(支票、錢什麼的都是進進出出)。

念大學時，每次要繳學雜費，爸媽都要跟親戚朋友借，這對我來說真的很有「貧窮」的感覺。爸媽手頭緊時，我們就沒有零用錢花用，因此，我也已經很習慣有突然沒錢可用的緊急狀況出現。媽媽常對我說「最近家裡沒什麼錢，要節省一點」、「去打工賺一些錢，就算不是用來貼補家用，賺一點錢讓自己寬裕一點也好」這一類的話。

哥哥大我一歲，國中畢業後念了私立的五專跟二技，畢業後等入伍的半年內也找了一個全職的工作。日前退伍後，因為考量家裡雇工開支與在外覓職的收入，他選擇「繼承家業」在家裡幫忙顧店、送貨。妹妹小我三歲，國中畢業後就因為成績不理想，「順理成章」的進入私立高職日間部，念了一年後因沒有興趣而休學。休學的一年當中，她也曾經在家裡幫忙，隔年考進另一所私立高職的夜間部，開始了她白天上班、晚上上課的半工半讀生活。

在這樣的家庭中，明顯可以感受到的，是「賺錢」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其實我高中、大學時都有在打工，現在因為我並沒有信心可以兼顧一份全職(或半職)的工作以及研究所課業二者，所以我在研究所時選擇了「窮窮的」過全職的學生生活。這樣的選擇也開始了我無止盡的矛盾，每當親戚長輩們見面時，問的就是「你現在有在賺錢嗎？」，「一個月賺多少？」，「我有認識的誰的兒子也是一邊唸研究所一邊工作」……之類的話題。他們似乎很難理解「不能邊唸書邊賺錢」，就像我也很難理解為什麼「可以邊唸書邊賺錢」一樣。我常常會想，也許是我比較不聰明，才會要花這麼大的精神與時間唸書，不像別人還可以一邊工作賺錢。

妹妹現在也面臨類似的窘境，她現在就讀私立高職夜間部四年級，畢業後想要繼續唸技術學院。只是如果繼續維持每天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半工半讀生活，似乎不

太可能有多餘的精神去準備考試。而且她也向我表示，家裡已經有我一人在花錢唸書，她擔心自己去唸外縣市或私立的技術學院會「花家裡很多錢」。同時有二個小孩在花家裡的錢唸書，會讓她很過意不去，因此對於是否真的要繼續進修感到躊躇不定。聽到妹妹的顧慮及焦慮，也讓我更加的不安，是不是我家真的只能成就一個小孩在花家裡的錢唸書？是不是因為我一直不去打工賺錢，妹妹才必須半工半讀？而我是不是一定要趕快畢業，並且畢業後馬上開始「工作賺錢」，妹妹才能繼續升學？

雖然說相對於爸爸的商場失意，我伯父雖然沒有繼承祖父的「家業」，但卻另外成功開拓了一番事業。比來比去唯一讓爸爸感到「不失意」的，就是我「很會讀書」。孫執輩只有我「有念大學」，「條仔內」（意指曾祖父以下的張姓親族）只有我一個「女碩士」。還記得我剛考上研究所時，祖父忌日那天，媽媽對我說：「我有跟阿公報告說你有考上，我們家出了張家第一個女碩士。」不知道真的是我父母親給我這樣的期許，或是聽太多長輩這類的話，讓我總覺得只要能力允許，我就「必須」要繼續念下去。但是由於家庭(家族)裡對「賺錢能力」的肯定與期待是比較外顯而明確的，讓我在面對親戚長輩們時，並不因為「比較會唸書」而對自己比較肯定，反而對被認為「都二十好幾了還在跟家裡伸手拿錢」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我一直疑惑的是，除了上述的「大家族的推力」，究竟「唸書」這件事情有什麼價值或正當性，讓我可以無視於父母賺錢的辛苦與妹妹的焦慮，不管親戚長輩對於「工作賺錢」的期待，繼續「問心有愧」地當「米蟲」？這些疑問不斷盤旋在我腦中，揮之不去亦沒有歸屬。



附錄八 訪談知會同意函

訪談知會同意函

(受訪者姓名) , 您好：

我是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目前正在撰寫碩士論文。論文的主題是有關勞工階級學生的求學歷程，我想了解具有勞工階級背景的學生的求學經驗與想法，希望透過對您的訪問，從經驗的分享中，對於勞工階級學生的求學經驗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的訪問將以一至二次為限，我會請教您幾個家庭社經背景以及生活狀況的問題，同時會請教您從小到大的求學經驗，誠摯的希望您能與我分享求學歷程中的大小故事。訪問進行的時間大約是一個半小時，訪問的日期、時間及地點將以您的便利為主要考量。

為了讓談話內容能在訪問結束後作進一步的整理與參考，非常希望您能同意我將訪問的內容錄音。

感謝您義務提供協助，您隨時可以在訪問前或訪問中停止接受訪問。為了充分尊重您的隱私，您的姓名、學校名稱及所在縣市將以匿名處理。訪問資料只對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以及口試委員公開，並且只作撰寫論文用途。

您的訪問紀錄將在事後提供一份給您參考；同時為了感謝您參與本研究，我會在研究結束後寄上一份論文請您指正。如您同意接受訪問，請在以下的同意函部分簽名。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育政策與行政組
碩士班研究生 張佩涵
email: han*****@yahoo.com
手機: 09**-**-***

受訪同意函

本人 _____ 同意研究者針對該論文主題進行錄音訪問，並得以匿名原則處理訪問所得的內容資料，作撰寫論文用途之用。

受訪者 _____ (簽名)
____年__月__日

附錄九 我的論文惡搞牆



